

三國水滸全傳 五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7849
冊數	12 ( 5 )	
函號	附	1 10



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卷之五

丙集

錢塘 施耐菴 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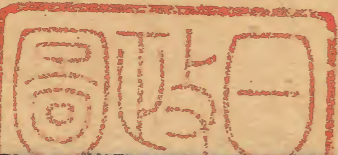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  
夜走蜈蚣嶺第三十回

張遼義說關雲長 第四十九回

晉 平陽 陳 壽 史傳  
元 東原 羅貫中 演義  
明 溫陵 李載贊 批點

當時武松尋思半晌怨恨冲天誓不殺張都監如何出得這氣便去屍身上取下二把好朴刀再回孟州城來黃昏時分轉到張都監後花園牆外却是一個馬院只見後槽提個燈籠出來上草料被武松隨勢搶入來把這後槽揪住曰你認得我麼後槽聽得聲音是武松便叫曰哥不干我事饒我罷武松曰你只說張都監在那里後槽曰今日和張團練將門神在鴛鴦樓

却說劉玄德兵敗單馬奔冀州投表縉安身張飛引數十騎投芒碭山中落草去了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各自逃難獨有關雲長保守玄德甘糜二夫人守住下邳曹操在徐州責陳珪縱容布作逆之罪珪力辨之操怒陳珪父子誘殺車胄之罪陳珪再三回護操怒方息遂商議取下邳之策程昱獻計曰雲長有萬夫之勇更與玄德義氣深重非智謀不可取之目今舊兵皆已投降其中亦有劉備新招徐州等處之人可暗地遣一心腹之人只做逃回入下邳見關羽先種禍於城中却引關公搦戰詐敗佯輸誘關羽



上吃酒未散武松曰却饒你不將  
一刀殺了這晚月明亮武松從牆  
頭一跳入來開了角門却望燈明  
處來正是廚房只見兩個丫鬚在  
那里埋冤說伏侍一夜還不去睡  
武松把門推開先把二個丫鬚殺  
了武松原在衙裡已自走得慣熟  
窗外月光逕到鴛鴦樓來聽得將  
門神曰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仇再  
當報答張都監曰不是看張團德  
面上誰肯幹這虧心事早晚想在  
飛雲浦結果了他將門神曰小人  
也分付徒弟在那里下手快來回  
報有詩為証

暗室沒來不可欺古今奸惡盡  
誅夷金風未動蟬先覺暗送無

入他處却以精兵截其回路歸兵然後令一人用說乃可  
曹操用其謀選精兵七千餘人令其引誘徐州降兵數十  
騎偷出營寨迎接下邳來歸關公公以為自己之兵倚心  
腹留而不疑次日夏侯惇為先鋒驟引五千騎兵來下邳  
搦關公戰公不出惇使軍人於城下辱罵公大怒引三千  
馬軍出城與惇交鋒約戰十數合撥回馬走公怒趕來惇  
又戰又走公約趕二十餘里猛省中計提兵便回左手下  
徐晃右手下許褚兩隊軍齊出公衝開走路前面一軍截  
路兩勢下硬弓數百許褚兵盡踏動弩機百對箭如飛蝗  
公當先用刀撥之箭如用下公不得過勒兵再回徐晃許  
褚接住又戰公殺退二將引軍前進夏侯惇又來戰公戰  
至日晚到一座土山公引軍占住山頭權且少歇見曹操  
緊緊密密擺作長蛇之陣團團圍定土山遙望城中火光  
衝天而起却是詐降兵舉火為號曹操自提大兵殺入下

常終不知

武松聽了搶入樓來將門神見是  
武松急待掙扎時武松一刀校椅  
都砍齊了張都監方纔伸脚被武  
松一刀砍倒張團德見剝齊了兩  
個便提起一把校椅輪起打來武  
松接住就勢只一刀砍作兩截武  
松轉身把張都監將門神也割了  
頭見桌上酒肉吃了三四碗走去  
死屍上割一片衣袖來漬血在白  
粉壁上罵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  
把金銀器皿幾件揣在懷裡聽得  
夫人叫曰官人醉了去扶下來只  
見兩個丫鬚上樓武松看時却是  
前日掙提武松的隨後把刀剝死  
一個那一個便跪下叫饒命武松

邳但交放着烽火以動關公之心城中軍民皆不會妄動  
關公見下邳火起心驚惶連夜衝下土山幾遭皆被亂  
箭射回人馬皆傷折下數陣公欲離土山而不可得推至  
天曉再欲整頓下山衝突見一騎上山而來公視之乃張  
遼也公迎之曰文遠欲來相救耶遼曰非也想故人舊日  
之情特來相告遂棄力馬與公入中軍說話二人坐於山  
頂公曰文遠莫非來說關某也遼曰不然想下邳城當先  
日兄救弟今日弟安得不救兄耶公曰文遠將欲助吾耶  
遼曰亦非也公曰既不助我來此何幹遼曰弟細思之玄  
德不知存亡翼德不知生死其眾已散難以復合昨夜曹  
相已破下邳城中軍民盡皆傷害玄德家眷丞相差軍護  
之如有登門驚擾者斬如此相待弟特來報兄公怒曰如  
你所言特說吾也吾今雖至極地視死如歸汝當速去吾  
當下山血戰而死不負吾當日桃園結義之心也遼大笑

曰饒你不深揪住也砍了頭武松  
 曰一不做二不休下樓搶入房門  
 夫人問曰是誰武松把刀殺死夫  
 人割頭石人看那刀口都砍缺了  
 武松便去拿取朴刀再入房裡只  
 見那個唱曲玉蘭入來照見夫人  
 被殺死叫聲可憐武松把朴刀向  
 玉蘭心窩裡擱着兩個小的去擱  
 死了武松曰我方纔心滿意足有  
 詩為記

都監貪財甚可羞，謾施奸計結  
 深仇。豈知天道能昭鑒，積血橫  
 屍滿畫樓。

武松走出角門外馬院邊把懷裡  
 銀酒器血滾在腰間開步走到城  
 邊尋思若等開門遭他掣了不如

曰此言豈不為萬世之耻乎。公曰吾仗忠義而死安得為  
 萬世耻乎。遂曰兄今盡死其罪有二安得不為萬世之耻  
 耶。公曰憑你所言且說吾三罪與吾聽之。遂曰當初劉使  
 君與兄結義之時誓願同生共死近使君散於小沛君當  
 戮力盡戰死於疆場其名萬古不朽。是以使君逃遁而去  
 者以君有千人之雄能保全其妻子後復有相會之期若  
 使君復出專望於兄是負却孤王而背當年之誓誤王喪  
 身其罪一也。兄武藝超群深通經史不思匡扶漢室拯救  
 生雲其罪二也。上負祖宗下辱其主其罪三也。有此三罪  
 弟當量之。公曰說我三罪何如。遂曰四面曹兵兄不降必  
 用一死不若且降曹公却打聽使君音信如知何處却往  
 投之。一者可以保一夫人二者以全其義三者以保其身  
 有此三便兄宜詳之。公曰兄言三善吾有三事若丞相能  
 從我即當卸甲如其不允吾寧受三罪而死。遂曰丞相寬

只走孟州城望不跳却跳立在  
 水墜邊此時十月天氣水泉皆涸  
 武松就濠墜邊扎起衣服走過對  
 岸聽城裡更點已打四更提了朴  
 刀投東小路便走一夜辛苦身躰  
 困倦望見樹林裡一個古廟奔入  
 裡面包裹做枕頭便睡只見廟外  
 探入兩把挖鉤把武松搭住便搶  
 入來將武松綁了那四個曰這漢  
 子却肥好送與大哥去武松那里  
 掙扎將脫被奪了包裹朴刀拖行  
 了五里到一所草屋把武松推進  
 小門裡面點着盞燈四個將武松  
 剝了衣裳綁在亭柱上武松看時  
 見柱上掛着兩條人脚武松尋思  
 早知落在村夫手裡死不若去孟

洪大度何所不容願聞三事。公曰一者吾與劉皇叔同設  
 誓時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公凡有殺戮不稟  
 丞相二者二嫂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贍一應上下人等  
 皆不許到門三者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  
 辭去三者缺一斷然不肯降望文遠賢弟急急回報張遼  
 遂即上馬來見曹操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操笑曰吾為  
 漢之元勳漢即吾也此可從之。遼又言二夫人欲請皇叔  
 俸給并上下人等不許到門。操曰吾早皇叔俸內加倍與  
 之其餘是他家法何必疑焉。遼又曰但知玄德音信雖遠  
 必去尋之操搖首曰此事却難從之吾養關公何用。遼曰  
 豈不聞豫讓眾人國士之論乎。劉玄德待雲長不過恩厚  
 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結其心何憂雲長之不往也。操曰文  
 遠之言當也吾願從此三事。張遼再往山上回報雲長。雲  
 長曰雖然如此暫請丞相退軍容吾入城見嫂嫂告之即

州府首告便吃刀剛也。得明白，那四個提着包裹，叫曰：大哥大嫂，都起來！我們張得一頭好貨，在這里只見張青夫婦出來看時，見是武松婦人，便口道：這是叔，武都頭那大漢口快解了，武松看時，却是菜園子張青這婦人，便是母夜叉孫二娘。那四個大驍，便把索子解下，將衣服與武松穿了，便請坐飲酒。張青問曰：賢弟如何恁地模樣，武城走五里棒，瘡又疼，只消小廟權歇，却被四個綁來，那四個便拜曰：我們都是張大歌舍親，連日賭錢輸了，却見哥在廟裡歇，不知是哥，冒犯了萬乞饒罪。武松曰：既然你們沒錢去賭，我把包裹打開，

便來降張遼，再回見曹操說了。操傳令教城裡外盡退三十里。荀彧曰：不可。恐關公有變。操曰：吾知雲長忠義之士也，必不失信。遂引軍退。關公引敗兵入下邳，見人民安妥，不動。竟到府中，來見二嫂。嫂甘糜二夫人聽得關公到來，急出迎之。公乃痛哭拜于階下。二夫人曰：皇叔今在何處？公曰：不知去向。二夫人曰：二叔因何痛哭如此？公曰：關某出城死戰，被困于上山，兵微將寡，張遼來招安。某以此事說知，操已允從，放某入城，不曾得嫂嫂言語，未敢擅便。某思兄顏見嫂嫂，故垂血泪耳。甘夫人曰：昨日曹將軍入城，我等皆以為死，誰想毫髮不動。一軍不敢入門。叔叔既已領諾，何必問乎？只恐久後曹丞相不容去尋皇叔。公曰：嫂嫂放心。關某在，必當見王丞相。出語為令。若有反悔，誰人服焉？其糜一夫人言曰：叔叔自家裁處，凡事不必問俺女流。關公辭而退，遂引數十騎，夾降操。操使將帥遠接，謀士

松取十兩銀子賞荷，何處有銀子，張青曰：賢弟，我見你一向無信，道在孟州無事，不期如此受苦。孫二娘曰：聽得叔醉中打蔣門神，却不知向後事。鄒叔困倦多與酒肉，將息張青引武松客房睡了，厨下安排美饌酒食，專等武松起來相叙，有詩為証。

逃生私越孟州城，虎窟狼波暮夜行。珍重佳人識音語，便開縛叙高情。

却說張都監衙內，也有躲得過的天明出來，去孟州府裡告狀。知府聽罷大驚，差人相視回府報知。先送馬院入來，殺了後槽，次到廚房，

來迎操，自出轅門，相接關公下馬入拜。曹操答禮，公曰：敗兵之將，深荷丞相不殺之恩，安敢受答拜之禮。操曰：吾素知雲長忠義之士，安肯加害。操乃漢相，公乃漢臣，雖名爵不等，敬公之德耳。關公曰：文遠代稟三事，望丞相仁慈。操曰：某出語欲取信於四海，安肯自廢。關公曰：吾主若在，關某雖赴水火，必往尋之。此時恐不及辭，伏乞憐憫。操曰：玄德若在，必從公去。但恐亂軍中無矣。公且寬心，尚容緝聽。雲長拜謝。操作宴待關公。次日班師還許昌，量撥馬軍先起。雲長收拾車仗，請二嫂嫂上車，親自引軍護送而行。操時使人供送物件飲食，已到許昌，軍馬各還營寨。操撥一府與雲長居住，雲長分一宅為兩院，內門撥老軍十人以守之。關公自居外宅。操引關公朝漢獻帝，帝令操加官。操封關公為偏將軍。公謝恩歸宅。操次日設大宴，會眾謀臣武士，以客禮待關公，延之于上坐。比及送回，已備綾

殺死兩個丫環樓上殺死張都監并親隨二人外有白粉壁上衣襟蘸血大寫八字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樓下擗死夫人在外擗死玉蘭并妳娘兒女三口共計殺死一十五名擄掠去金銀酒器六件知府聽罷便差人城中逐一排門搜捉克首武松次日飛雲浦地方告稱殺死四人在浦內兩個是本府差人兩個自有苦主各備棺木收貯城裡閉門三日家戶逐一挨查眼見得施管營家暗地使錢不出城外捉獲知府押了文書各鄉各保搜捉畫影圖形三千貫信錢如有得知下落告首者隨文給賞藏匿者犯人同罪徧行隣近州府

錦百匹金銀器皿俱全關公都送與二嫂嫂公自到許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及美女十人以待之雲長不能推托將所賜美女盡送入內門令伏侍二嫂嫂金銀段匹收受抄寫明白歸庫關公三日一次于內門外躬身施禮動問二嫂嫂安樂否二夫人曰不必叔叔憂慮請叔叔自便關公方敢退回操知此事愈加重待關公公未嘗有喜色一日操見雲長所穿綠錦戰袍覺色舊操度其身品取異錦做戰袍一領賜之雲長受之穿于身底上用舊袍罩之操笑曰雲長何故如此之儉公曰某非儉也操曰吾為漢相豈無一錦袍與雲長何以舊袍蔽之不亦儉乎公曰舊袍乃劉皇叔所賜常穿衣上如見兄面豈敢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乎故穿于上操嘆曰真義士也然操口稱其義心中不悅雲長回府次日忽報院內二夫人哭倒地上不知為何請

一同捕緝却說張青對武松說曰如今官司搜捕緊急只恐明日疎失怨恨不便却尋個安身處與你武松曰哥有甚好處張青曰青州管下二龍山寶珠寺和尚尚魯智深和青面獸楊志在那里落草官軍捕盜不敢覷他賢弟此處安身方纔免罪我寫封書備說你本

將軍速入雲長乃整衣跪于內門外拜請二嫂嫂肯糜大出請雲長起來畢竟如何  
雲長策馬刺顏良 第五十回  
公曰二嫂為何悲哭甘夫人曰我夜夢皇叔身陷於土坑之內我與糜氏論之想在九泉之下矣關公曰夢寐之事不可憑信此是嫂嫂心想之故也請勿憂愁公乃再三寬釋正值曹操請公赴宴此時公乃辭二嫂嫂來見操操見公有泪容乃問其故公曰二嫂思兄日夕痛哭不由關某心不悲也操笑而寬解之頗以酒勸公飲甚醉自解其髯而言曰生不能報國家而探其兄徒為人也操問曰雲長髯有數乎公曰約數百根每秋月約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紗裹之恐其斷也如接見賓客則旋解之操以紗錦二段作囊賜關公包髯次日早朝見帝帝見關公一紗錦囊垂于胸次帝問之關公奏曰臣髯頗長丞相賜囊貯之帝

番把來做個頭飾却留一個鉄界  
籊烏布直裰一條雜色短總絲并  
度牒一串一百零八顆人頭骨素  
珠兩把鎖鉄戒刀如常半夜嘯  
的響叔；既要避難除非把頭髮  
剪短作個行者須遮淨額上金印  
又得這本度牒護身年甲相貌又  
和叔；相等阿叔便應他名字前  
路去誰敢盤詰這件事好麼張青  
拍手笑曰之嫂說得是我到忘了  
這椿事正是

緝捕急知星火顛危好似風波  
若要免除灾禍且須做個頭陀  
武松曰這個極好只恐我不似出  
家人模樣張青曰我且與你裝扮  
看一看孫二娘房中取出度牒皂

直裰交武松着了繫了條解開頭  
髮摺疊起來將界籊起武松討  
鏡照了大笑曰也做得行者大哥  
便與我剪了頭髮張青拿起剪刀  
替武松把前後頭髮都剪了把那  
張都監酒器留下換些碎銀兩  
把纏袋係腰裡武松拜謝臨行張  
青分付曰賢弟途路小心如到二  
龍山便可寫封信來我夫婦在這  
里也不是久長之計隨後也來入  
夥武松辭別而去次日武松行了  
五十里望見一座高嶺武松認着  
月明走過嶺來聽得林子裡有人  
笑聲武松曰這乾淨蕩高嶺有  
甚人笑語走過林邊看見傍山一  
座墳庵推開兩扇小窗一個先生

今當殿披拂過于其腹帝曰真美髯公也因此朝廷呼爲  
美髯公操見關公但得所賜未嘗歡喜忽一日操請公宴  
臨散送公出府見公馬瘦操曰公馬因何瘦公曰賤軀頗  
重馬不能乘因此故瘦操令左右備一匹馬來須臾關西  
漢牽至身如火炭眼似鑿鈴操指曰公識此馬否公曰非  
呂布所騎亦免馬乎操曰然吾未嘗敢騎非公不能乘連  
鞍奉之關公拜謝操怒曰吾累賜美女金帛公未嘗下拜  
今吾賜馬喜而再拜何賤人而貴畜耶關公曰吾知此馬  
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落可一日而見面也操  
愕然而悔關公辭而去靜軒先生有詩歎曰  
威傾三國著英豪一宅分居義氣尚奸相枉將虛禮待  
豈知關羽不降曹  
操喚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常自懷去心何也遼曰容某  
操其情然後回報張遼次日往見關公因共話間遼曰我

薦兄在丞相處不曾落後平公曰感激丞相待我甚厚只  
是吾身在此心在兄處遼曰足言差矣凡大丈夫處世不  
分輕重非丈夫也吾思玄德待兄未必過于丞相兄何故  
只懷去念公曰吾足知曹公待我甚厚奈吾受劉將軍厚  
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必立效以報曹公然  
後方退遼曰倘玄德弃世公何所歸乎公曰願從于地下  
耳遼乃知公之意終不可留遂告退自思曰若以實告丞  
相恐傷雲長性命若不實告又恐非事君之道喟然嘆曰  
曹公君父也雲長兄弟也以兄弟之情而瞞君父此不忠  
也寧居不義不可不忠遂入實告曹操曰雲長欲與劉備  
生死同處必不留也操歎曰事王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  
士也此人何時可去遼曰彼言必欲立功以報丞相方去  
操又曰仁者之人也荀彧曰若不教雲長立功以報丞相  
方去操又曰仁者之人也玄德在袁紹處且夕煩惱紹曰

這是隔牆有耳窗外堂瓦人  
 樓着婦人在那窓前看月嬉笑武  
 松見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  
 細思這山林不出家人却做這等  
 勾當便掣出戒刀來曰這刀不魯  
 拔市且把這個先生試刀逕來庵  
 前敲門那先生聽得便把后窓開  
 上武行者拿起石頭打開門走出  
 一個道童喝曰是誰半夜敲門武  
 行者大喝一聲把道童殺了只見  
 先生大叫曰誰敢殺我道童跳將  
 出來輪起兩口寶劍武松輪起雙  
 戒刀來迎兩個月明之下開了良  
 久只聽得山嶺傍邊一聲響亮兩  
 個裡倒了那先生被武行者賣個  
 破綻只一戒刀頭滾落地武行者  
 大叫婆娘出來我不殺你只見庵

玄德何故常懷憂也玄德曰二弟不知音耗妻子陷于曹  
 賊上不能報國下不能保家安得不憂也紹曰吾欲進兵  
 取許都久矣方今春煖正好興兵便商議破曹之策田豐  
 諫曰曹操既破徐州則許都非空虛也操善用兵變化無  
 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  
 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爲奇兵  
 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  
 疲于奔命民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  
 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  
 紹曰容我再思之紹又問玄德曰田豐勸我固守何如玄  
 德曰弄筆書生不樂征伐坐度朝夕以受俸祿使將軍失  
 其大義于天下也紹曰玄德言者甚善遂只顧點兵田豐  
 又入強諫紹怒曰汝等弄文輕武使我失其大義田豐頓  
 首曰若不聽臣良言出師必不利也紹大怒欲斬之玄德

裡走出個婦人出來便拜武行者  
 曰你休拜且說那先生是甚人婦  
 人哭曰奴是嶺下張太公女兒這  
 庵是奴家墳庵這先生不知那里  
 人我家投宿你識風水我爹請他  
 來庵看地理被他留住幾日那厮  
 把奴爹娘哥嫂都害死把奴強騙  
 在此住這個道童也是擄來的這  
 嶺喚做蜈蚣嶺這先生號做飛天  
 蜈蚣王武行者曰你快去我要放  
 火燒庵那婦人拜謝了自下嶺去  
 武行者放起火把那兩個屍首擄  
 在火裡燒了連夜過嶺望着青州  
 來但遇村鄉市鎮都有榜文張掛  
 捕捉武松有風波詩一首爲証  
 風波世爭不堪言莫把行藏信

刀勸乃囚于獄中紹移檄州郡數操罪惡各請相助沮授  
 見田豐下獄乃會其宗族盡散家財與之言曰吾隨軍而  
 去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一身不保也哀哉衆皆下泪  
 送之紹遣大將顏良作先鋒進攻白馬白馬漢縣名屬東  
 南沮受諫曰顏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曰吾之上  
 將非汝等可料也大軍進行奔黎陽東郡太守劉延慌告  
 急許昌曹操急收拾起行關公知白馬告急欲自往遂入  
 相府見曹公曰聞丞相兵動某願爲前部立功以報之操  
 曰未敢煩將軍遠勞早晚却來相請也關公自退操引兵  
 十五萬分三隊而行于是劉延連絡不絕告急操先提五  
 萬軍親臨白馬靠土山札住遙望山前平川曠野之地顏  
 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見駭然未敢交戰紹將顏  
 良出馬操回顧與呂布舊將宋憲曰吾聞汝乃呂布之猛  
 將何不戰顏良宋憲欣然領諾綽鎗上馬直出陣前顏良



手拈投藥救人翻成恨當場排  
雞每生嫵婢媚負海終遭奪議  
詐行兇獨被殲列宿相逢同聚  
會大施恩惠及閭閻

當時武松做了行者抄路却没人  
盤詰時過十一月天色嚴寒武行  
者一路上買酒肉吃望見一個酒  
店門前一道清溪武行者入酒店  
坐下便叫店主多辦酒肉來店主  
應曰實不瞞師父說酒却有只是  
肉都賣了武行者曰且把酒四角  
盪來吃熟菜過口片時吃盡又被  
朔風一吹酒却湧上武松大叫主  
人你自家吃的肉食與我一發還  
錢店主笑曰我也不曾見這個出  
家人只要吃肉那里去取武行者

曰我又不白吃你的如何不賣與  
我兩個正在店裡論口只見外面  
走入大漢引着三四個入店來主  
人迎接曰大郎請坐那漢曰我分  
付你安排酒饌你安排了麼店主  
答曰鷄肉都熟了只等大郎來那  
漢曰我那青花瓮酒在那里店主  
人曰有在這里那漢引入便向武  
行者席上坐了主人捧出一樽青  
花瓮酒武松見此口流涎托出一對熟雞大盤精肉  
放在那漢面前把酒去盪武行者  
看了大叫主人家你好欺我不還  
你錢店主連忙問曰師父休要焦  
躁要酒好說武行者睜眼喝曰你  
這青花瓮酒雞肉如何不賣與我  
店主人曰青花瓮酒和雞肉都是

橫刀立馬貌若靈官立于門旗下宋憲逕來取良良大喝  
一聲縱馬來迎戰不三合手起刀落斬宋憲于陣前曹操  
大驚曰真勇將也魏續曰殺吾同伴願去報仇操許之續  
持矛上馬逕出陣前大罵顏良曰吾今殺汝良更不打話  
交馬一合照頭一刀劈魏續于馬下操曰誰敢當之徐晃  
願出操令急迎之徐晃出馬與顏良戰二十合敗歸本陣  
諸將慄然操令收軍良亦引軍退去操見連折二將心中  
憂悶程昱曰吾舉一人可敵顏良操問是誰昱曰非關公  
不可操曰吾恐他立了功便去昱曰丞相又愛之又疑之  
何不取來令兩強相併如勝則重用敗則決疑操曰喜遂  
差人去請關公公聞知來請大喜遂辭二嫂二嫂曰叔今  
此去可打探皇叔消息公曰吾專為此事急急要去公上  
赤兔馬手執青龍刀引從者數人直至白馬來見曹操操  
請公坐定敘說顏良勇謀一將連日諸將敗者極多累不

可當特請雲長商議公曰容其觀其動靜操置酒相待忽  
報顏良搦戰操引關公上土山觀之操與關公坐諸將環  
立曹操指山下顏良排的陣勢四方八面旗幟鮮明鎗刀  
森布嚴整有威乃與關公曰河非人馬如此雄壯哉公答  
曰以吾觀之如左鷄士犬耳操又曰衆將布列旌旗節鉞  
人如猛虎馬似毒龍其勢壯哉公答曰猶金弓玉矢耳操  
又指曰麾蓋之下持刀立馬者乃顏良也關公舉目看之  
見一人繡袍金甲相貌威嚴關公謂操曰吾觀顏良如捕  
標賣首耳操曰非可輕視關公起身曰某雖不才願去萬  
軍中取首級來獻丞相張遼曰軍中無戲言雲長不可忽  
也關公曰快牽赤兔馬來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跑下土  
山來將盔取下放于案前鳳目圓睜鬚眉直豎來到陣前  
河北軍見了如波開浪裂分作兩邊分作一條大路飛奔  
前來顏良正在麾蓋下見關公到來却欲問之馬已至近

大郎家裡自將來的。只借我店裡吃武行者喝。曰：放屁。店主人曰：也不曾見你這個出家人。恁地恁恁酒。武行者跳起把店主臉上只一拳。打撞過那邊去。那大漢見了大怒。跳起身來。指着武松曰：你這頭陀好不依本分。恁地動手動脚。武行者聽得大怒。把桌推開。喝曰：你是誰。那大漢點手叫曰：你這行者出來和你說。便問出門外去。武行者趕到門外。那大漢見武松長大便做個門戶。着他武行者搶入去。接位那漢手。就手一扯。入懷來。只一撥。將去恰似放箭。小孩兒一般。那三四個村漢。那敢進前。武行者踏住大漢。提起拳頭。打了三五

雲長手起刀落。斬顏良于馬下。中軍眾將心膽皆碎。拋旗棄鼓而走。雲長霍地下馬。割了顏良頭。拴于馬項之下。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之境。河北名將。未嘗見此神威。誰敢近前。良兵自亂。曹軍一擊死者不可勝數。馬匹器械。搶得極多。關公縱馬上山。眾將盡皆稱賀。公獻首級于操。操曰：將軍神威也。關公曰：某何足道哉。吾弟燕人張翼德于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耳。操大驚。回顧左右曰：今後如遇燕人張翼德。不可輕敵。令寫于衣袍襟底以記之。按顏良辭袁紹之時。玄德曾囑付曰：吾有一弟。如重棗。丹鳳眼。卧蚕眉。愛穿綠錦戰袍。能使青龍大刀。必在曹操處。若見時。可交急來。因此顏良見關公。只道是來投奔。故不做準備。迎敵被其斬于馬下。有替關公刺顏良。史官故下一刺字。其中包含多少。就裡。有替關公刺顏良。詩三首為證。詩曰：

望蓋揮鞭騎若風。將軍飛入萬軍中。馬奔赤兔翻紅霧。刀偃青龍起白雲。虎豹墮牙山島靜。鳳凰墜羽樹林空。

歷觀史記英雄將。誰似當年白馬功。

其二

白馬當年事困危。將軍立効幹功時。斬頭出陣來無阻。策馬提刀去莫追。壯志威風千古在。英雄氣概萬天奇。堂堂廟貌人瞻仰。忠勇惟君更有誰。

其三絕句

十萬雄兵莫敢當。單刀匹馬刺顏良。只因玄德臨行語。致使英雄束手亡。

後賢又有詩一首。單道關公薦張飛。英勇說倒奸曹。

來往軍中膽氣驍。平欺許褚并張遼。又誇翼德真英勇。致使當陽唱斷橋。

顏良敗軍。奔回半路。迎接見紹。報說被一赤面皮使大刀的勇將。匹馬入陣。斬顏良而去。因此大敗。紹驚問曰：此人是誰。帳前沮受曰：此必是劉玄德之弟。關雲長也。紹大怒。

下望門外溪裡一丟。那三四個漢都下溪來。救起那大漢。投南去了。這店主人屋後躲避。武行者走進去。把酒肉都吃得醉飽了。把直裰袖結在背上。沿溪而走。行不得四五里路。酒湧上來。撞倒溪邊。只見那吃打漢子。換了衣服。提着朴刀。引眾庄客。都是驍狼勇漢。來尋武松。趕到牆邊。見了武松。叫捉去。庄裡細拷打。喝聲下手。武松醉了。掙扎不得。被眾人橫拖拽捉。上溪來。到大庄。眾人把武松剥了衣裳。綁在大柳樹上。一束藤條。來打三五十下。只見一個人來問曰：你兄弟又打甚麼人。這大漢曰：師父聽稟。兄弟今日去小店吃酒。討耐這

賊到來作鬧把兄弟痛打一頓又攛在水裡頭臉磕破却得相識救

回帶入去尋這賊醉倒溪邊拿在

這裡拷打看起這賊不是出家人

臉上見刺兩個金印必是逃罪囚

徒問出根原解送官司說罷拏起

藤條又打那入曰賢弟休待我

看他一看那入把頭髮揪起看時

叫曰這個是我兄弟武二郎武行

者認是我哥那人喝交快與我

解下來穿鵝黃襖子的連忙問曰

這行者是誰那入曰他是景陽崗

上打虎的武松也那弟兄聽了慌

忙解下便把衣服與他穿扶入草

堂來武松便拜那人曰是鄆城縣

人姓宋名江武行者曰只想哥

在柴大官人庄上如何在這里宋

江曰我自沒和你在柴大官庄上

分別之後先發付兄弟宋清歸去

收得家書說曰官司一事全得朱

雷二都頭家中無事這裡孔太公

每使人來柴大官人庄上取我

此間便是孔太公庄上恰纔和兄

弟相打的便是孔太公令嗣叫做

獨火星孔亮這個穿鵝黃襖子的

便是大兒子毛頭星孔明因他兩

個好習鎗棒却是我點撥他叫我

做師父我在此間住了半年要上

清風寨走一遭近時聽得兄弟在

陽谷縣做都頭聞殺西門慶向後

不知兄弟如何做了行者武松答

曰小弟送柴大官人庄上別了去

曰汝兄弟斬吾愛將汝必通謀也留爾何用喚刀斧手推

出玄德斬之未知性命如何

雲長延津誅文醜 第五十一回

袁紹欲斬玄德玄德面不改容言曰明公只聽一面之詞

而絕向日之情耶且劉備自徐州失散老小皆弃未知雲

長在否天下有多少同姓同貌者豈特赤面使刀者即閑

某也明公何不詳之袁紹是箇沒主張的人聞玄德之言

責沮受曰誤聽汝言險殺愛弟遂請劉玄德上帳坐却議

報顏良之讐帳下一人應聲而進曰顏良是吾兄弟也既

被曹賊所殺吾安得不雪其恨乎玄德看了其人身長八

尺面如鰲牙山後人也姓文名醜乃河北名將袁紹大喜

曰非汝不能報顏良之讐也吾亦與你十萬大軍便起直

渡黃河追殺操賊沮受曰行兵之要勝負變化不可不詳

今宜留屯延津延津在大名府滑縣境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

晚今輕舉渡河設有其難眾皆不可還矣紹怒曰自是汝

等遲緩軍心遷延日月有妨大事豈不聞兵貴神速乎沮

受出歎曰上盈其志不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托

疾不出議事玄德曰今備久蒙大恩無可報効欲助文將

軍同行一者以報明公之德二者就探雲長的實紹喜喚

文醜與玄德同領前部文醜曰劉玄德累敗之將于軍不

利其乞自去不用玄德去紹曰吾欲見玄德才能汝可同

去文醜曰既王公要此人去時其分三萬軍教他為後

部如其無功可自治罪玄德曰分兵最好文醜自領七萬

軍先行玄德自領二萬隨後便起且說曹操為雲長斬了

顏良倍加欽敬表奏朝廷封雲長為壽亭侯鑄印送關公

印文曰壽亭侯印使張遼賞去關公看了推辭不受遼曰

據公之功封侯何多公曰功微不堪領此名爵再三推却

遼賞印回見曹操說雲長推辭不受操曰曾看印否遼曰

二刻英雄譜

五卷

聽了大駭便拜武松慌忙答禮曰  
 却得冲撞林怪孔明曰我兄弟有  
 眼不識泰山萬望恕罪武行者曰  
 既然如此與我烘焙了度牒書信  
 不可失落那口戒刀這串素珠孔  
 明曰這個不須掛心宋江請出孔  
 太公相見置酒管待當晚宋江與  
 武松同榻叙話一宵次日孔太公  
 宰羊殺猪禮待武松當日送散宋  
 江問武松曰今要何往武松曰張  
 青寫書與我投寶珠寺花和尚那  
 里入夥宋江曰我家近日有書來  
 說清風寨小李廣花榮每寄書  
 來交我去寨正待要起身去不若  
 和你同往如何武松曰極好奈武  
 松做下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因此

雲長曾見印來操曰吾失計較也遂教銷印別鑄印文六  
 字漢壽亭侯之印再使張遼送去公視之笑曰丞相知吾  
 意也遂拜受之忽聞人報袁紹又使大將文醜渡黃河已  
 據延津之上操先使人移徙居民于西河操自領兵迎之  
 三軍皆起軍馬在前糧草在後操傳下將令教糧草車仗  
 盡行前去以後軍作爲前部先鋒護守糧草以前部先鋒  
 却居于後呂虔曰糧草在前而兵在後何意也操曰糧草  
 在後多被剽掠吾故令在前也虔曰倘遇敵軍守糧者又  
 不敢戰必誤大事操曰吾料敵軍到時却又理會虔心疑  
 未決操令糧食輜重沿河暫至延津操在後軍聽得前軍  
 發喊急教人看時人報河北大將文醜軍至我軍皆弃糧  
 草俱被趕散後軍又遠將如之何衆人商議要退守白馬  
 操教退軍河北又斷其路軍皆散亂操以鞭指南阜可避  
 之人馬急奔土阜操令人馬皆解衣卸甲少歇盡放其馬

要投二龍山避難二且我又做了  
 頭陀同行路上被人識破連累哥  
 哥不便異日不死受了招安却來  
 相投未遲宋江曰兄弟有心歸順  
 朝廷皇天必祐且相陪我幾日在  
 孔家庄叙要宋江一日思量與武  
 松同行孔太公父子苦留不住只  
 得排席送路將出直極度騰等件  
 交還武松各送銀五十兩為路費  
 宋江整頓行李與武松辭別孔太  
 公父子直送二十餘里方回宋江  
 武松在路上敬了一宵次日飯罷  
 又走五十里來到地名端龍鎮乃  
 是個三叉路口宋江借問人曰欲  
 投二龍山清風鎮不知是那條路  
 去鎮上人答曰要投二龍山去投

文醜軍掩至衆將曰賊至奈何可急收馬匹退回白馬一  
 人急止之曰此正可以餌敵何退之耶操視之乃荀攸也  
 操急以目視荀攸而笑攸知其意而不復言文醜軍既得  
 車仗又來搶馬軍士不依隊伍自相離亂曹操却令軍將  
 一齊下土阜來擊之文醜軍大亂原來過此只顧取物無  
 心廝殺曹操人馬圍裹將來文醜挺身獨戰軍士自相踐  
 踏文醜止遏不住撥回馬走操在上阜上指曰文醜在河  
 北爲名將誰可擒之二將飛馬出去操視之乃張遼徐晃  
 也二將追趕至近大叫文醜休走文醜回頭見二將趕上  
 遂按住鉄鎗拈弓搭箭正射張遼徐晃大叫賊將休放箭  
 張遼低頭急躲一箭射中頭盔將簪纓射去遼奮怒再趕  
 坐下馬又被文醜一箭射中馬面頰戰馬跪倒前蹄張遼  
 落地文醜策馬前來徐晃急輪大斧截住廝殺二將戰三  
 十合張遼去遠徐晃見文醜後面軍馬齊到晃撥回馬走

西去若要投清風鎮校東去過那清風山便是宋江聽了便曰兄弟我今日和你分手就這裡吃三五相別有詩一首單題別意詩云

握手臨期話別難山林景物盡關珊胸臆衷情叙不盡壯懷寂寞客囊寒屢次焦來魂欲斷幾番愁淚涸難乾郵亭孤宿空彈缺獨於長夜苦漫

武松曰我送哥一程宋江曰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兄弟到得那里入務日後倘得封妻蔭子青史留名不枉丈夫志氣可記愚兄之言番個日後相見武松依聽酒店內飲了數盃還了酒錢二人出店行到路口宋江流淚不忍分別又分

文醜沿河趕來忽見十餘騎馬旗號翩翩一將當頭提刀出馬而來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大喝一聲賊將休走與文醜交馬戰二合文醜心怯撥回馬遶河而走關公馬是千里龍駒早起上文醜腦後一刀將文醜斬下馬來後有詩贊關公誅文醜詩曰

誓把功勳建酒將因義酬奮身誅虎豹用命統貔貅白馬顏良死延津文醜休英雄誰可似不負壽亭侯

曹操在土阜上見關公刀砍了文醜大驅人馬四下掩殺河北軍落水復奪輜重馬匹雲長引數騎耀武揚威東衝西突正殺之間劉玄德領三萬軍隨後到前面探馬哨知報與玄德云今番又是紅面長髯的斬了文醜玄德慌忙驟馬來看隔河看見一簇人馬往來如飛眾皆言曰此正是也玄德見征塵中一面旗上寫漢壽亭侯關雲長七字玄德暗謝天地曰原來我兄弟果然在曹操處欲去相見

付曰兄弟可戒酒性保重身軀武松分別却自投西望二龍山而去却說宋江轉身投東望清風山路上來行間只憶武松又自行了幾日却遠望見清風山宋江看那座山生得古怪觀之不是走了幾程天色晚了宋江心內躊躇天氣正寒只顧望東小路裡撞將去走了一更時分心裡越慌踏著絆脚索樹林裡銅鈴响處走出一群婆囉把宋江捉縛解上山寨綁在柱上婆囉曰哥大王酒醒却來割這心肝做醒酒湯宋江心裡尋思曰我只為殺了一個煙花婦人出來如此心苦都落在這里斷送性命只見小婆囉點起燈燭大王出來

被曹兵大勢擁來只得收敗兵回去袁紹接應至官渡下定寨柵有郭圖審配入見袁紹說今番文醜又是關某殺了劉玄德佯推不知袁紹大怒罵曰大耳兒焉敢如此人報玄德至紹令推出斬之玄德曰某有何罪紹曰你故使關公文壞吾一員大將玄德曰容伸一言而死今曹操素懼劉備備雖潰散必有復讐之日今知備在明公之處恐其力攻曹特使關某誅殺二將公知必怒不肯助兵此是借公之手而殺劉備也斷絕讐人願明公思之袁紹曰玄德之言是也汝等使受害賢之惡名也喝退左右請玄德上帳而坐玄德謝曰荷明公寬大之恩無可補報欲令一心腹人持一密書去見雲長使知劉備消息必星夜來到輔佐明公共誅曹操以報顏良文醜之讐若何袁紹大喜曰吾得雲長勝顏良文醜復生也商議脩書來有人去紹令退軍于武陽結營連絡數十里按兵不動操令夏

宋江偷眼看那大王頭上頂着鵝梨角一條紅絹帕，身上披一領東紅紵絲襖，坐在堂中虎皮校椅上，生得如何，有詩為記：

赤髮黃鬚雙眼圓，臂長腰闊氣冲天。江湖稱做錦毛虎，好漢原來却姓燕。

那漢祖貫山東萊州人氏，姓燕名順，別號錦毛虎。原販羊馬，因為消折本錢，流落在綠林內打劫。那燕順坐在校椅上，叫曰孩兒們，與我請得二位大王來，小喽囉去不多時，只見廳側兩邊走出兩個好漢，左邊一個五短身材，一雙光眼，怎生打扮，但見有詩為記：

駝塌衲襖錦綉舖，形貌崢嶸性

禽肉貪財，如色最强，梁放火殺人王矮虎。

這漢祖貫兩淮人氏，姓王名英，為因五短身材，江湖上叫作王矮虎。原是軍家出身，半路劫了客入軍，發到官，越獄走上清風山入夥。左邊這個生得白淨面皮，三牙髯鬚，瘦長膀闊，裹着頂條紅巾，但見綠袖襖穿金翡翠，錦征袍滿後紅雲，江湖上英雄好漢，鄭天壽白面郎君。

這漢祖貫浙西蘇州人氏，姓鄭，雙名天壽，號白面郎君。原是打銀為生，好習鎗棒，因來清風山過，撞着王矮虎，和他開合十合，不分勝負，燕順留在山寨，坐了第三把交

侯。侯總兵守官渡隘口，操班師回許都大宴眾官，賀雲長之功。席上曹操與呂虔曰：昔日吾以糧草在前者，乃解敵之計也。惟荀公達知吾心耳。眾皆服其論。正飲宴間，忽有人報汝南有黃巾劉辟龔都，甚是猖獗，曹洪累戰不利，乞撥勇將精兵救之。雲長聞言，乃進前曰：關某願施大馬之勞，共破汝南賊寇。操曰：雲長建立大功，未曾重賞，何故又欲征進？公答曰：關某久關必生疾病，願再一行。曹操壯之，點軍五萬，使于禁樂進為副將。次日便行。荀彧曰：雲長常有歸劉之心，倘知消息必去，不可令頻出軍。操曰：今次收功，吾再不教臨敵矣。雲長領兵往汝南進發，敵軍相迎，札住營寨。當夜營外竿了兩個細作人來。雲長視之內中認的一人，只因此處起，直教兄弟再得聚會，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關雲長掛印封金 第五十二回

雲長于燈下看時，認得此人乃孫乾也。公叱退左右，問乾曰：公有潰散之後，一向踪跡不知，玄德兄在何處？乾曰：某自逃難飄泊汝南，幸得辟收留，近聞玄德公在袁紹處，欲往投之，未得其便。今劉辟龔都都來歸順，助袁破曹，故攻掠太急。今天幸得將軍到此，劉龔特令小軍引路，教某為細作來報將軍，來口必然虛敗一陣，獻功助將軍擊將軍早奉二夫人與玄德相見，却來汝南，又作遠圖。彼劉龔之順玄德，實有厚望于將軍也。公曰：既兄在表紹處，吾必星夜而往。但恨吾斬紹二將，恐不事變矣。乾曰：某請先往探其虛實，再來報將軍。公曰：吾見兄長一面，雖萬死不辭。今回許昌，便辭曹公矣。當夜送乾去了。于禁樂進亦不敢問。次日關公兵出，龔都披掛出陣。關公曰：汝等何故背反朝廷？都曰：汝乃背主之人，何敢責人也。關公曰：我何背主？都曰：劉玄德在袁本初處，汝却從曹操，何也？關公曰：亂道，拍

椅當下三個頭領坐下，只見嘍囉報曰：捉得獨自牛子，獻與三位大王。王作醒酒湯，王矮虎曰：正要取心肝，做醒酒湯，只見嘍囉掇銅盆水，放在宋江面前，又掇一把剡心刀，那何撥水潑，宋江心窩，宋江嘆氣曰：可惜宋江死在這里，燕順聽得宋江兩字，便唱住，嗟囉，不要潑水，便起身問曰：漢子，你認得宋江麼？宋江曰：我便是宋江，燕順聽罷，奪過嘍囉尖刀，把麻索割斷，便把自身上錦襖脫下，裹在宋江身上，抱在中間，投椅上坐，喚起王矮虎，鄭天壽快來，三人納拜，宋江連忙答禮，問曰：三位壯士，何故重禮，此意如何？燕順曰：一時問出緣由，

馬舞刀向前，龔都便走。關公趕上都回身，告關公曰：故王之恩不可忘也。汝當速至，吾讓汝南與你，公會其意，招軍掩殺，劉龔詐敗四散去了。雲長奪得州縣，安民已定，班師回許昌，曹操自出郭迎接，賞勞軍士，宴罷，雲長便回家，祭拜二嫂于門外。甘夫人曰：叔叔兩番出軍，可知皇叔音信否？公答曰：未也。關公退，二夫人于簾內痛哭甚切。糜夫人曰：想皇叔休矣。二叔恐我姊妹煩惱，故隱而不言。正哭之間，有一箇隨行軍士，聽得哭聲不絕于門外，曰：夫人休哭，主人見在河北袁紹處。夫人曰：汝何以知之？軍士曰：跟關將軍出征，有人在陣上說來。夫人急召雲長，青之曰：皇叔未嘗負你，你今受曹恩，養忘舊日之義，不以其實情告我，使我姊妹憂愁身死。叔要自享榮華，就借寶劍斬我姊妹之首，以絕你之疑，礙叔無相瞞也。雲長頓首流涕告曰：兄今委實在河北，未敢教嫂嫂知者，恐內走泄也。事須緩圖。

弟也，害了義士，若非仁兄自說大名，我等如何得知。小弟在綠林中，久聞仁兄大名，只恨緣分淺薄，不能拜識。今日天使相會，真乃稱心滿意。宋江曰：量宋江有何德能，煩足下如此掛心。燕順曰：仁兄接納豪傑，名聞寰海，梁山伯近來與狂，衆頭領說盡出仁兄之賜，不知仁兄因何到此。宋江把前情備細說了，三個頭領大喜，隨即取套衣服，與宋江穿了，過席待到五更，安頓宋江歇了。次日，宋江說起武松如此英雄，三個頭領曰：我們無緣若得他來，十分好。自宋江到此，每日酒食管待，時當臘月，山東年例，臘月上墳，只見嘍囉報曰：大路上

不可以速甘。夫人曰：必且上際，公退尋思去計，坐立不安。原來于禁已知劉備在于河北，諜令張遼來探關公意。關公正悶中，張遼入賀曰：聞兄在陣上，知玄德音信，特來相賀。關公曰：故王未見，何喜之有。張遼曰：公看春秋，管鮑之義，可得聞乎。關公曰：管仲管仲，吾嘗三戰三退鮑叔，不以我為爲懦，知我有老母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過時也。吾嘗與鮑叔談論，身極困乏，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與鮑叔賈分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此則是管鮑相知之交也。遼曰：兄與玄德之交，比管鮑何如。公曰：吾之與玄德，公深結死生之交，生則同生，死則同死，非管鮑之可比也。遼曰：吾與兄交，何如關公曰：吾與你邂逅相交，若遇吉凶，則相救，逢患難，則相扶，有不可救，則止。豈比吾與玄德生死之交也。遼曰：玄德向日在小沛失

有一箇轎子七八個軍漢跟着去  
 憤化紙王矮虎是個好色之徒想  
 轎裡必是婦人點起燈籠下山宋  
 江等阻他不住去不多時嗚囉報  
 說王頭領趕走軍漢擡着婦人藏  
 在山後房中去了燕順大笑宋江  
 曰要與女色各日有好不是好漢燕順曰這  
 個兄弟諸般都肯向前只有這一  
 件宋江曰二位和我回去勸他燕  
 順曰天壽便引了宋江來到山後  
 只見王矮虎樓住婦人求歡見了  
 三位來慌推開婦人讓三位坐宋  
 江看那婦人但見  
 身穿縞素腰繫孝裙不施脂粉  
 自然體態妖嬈懶染鉛華生定  
 天姿秀麗雲鬢半整有沉魚落

利緣何公不死戰以保之公曰吾此時未知其實若玄德  
 死吾豈獨生乎遂曰今玄德在河北兄往從之否關公曰  
 昔日之言安肯負之文遠須達其意然後稟丞相後人有  
 詩曰  
 月缺不改光劍缺不改鋼月缺魄易滿劍折復鑄良勢  
 利壓山岳難屈志上陽男兒有死節可殺不可量  
 張遼將關公之言盡白曹操揀曰吾自有計留之却說關  
 公正尋思之間忽報有故人相訪及至請入關公不識問  
 之曰公何人也答曰其乃袁紹手下南陽陳震也關公大  
 驚急麾退左右問之曰先生此來必有所為震出書一緘  
 通與關公閱公視之乃文德書也書云  
 備嘗聞公之人恐獨身不能行其道故結天下之士以  
 友輔仁得其友則益失其友則損備與足下自桃園共  
 結刎頸之交雖不同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割恩斷義

鴈之容星眼含愁有閉月羞花  
 之貌恰似姮娥離月殿渾如織  
 女下瑤臺

宋江問曰娘子是誰家宅眷婦人  
 答曰侍兒是清風寨知寨的妻因  
 母棄世今來投前化紙乞大王虛  
 命宋江聽罷大驚我來投花知寨  
 想是花榮之妻問曰你夫花知寨  
 如何不同來上坎婦人曰清風寨  
 有兩個知寨一女一武官便是  
 花榮文官便是侍兒丈夫劉高宋  
 江尋思他丈夫既是花榮同僚我  
 不救時明日不好着宋江對王矮  
 虎曰賢弟肯依我麼王矮虎曰哥  
 奇有話無有不依宋江曰這娘子  
 說是朝廷命官的眷人看我薄面

君必欲取功名此言即此大入激公之言圖富貴願獻備首級以成全功書不盡  
 言死待來命

關公看書畢大哭言曰某非不欲尋兄奈不知所也吾安  
 肯事曹公而圖富貴乎震曰玄德王公泪不曾乾公既仗  
 義何不速歸之關公曰人生于天地之間無終始者非若  
 子也吾當日曾對曹公言及此事公已從之吾已立功三  
 件報其恩吾來時明白去不可不明白也吾作書煩公先  
 達知兄長辭了曹公奉嫂嫂回來也震曰倘曹公不放將  
 軍當何如故公曰吾寧死豈肯久留于此乎震曰公速作  
 回書免致玄德之望關公寫書答云  
 羽切聞義不負心忠不願死是大丈夫之志也羽自勿  
 讀書能知禮義至于觀羊角哀左伯桃之事論張元伯  
 范巨卿之約未嘗不三嘆而流涕也昔羽守下邳內無



放他下山如何王英曰哥、聽稟英自來沒個押寨夫人以今世都是大頭弄弄反了哥、容小弟這世宋江跪下曰賢弟若要壓寨夫入後日宋江娶個少貌的奉賢弟這娘子是我友人同僚之妻做人情放他回去燕順鄭天壽慌忙扶住宋江曰這個容易宋江堅意要救天人不顧王矮虎肯與不肯只唱轎夫攙去婦人拜謝下山兩個轎夫也得性命攙婦人飛走這王矮虎羞悶被宋江拖出前廳勸曰兄弟不要推諉婚姻后日定有王矮虎只得陪笑同宋江回寨飲酒兩個轎夫攙得恭人回到寨中劉知寨見之大喜便問恭人回來

積粟外無援兵欲盡死節奈有二嫂之重未敢斷首指軀死于溝壑也近自汝南方知信息須當回辭曹公奉送二嫂婦也昔日降漢之時已曾預言今已有微功報之不吝不從也忽得兄書視之如夢羽但懷異心天地可表披肝瀝膽筆情難窮瞻拜有期伏惟照鑒

陳震得書自回關公乃入相府拜辭曹操知來意乃懸迴避牌于門關公快快而回收拾一輛小車選舊跟隨公者二十人早晚伺候其夫人喚關公問曰叔叔近日行藏若何公曰只在早晚辭了丞相便請嫂嫂上車堂中所有原賜之物盡皆留下寸絲亦不可帶去甘夫夫曰叔宜上緊勿得遲滯關公又往相府辭門首又出迴避牌關公往數次皆不放參關公往張遼家相探欲言其事途托疾不出關公思之曰此是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也大丈夫既欲去而不動非丈夫也即寫辭書一封辭曹丞相書曰

根由婦人曰却被清風山那賊攔我夫我說是知寨恭人慌忙放回來劉高聽了便取酒食賞了衆人却說宋江在山寨住了半月要投花知寨辭別下山三個頭領苦留不住進席餞行當日宋江行到山下分別投奔花知寨險些見死無葬到之地直交青州城外出數籌好漢清風寨中聚幾個英雄正是遭逢龍虎皆天數際會風雲豈偶然且聽下回分解

○宋江夜看小鰲山 花榮大鬧清風寨第三十一回

花開不擇貧家地月照山河到處明世間只有人心惡萬事須還天養人痴聾啞子家豪富智

漢書亭侯關羽特沐再拜奏書漢人丞相曹麾下羽聞有天而有地有父而有子有君而有臣天恩應平陽地氣應平陰萬物若順時方可養群生而成三綱五常之義也羽生于漢朝少事劉皇叔誓同生死前者下邳失據許降丞相所請三事已領恩諾羽所以歸焉拔擢過望實難克當今探知故王劉皇叔見在袁紹軍中身爲寄客使羽日夜不安三思丞相之恩深如滄海返念故王之義重若丘山去之不易任之實難事有先後當還故王尚有餘恩未報侯他日以死答之乃羽之志也謹書告辭幸希鈞鑒建安五年秋七月關羽狀上

關羽遂將累次所受金銀一一封記懸書亭侯甲于庫中平明請一夫人上車男女二十人伏事另遣人于相府下書關公騎赤兔馬手提青龍刀護送車仗逕出北門北門吏當之關公怒目橫刀大喝一聲門吏皆避退去關公既

慧聰明却受貧年月日時該注  
定筭來由命不由人

原來清風寨却在青州只為這條  
岔路上通三慶惡山特設此寨在  
清風鎮上那里也有三五千人  
離清風山只有站路宋江獨自背  
了包裹來到清風鎮上便問花知  
寨在那處鎮上答曰北邊那個大  
路便是花知寨宋江聽罷便投北  
寨來到門首見有幾個把門軍漢  
問了姓名入去通報只見寨裡走  
出那個年少的軍官來那人正是  
花榮怎生打扮有詩為証  
身上戰袍金翠綉腰間玉帶  
山犀漆青巾幘雙環小文武花  
貌綠抹低

花榮見宋江接了包裹扶宋江到  
廳坐定花榮拜曰自別兄長五六  
年矣聽得兄長殺了一個煙花官  
司追捕小弟如坐針氈連有寸楮  
到貴庄未卜至否今日幸得到此  
言罷叫出渾家崔氏并妹子出來  
拜見便請宋江更換衣服筵宴宋  
江把救劉知寨恭入之事說一遍  
花榮聽罷皺了雙眉說曰兄長救  
他作甚宋江笑曰我看賢弟分上  
一力救他花榮曰兄長不知這清  
風寨是青州緊要處是小弟在  
此鎮守絕保無事他把此鄉間  
少上力詐騙又且這婆娘極是不  
賢只是調撥丈夫行不仁的事殘  
害良民正與賊人受辱兄長錯救

出門喝從者曰汝等護送車仗先行但有追趕者吾自當  
之勿驚動嫂嫂從者推輪送車望官道進發却說曹操正  
論關公事未定左右報關公呈書操接看畢大驚曰雲長  
去矣北門守將飛報關公奪門而去車仗鞍馬二十餘人  
皆望北行又家中人來報說關公盡封所賜金銀等物美  
女十人另居內室其壽亭侯印乃懸于庫內原撥伏侍人  
皆不帶去只與原跟從二十人小車一輛隨身行李平明  
時去了眾皆愕然一將挺身出口其願將半萬鐵騎去當  
生擒關羽獻與丞相眾將視之乃猿臂將軍蔡陽也蔡陽  
要趕關公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關雲長獨行千里 第五十三回

曹操部下諸將中只有蔡陽不服關公常有讒語之意故  
要趕關公事王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士也來去明白  
乃天下之丈夫也汝等皆可效之後史官贊關公傳而言

曰兩盡其忠世稱義勇遂賦詩曰

刺良恩已報曹公辭魏歸劉兩盡忠威鎮許都謀涉遠  
當時義勇有誰同

曹操叱退蔡陽不肯放起程昱曰關某不辭丞相不奉鈞  
有何如操曰使歸故主以全其義程昱曰丞相能捨之諸  
將皆不平也操曰何為不平昱曰關某有三罪以致眾怒  
且關某昔日在下邳事急來降丞相拜為偏將軍三日一  
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金下馬銀雖建微功即拜壽亭侯  
之職恩榮極矣一旦棄丞相而去不能盡忠其罪一也不  
得丞相之命飄然便行欲殺門吏不遵國法其罪二也知  
故王之微恩忘丞相之大德亂言片楮冒瀆鈞威其罪三  
也今關某若歸哀詔是縱虎傷人也不若遣蔡陽趕上誅  
之絕此後患操曰不然吾昔日曾許之今日故捨之若追  
而殺之天下人皆言我失信彼各為其主勿追也遂喝退

了他宋江即勸曰他和你是同僚官他雖有過失但可隱惡揚善花帶曰兄長見待極明來日公廨內見劉知寨時與他說知此事宋江曰賢弟如此也顯你好處花帶管待夜深宿歇次日有一個陪宋江去清風鎮上觀看市井官觀寺院開在清風鎮上幾個小拘欄茶坊當日宋江與從人到處看了四酒店中飲幾盃酒宋江取銀還了酒錢回來又不與花帶說知因此同去的人落得銀兩又得清閑無有不歡喜他看元宵節近清風鎮上居民放燈慶賞元宵去大王廟前傳起一座小燈山上面結綵張掛五百盞花燈家門前扎起燈

蔡陽後裴松之評曰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實曹氏之休美宋賢有詩替曰  
 功成口合歸玄德解印封金離許都不羨金銀光燿室  
 惟思恩義走長途人言俊傑千年少我道將軍萬古無  
 不是追兵無鐵騎曹公尤重去持書  
 程昱曰雲長不辭而去恐是缺禮操曰彼曾到相府二次被我避之吾所賜金帛皆出還我此雲長乃千金不可易其志真仗義疎財大丈夫也此等之人吾深敬之程昱曰久後為嗣丞相休怨操曰雲長非負義之人也彼各為主豈容人情耶想雲長此去不遠吾一發結識他做個大人情先遣張遼去請任他我與他送行將一盤金銀為路費一領紅錦袍作秋衣教他時時想我程昱曰雲長必不回

明賽燈燈火市鎮上諸行百藝都此以得京師只是元宵節清明時好花帶去公廨內點起軍士交晚間去市鎮上彈壓而來邀宋江飲酒宋江說曰聽聞此間市鎮上點放花燈我欲去看何如花帶曰小弟當陪奈我職役不能同往今夜兄長與從人去看早便回小弟專待宴以慶佳節宋江曰以刻奉命東遊推出明月上來正是  
 玉漏銅壺且莫催星橋火樹徹  
 明開鰲山高聳青雲上何處遊人不愛來

來曹操曰吾引數十騎去使張遼單馬先去請却說雲長所騎赤兔馬日行千里本是趕不上須要相傍車仗而行不敢縱馬按任絲韁緩緩而行背後有人叫雲長且慢行關公自思想呼我字者必不是害我之人也叫車仗從人只管大路駢行吾自理會回頭視之見張遼拍馬而至關公勒住赤兔馬按定青龍刀曰文遠莫非來擒我乎遼曰吾身無片甲手無軍器何必生疑丞相相知兄遠行特來相送並無傷害之心關公曰丞相此來必有他意遼曰丞相已言彼各為至勿追也容兄自去以全其義為不曾相送自輕身而來也特令小弟先來請任兄長關公曰便是丞相鐵騎來吾願單騎決一死戰關公回數十步立馬于霸陵橋上望之霸陵橋在陝西西安府城東霸水上見操引數騎飛奔前來皆後皆是徐晃許褚于禁李典之輩操見關公橫刀立馬于橋上令諸將勒住馬匹左右擺開關公見眾手中皆無軍

大王廟前有那盤山，只見前面燈燭交輝，一夥人圍住，在一個大牆院邊熱鬧，鏜聲响處，眾人唱宋。宋江有時却是一夥舞鮑老的，宋江接道：人皆看不見，那相陪的分開眾人讓宋江看，那跳鮑老的身軀扭得村高勢樣，宋江看了，呵呵大笑，只見牆院裡却是劉知寨的夫妻，兩口兒在裡面看，聽見宋江笑聲，那婦人於燈下，却認得宋江，便指與丈夫曰：那黑矮漢子，便是前日在清風山搶擄我的賊頭。劉知寨聽了，便喚親隨六七人，交捉那個笑的黑漢子，宋江聽得，回身便走，無軍漢趕上，把宋江拿了，恰似皂鵬追海燕，正如猛虎咬山

羊押至廳前跪下，劉知寨喝曰：你這厮是清風山打劫強賊，如何敢擅來看灯，宋江告曰：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張三與花知寨是故友，却不是賊，那婦人沒屏風，右轉將出來，喝曰：當日見你在山上時，坐在中間校椅，却不是賊是誰，宋江曰：某全不記我，你下山今日到把我強做賊，那婦人大怒，指着宋江罵曰：這哥頑皮，不打不松，劉知寨便交手下打那厮，打得宋江皮肉綻，鮮血迸流，便叫把鐵鎖，明日把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裡去，却說相陪宋江的人，回報花榮、花大、大驍，連忙寫書，差人去劉知寨處取，差人費了書，運來

器因此放心，操曰：雲長何故行之太速耶？雲長馬上欠身施禮曰：某前曾與丞相，今故王在袁紹處，不由羽，不是夜去也，累次造府，不得參見，故拜書呈，辭封金解由，納還丞相，望丞相不吝昔日之言也。操曰：吾欲取信于天下，安肯有負則言，恐將軍于路，缺欠盤費，特具賂費相送。一將馬上托過黃金一盤，關公曰：累蒙恩賜，尚有餘賈，因此黃金以當戰士，關某途中，不勞恩賜，操曰：特以少酌，大功萬一耳。關公曰：某久感水相大恩，微勞不足補報，異日萍水相逢，別當酬之。操笑而答曰：雲長忠義之士，恨其福薄，不得相從，錦袍一領，略表寸心，令一將下馬，雙手捧袍過來。雲長恐操有變，不下馬來，用青龍刀尖挑却錦袍，披于身上，勒馬回頭稱謝曰：蒙丞相賜袍，遂下橋望北而去。許褚曰：此人無禮太甚，可以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吾二十餘人安得不疑乎？吾言已出，不可追之。曹操自引眾將回城。

于路嗟歎曰：汝等眾軍，可當效雲長以成萬世之清名也。後有詩曰：

將軍降漢不降曹，千里尋兄豈懼勞。送別許都城外路，刀尖曾受錦征袍。

關公來趕車仗，約行三十里，不見雲長，慌兜回馬，四下追尋，忽見山頭一人，高叫：雲長且住，公仰視之，見一人年約二十有餘，黃巾錦衣，持鎗跨馬，引百餘步卒下山。關公問曰：汝何人也？少年弃鎗下馬，拜伏于地，雲長恐是詐，勒馬停刀，問曰：壯士願通姓名，答曰：吾本貫襄陽人也，姓廖名化，字元儉，因漢末世亂，流落江湖，劫掠自己，聚眾五百餘人，恰纔同伴杜遠，下山巡哨，誤將兩院夫人劫掠上山，吾問從者云：是大漢劉皇叔夫人，吾即拜于地下，問其來意，為說將軍盛德，吾欲送下山來，杜遠不從，出言不遜，被某殺之，今獻頭與將軍請罪。關公曰：一夫人何在？化曰：恐傷

到寨前將書呈上劉高折書看曰  
花榮拜上僚兄相公座前所有  
赤親劉大近日送濟州來因看  
灯火快犯尊威萬乞情恕放免  
自當叩謝草字不恭煩乞照察  
不宣

劉高着了大怒把書扯碎大罵花  
榮你是朝廷命官如何却與強賊  
通同也來瞞我這賊已招是鄆城  
縣張三你却如何寫是劉大你罵  
他和我同姓我便放他喝令左右  
把下書的推出去差人逕回稟知  
花榮備馬拴束弓箭綽鎗上馬帶  
了五十人奔到劉高寨裡把門軍  
人都四散走了花榮搶到廳前叫  
曰請劉知寨說話劉高聽得魂飛

害留在山中。關公發急取下山。不移時百餘人簇擁車仗  
前來。關公下馬停刀。叉手于車前問候曰。嫂嫂受驚。關羽  
之罪也。二夫人曰。若非廖將軍保全。幾被杜遠所辱。關公  
問左右曰。廖化怎生救夫人。左右曰。杜遠劫上山去。就尋  
與廖化各分一人為妻。廖化問起根由。好生拜敬。杜遠不  
從。已被廖化殺之。關公聽言。遂來拜謝。廖化欲以部  
下人送關公。關公善思。此人終是黃巾賊之類。若用為伴  
人。必笑恥。關公辭謝曰。感謝厚恩。爭奈曾與曹公說。誓願  
千里獨行。口後相逢。必當重謝。廖化拜送金帛。雲長不受。  
廖化拜別。自引人伴。投山谷中去了。雲長將曹操贈袍事  
告與二嫂。隨車仗而行。漸漸天晚。投一孤庄安歇。庄王出  
迎。鬚髮皆白。問曰。來的將軍。姓甚名誰。關公回前施禮。告  
曰。吾乃劉玄德之弟。關某也。老人曰。莫非斬顏良文醜的  
關公否。公曰。便是。老人大喜。便請入庄。關公曰。車上有二

魄散不敢出見。花榮見劉高不出  
喝交左右房裡搜見宋江被索高  
吊在梁上。衆軍漢把刀割斷鎖  
打開。花榮便交軍士先送回家。花  
榮上了馬。發怒曰。劉知寨。你便是  
個正知寨。待怎奈何。我誰家沒親  
眷。你拿人在家強扭。做賊明日與  
你說話。花榮放了宋江。回寨。花榮  
曰。小弟悞哥。受苦宋江。曰。已恐  
劉高和你不肯。休。花榮曰。小弟  
棄官和他理論。宋江曰。不想婦人  
將恩作怨。交丈夫打我一頓。要  
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去。不得  
弟來。故便有銅登。缺舌。分辦不得  
花榮曰。小弟想他是讀書人。須念  
同姓之親。因此罵了。劉大豈知如

夫人。老人喚妻女出請。甘糜。二夫人下車上草堂。關公叉  
手立于二夫人之側。老人請公坐。關公曰。尊嫂在上。安敢  
就坐。老人曰。公異姓。何如此之敬也。關公曰。其曾共劉玄  
德。張翼德。結義兄弟。誓同生死。二嫂相從于其甲之中。未  
嘗敢缺禮。老人曰。將軍天下之義士也。遂教妻女于草堂  
上相待。二夫人。老人于小齋。款待關公。關公問姓名。老人  
曰。吾姓胡名華。相帝朝時。為議郎。致仕歸鄉。今有小兒胡  
班。在滎陽太守王植下。為從事。將軍必出此處經過。就付  
書與小兒相會。關公求胡華書。遂告以辭曹公之事。胡華  
感歎不已。當夜二夫人宿于正房。關公秉燭而坐。次日天  
曉。胡華餽送飲饌。關公請二嫂上車。辭別胡華。披甲提刀。  
上馬投洛陽來。前至一關。名東嶺。關把關。將姓孔名秀。是  
曹操部下將。引五百軍兵在嶺上把隘。此是三州隘口。關  
公押車仗上嶺。嶺上軍士報知孔秀。孔秀遂提劍出關。唱

此宋江曰我被你奪回使人來擒  
又淋散了他如何肯罰今晚我先  
上清風山躲避你明日却和他白  
賴只是文武不和我若被他再拿  
去和他分說不過花榮曰恐兄長  
傷重走不動宋江曰我自換到山  
下黃昏時分使兩個軍漢送出去  
了却說劉知寨尋思恐他逃走  
爭却使軍人各執鎗棒去尋均有  
二更宋江已行之間却被軍人綁  
到劉知寨大喜曰不出吾之所料  
且因在后院寫下文書差人去  
州飛報次日花榮只道宋江上清  
風山去了劉高也只做不知青州  
知府覆姓慕容名秀達是今上徽  
宗天子慕容貴妃之風倚托妹子

關公下馬關公只得下馬與孔秀施禮秀曰將軍何往公  
曰已辭丞相特往河北尋兄劉玄德去秀曰河北袁紹正  
是曹丞相對頭將軍此去必有來文公曰因行慌速不曾  
討得孔秀曰若無來文將軍且在關下待我差人稟過丞  
相方可放行關公曰待汝去稟候了我行程秀曰一日不  
稟要住一日一年不稟要住一年雲長怒曰汝何相侮耶  
秀曰法度所拘不得不如此當今亂世龍爭虎鬥之時若  
無文憑枉說英雄雲長奮怒舉刀欲殺孔秀孔秀閉關而  
去未知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關雲長五關斬將 第五十四回

孔秀忙退入關去關公上門鳴鼓聚軍俱各披掛手執軍  
器分佈左右孔秀全副軍甲綽鎗上馬放開關門大喝曰  
你敢過麼雲長約退軍仗縱馬提刀竟不打話直取孔秀  
孔秀挺鎗來迎兩馬相交只一合鎗刀起處孔秀屍橫馬  
下血濺長空衆軍便走關公曰軍士休走吾殺孔秀不得  
已也與你等無干衆軍拜于馬前公曰借汝衆軍之口往  
許都告訴丞相尚自與吾親餞行孔秀故相攔截欲殺害  
吾吾故殺之先請二夫人車仗出關望洛陽進發原來先  
有軍士去洛陽報知太守韓福韓福急聚衆將商議手  
牙將孟坦曰既無丞相文憑即係私行若不問當必有罪  
責韓福曰關公勇猛難以迎敵顏良文醜尚且被誅只可  
設計擒之孟坦曰先將鹿角叉住關口待他到時小將引  
軍和他交鋒太守于高阜處用暗箭射之埋伏軍士于左  
右若關將墜下馬即擒之解赴許都必得重賞商議人  
報關公車仗已到韓福引一千人馬擺列關口這關是平  
地上初立晨昏守禦往來好細公見豎立旗號密布刀鎗  
見韓福彎弓插箭立馬揮鞭問來者是何人關公于馬上  
欠身施禮言曰吾壽亭侯關某聊借過路韓福曰汝有水

勢要在青州橫行殘害良民正值  
升廳公人接上劉知寨報賊情事  
知府看了文書便曰花榮是個功  
臣之子如何結連清風山強賊便  
喚兵馬都監黃信分付那都監武  
藝高強威鎮青州所管三座惡山  
第一清風山第二龍山第三桃  
花山都是強人出沒去處黃信自  
誇要掃盡三山草寇因此喚做鎮  
三山但見

相貌端方如虎豹身軀長大似  
蛟龍平生慣使雙門劍威鎮三  
山立大功

兵馬黃信領了五十壯健軍漢被  
掛上馬便到清風寨來劉知寨接  
着請到後堂叙禮安排酒食管待

見韓福彎弓插箭立馬揮鞭問來者是何人關公于馬上  
欠身施禮言曰吾壽亭侯關某聊借過路韓福曰汝有水

取出宋江來交黃信看黃信曰這相文憑否關公曰事冗不曾討得韓福曰吾奉丞相鈞命個不必問合個囚車把宋江囚下再問劉高拿張三花榮知否劉高曰小官夜來悄悄捉得那花榮只道張三去了那里知黃信曰既是未知來日我捉花榮其計如此如此劉高曰大妙次日預先伏了軍士廳上設席黃信來到花榮寨前軍人入去報花榮便出迎接黃信下馬請至廳上叙禮罷便問相公有何公幹來此黃信曰下官蒙知府呼喚清風寨文武不和城收二官因私仇而悞公事特差黃某賞到羊酒與二官講和排在大寨公廳上便請足下同往花榮笑曰下官如何敢欺劉高嘗嘗害花榮

鎮國寺是漢明帝御前香火院董卓時廢了曹操使韓福

重修下喜就寺中埋伏下刀斧手二百餘人約擊蓋為號

喜曰將軍名震天下誰不敬仰今歸皇叔以全夫義雲長

喜曰將軍殺的是也其見丞相代

稟東曲關公甚喜同上馬過了沂水關到鎮國寺前下馬

眾僧鳴鐘出迎本寺有僧三十餘人數內長老正是雲長

同鄉法名普靜長老長老已知其意向前來與關公問訊

關公答之靜長老曰將軍離蒲東幾年關公曰近二十年

矣靜曰還認得貧僧否公曰離鄉多年不曾相識僧曰貧

僧家與將軍家只隔一條河上喜見靜長老說鄉里故事

只恐走泄叱之曰吾欲請將軍赴宴汝僧人何多言也雲

長曰不然鄉人見鄉人安得不敘舊情耶長老請方丈肉

待茶雲長曰二嫂在車上可先獻茶長老交取茶先奉夫

福閃在陣門首盡方放了一箭正射中關公左臂公曰拔

箭出血流不住飛馬逕奔韓福衝散眾軍韓福急走不迭

關公手起刀落帶頭連肩斬于馬下殺散眾軍保護車仗

關公割帛束住箭瘡于路恐人暗笑不敢久住連夜抄沂

水關來沂水關今開封府沂水縣是把關將并州人民姓下名喜善使

流星鎚原是黃巾賊餘黨後投曹操撥來守關早有人報

去報說關公殺了韓福上喜尋思一計就關前有座寺名

不想冒動知府有勞都監光臨草寨兩個並轡而行來到寨下馬黃信花榮携手同上公廳只見劉高先在公廳三人相見了黃信可取酒來花榮不知是計黃信將酒勸劉高曰知府因你文武不和好生憂心今日与你二公勸和再沒有事和同商議劉高答曰量劉高何足道哉直交恩相休要掛心劉高飲過酒黃信又斟第二盃酒來勸花榮花榮接酒吃了劉高斟一盃回勸黃信黃信接酒在手望地下一擲只聽后堂一聲喊出三五

十個健軍就把花榮拿倒廳前黃信說曰綁了花榮叫曰我待何罪黃信喝曰你結連清風山強賊皆

反朝廷當得何罪。花榮曰：相公有何証見黃信曰：左右子我拿那囚車前來。花榮見是宋江，目睜口呆，面面相覷。黃信喝曰：這須不干我事。見有告人劉高在此，花榮曰：不妨他，自是鄆城縣人，你要強扭他做賊，到上司自有分辨。黃信曰：我只解你上州，你自去分說。當下把花榮就用一輛囚車陷了，便與劉知寨點起一百寨兵防送，就要你回去。黃信與劉高上馬監押着囚車，并帶軍士寨兵，逕奔青州來。火焰堆裡送數百慶人家，刀斧叢中殺一二十性命，直交大開青州從橫山寨，遂使玉屏風上題名字，丹鳳門中降赦書，且聽下回分解。

人請關公入方丈。長老以手携華戒刀，以目顧盼關公。公會其意，喚左右將刀近側。下喜請關公于法堂筵席。關公見壁衣之後，多人密布，皆掣劍在手。關公曰：下君請開某，是好意也，是反意也。下喜曰：安敢不敬乎。關公于壁衣中窺望見一道刀斧手，關公大喝下喜曰：吾以汝為好人，安敢如此。下喜知事泄，大呼左右下手。數內有膽大者，就欲向前，皆被關公斬之。下喜下堂，遶廊而走。關公棄劍，執大刀來趕。下喜暗取飛鎗，擲打關公。關公用刀背隔開鎗，趕將入去。一刀劈為兩段，死于廊下。關公急來看二嫂，早有軍人遠遠圍住。見關公來，四下奔走。關公皆趕散，謝靜長老曰：若非吾師，已被此賊之害。關公辭靜長老行。靜曰：貧僧此處難容，收拾衣鉢，亦往他處雲遊。後會有期。將軍保重。普靜去了。雲長護送車仗，往滎陽進發。滎陽太守王植却與韓福是兩親家，比及雲長來到，韓福先使人通報了。

○鎮三山開青州道 霹靂火

走瓦礫場第三十二回

妙藥難醫冤債病，橫財不富命窮人。虧心折盡平生福，短幸天交一世貧。生事生君莫怨害，入害汝休嗔。得意宜處休歡喜，遠在兒孫近在身。

黃信與知寨部領軍漢，解送宋江花榮，行不過四十里，見一座大林，中都立住了脚。黃信在馬上問曰：為甚不行。軍漢答曰：前面林子裡有人窺看。黃信喝曰：只管過去，聽得三十面大鑼一齊鳴，寨兵都慌了。黃信喝曰：你們都與我擺開，叫劉知寨押着囚車，黃信拍馬向前看時，只見五百嘍囉圍住林中，跳

雲長到滎陽，王植使人守住關口。把關吏問了姓名，來報王植。王植喜笑相迎，雲長說尋兄之事。植曰：將軍于路馳驅，夫人車上勞困，且請入城館驛中暫歇一宵。來日登程未遲。雲長見王植意甚殷勤，遂請二嫂入城。驛中皆鋪陳了當。王植請公赴宴，雲長曰：尊嫂在上，不敢飲酒。植堅請公不出，飲饌自送至館驛。關公見于路辛苦，請二嫂正房歇定，從者各自安歇，飽喂赤兔馬，并駕車馬數匹。關公亦解甲少歇。却說王植密喚從事胡班聽令曰：關羽背丞相而逃，又于路殺太守，并守關把隘將校，死罪不輕。此人武勇難敵，汝今晚點一千軍圍住館驛，一人一箇火把，先燒斷外門四圍放火，不問是誰，盡皆燒死。今夜三更舉事，吾亦自引一千軍接應。胡班領了言語，便去點軍。各人要火把一束，俱要乾柴引燥之物，先搬于館驛門首。胡班尋思：我不識關雲長模樣如何，當往觀之。胡班至驛中，問驛



出三個好漢錦毛虎燕順矮脚虎王英白面郎君鄭天壽喝曰來往的留下三千兩買路黃金任從過去黃信喝曰你們不許無禮鎮三山在此三個大喝你是鎮萬山也

要三千兩黃信曰我是上司取公事都監有甚買路錢与你三個笑曰便是趙官家駕過也要三千貫買路黃信拍馬舞劍來戰燕順三個挺刀來迎黃信開了十合怎當得三個撇了衆人獨自飛馬奔走回清風鎮衆軍各棄囚車四散走了劉高見勢頭不好勒馬跑走衆小喽囉攪起伴馬索把劉高馬攏倒撞下衆喽囉掣了劉高槍將囚車打開救出宋江花榮嘍囉刺

吏曰關將軍在何處答曰正廳上觀書者是也胡班往觀見關公左手綽髯凭几于燈下看書班見了大驚曰真天人也有眼語言頗高公問何人胡班入拜曰弟陽太守部下從事胡班雲長曰莫非許都城外胡華之子否班曰華乃班之父也公喚從者于行李中取書付班班看畢嘆曰險些誤害忠良遂入密告曰王植心懷不仁欲害將軍令四面一千火把約二更放火胡班今去開門將軍急收拾出城雲長大驚慌忙請二嫂上車雲長披掛提刀上馬盡出館驛來果見軍士各執火把聽候急來到城邊只見城門已砍開公催人伴急速出城胡班還去放火關公行不到數里背後人馬趕來當先王植大叫關某休走關公勒住馬大罵匹夫我與你無讐如何令人放火燒我王植拍馬挺鎗火把照耀逕來奔雲長被關公一刀攔腰砍爲兩段人馬皆散關公不趕自走車仗催促行程公感胡班不已行

了劉高衣服與宋江穿了把他馬騎送上山去這三個同花榮把劉高綁押回寨原來這三位暗地先差人來清風鎮上探得消息報知三個帶了人馬出大路來截因此放了兩個上山二更時分都到廳上相會請宋江花榮坐定三個對席相陪酒食管待花榮稱謝曰花榮與哥得三位救了性命只是花榮妻妹在寨必被擒捉燕順曰知寨放心明日兄弟下山取恭人令妹不勞掛念花榮曰若得如此深感大恩宋江曰且把劉高推向廳前跪下宋江指面罵曰我与你平昔無冤如何聽信不賢婦人害我是何道理花榮曰哥息怒把

至滑州界自有人報與劉延延慌忙引數十騎出郭而迎關公馬上欠身而言曰太守別來無恙延曰今欲何往公曰辭丞相去尋家兄延曰玄德在袁紹處言紹乃是丞相有人如何容公去關公曰昔日曾言定來劉延曰即今黃河渡口關隘夏侯惇部下秦琪據守只恐不容將軍過渡關公告劉延曰太守應付船隻若何延曰船隻雖有不敢應付公曰我前者誅顏良文醜亦曾與足下解危今日求一隻渡船不與何也延曰只恐夏侯惇將軍知之必見罪吾關公知劉延無用之人遂自催車仗前進到秦琪寨邊秦琪引軍出問來者何人關公曰漢壽亭侯關某是也琪曰今欲何往關公曰欲投河北去尋兄劉玄德欲來借渡船秦琪曰丞相明文何在公曰吾不受他節制有甚公文琪曰吾奉夏侯惇將軍將令守把關隘你便插翅也飛不過去關公大怒曰你知吾于路斬攔截者麼琪曰你只殺得

一刻英雄譜

五卷

五

劉高心窩裡一剗那顆心敲在宋江面前。嗚囉拖過屍首。宋江曰：「還有那個淫婦，不曾出那口怨氣？」王矮虎曰：「明日自去拿那婦人，當夜酒散，次日起來商議打清風寨。聚人整點兵馬起程，且說都監黃信奔回清風寨，點寨兵守柵門，寫了申狀，飛報慕容知府看了。黃信申狀，反了花榮，結連清風山強盜，清風寨難保。知府大驚，便請指揮總管本州兵馬秦統制來商議。那人原是山後開州人氏，姓秦名明，因他性急，聲若雷震，都叫他做霹靂火。祖是軍官出身，使一條狼牙棒，有萬夫不當之勇。來見知府，各施禮罷。知府將黃信申狀，與他看。

無名下將也。敢殺我麼？關公怒曰：「你比顏良文醜若何？秦琪大怒，縱馬提刀，直取關公。二馬相交，只一合，關公青龍刀起，秦琪頭落。關公曰：「當吾者已死，餘者不必驚走。速備船隻，送我渡河。」軍士急舉舟傍岸。關公請二嫂上船，渡黃河，往北進發。便是袁紹地面。關公所歷，關隘五處，斬將六員。故曰：關公五關斬將。有詩為証：詩曰：掛印封金辭漢相，尋兄遙望遠途還。馬騎赤兔行千里，刀偃青龍出五關。忠義慨然沖宇宙，英雄從此震江山。獨行斬將應無敵，今古猶題翰墨間。關公馬上自歎曰：「吾非欲沿途殺人，奈事不得已也。曹公知之，必懷痛恨，看承我無恩義之人也。嗟歎不已。正行之間，忽見一騎自北而來，大叫：雲長少住。關公勒馬視之，來者乃孫乾也。關公曰：「自汝南相別，一向消息若何？」乾曰：「汝南劉辟龔都遣某往河北，結好表紹，請玄德同謀破曹之計。不想河北諸將謀士，各相妒忌，用豐尚囚獄中，沮授點退不用，審配郭圖各自奪權，表紹多疑，主持不定。知此長欲回，必然陷害。某與劉皇叔商議，先求脫身之計。今皇叔已往汝南，會合劉辟。去三日了。怕雲長不知，去到表紹處，恐落在彀中，故遣某于路迎接來。幸于此得見雲長，公可就往汝南與皇叔相會。雲長交孫乾拜二夫人。夫人問其動靜，孫乾備說表紹。二次欲斬皇叔，今幸脫身往汝南去了。公宜速行。眾皆掩面垂泪。雲長依此言，不投河北去，徑取汝南來。正行之間，背後塵埃起處，一彪人馬趕來，當先夏侯惇大叫：關公休走，畢竟如何。

雲長搥鼓斬蔡陽 第五十五回

了。秦明大怒曰：「紅頭子敢如此無禮，大入放心，不才便去拿了這賊。」知府曰：「若是遲慢，賊必打清風寨。」秦明曰：「明日早行，知府大喜。」秦明辭了知府，回去，點起一百馬軍，四百步兵，出城飛身上馬，擺開隊伍，徑奔清風寨來。原來這清風寨都在青州東南上，從正南取清風山較近，却說清風寨裡嗚囉探知，備細報上山來，衆好漢正待要打清風寨，聽得秦明引兵來到，面面相覷。花榮曰：「衆位且不要慌，自古道：兵臨告急，必死。敵只依我先行，須力敵，後用智取。如此定計好麼？」宋江曰：「正是如此。」宋江花榮先定計策，嗚囉各自準備去了。再說秦

却說雲長同孫乾保二嫂，何汝南路上，忽然間，背後夏侯惇趕來，約有三百餘騎。雲長急令孫乾保車仗一面向行，遂勒回馬，按住刀而言曰：「汝來趕吾，有失丞相大度。」夏侯

明領兵來到清風山下，離十里下寨，權開人馬，只聽山下鑼聲振天，見衆嘍囉簇擁着花榮下山來，列成陣勢。花榮在馬上，便與秦明施禮。秦明喝曰：「花榮祖代將門之子，朝廷交你做個知鎮，有何虧你？結連賊寇，皆反朝廷，實劉高公報私仇，逼得花榮到此，望總管詳察。」秦明曰：「下馬受縛，萬事俱休。」半言不允，輪刀直取花榮。笑曰：「秦明，我讓你去。」司官員道：「俺真個怕你。」縱馬挺鎗來戰秦明，兩個鬥到五十合，不分勝敗。花榮賣個破綻，縱回馬望山下小路便走。秦明怒趕將來，花榮把鎗丟了，左手拈弓，右

曰：丞相又無明文傳報，汝于路殺人，又斬吾部將，特來擒汝。早下馬受縛。雲長曰：「吾未降漢時，曾說應有殺伐，不須稟問。于路守把將校，生事攔截，吾故斬之。惇曰：「吾與秦琪報讐，拍馬挺鎗欲出，背後一騎飛到，大叫不可與關將軍又戰。關公亦按轡不動，來使懷中取出公文，于馬上大叫曰：「丞相愛憐，關將軍忠義，恐于路關隘攔截，故遣某持賚文書，遍行諸處也。」惇曰：「關公於路殺把關隘將，丞相知否？」來使曰：「未知惇曰：「活捉將去見丞相。」等丞相自放他。關公大怒曰：「吾懼汝，非大丈夫也。」拍馬輪刀，直取夏侯惇。惇挺鎗來迎，兩馬相交，約戰二十合。又一飛騎至，大叫曰：「二將軍罷戰，各自分開。」夏侯惇問曰：「汝來何故？」使者曰：「曹丞相恐于路阻當，關將軍特來告報。」惇曰：「丞相知他于路殺把關將否？」使臣曰：「未知也。」惇曰：「如此不可放去。」兩將又戰到十餘合，又一騎到大叫：「二將軍少歇。」惇于陣前，便問使臣

手接箭射中秦明盔頂上，一箭正中盔上紅纓。秦明吃了一驚，不敢追趕。衆嘍囉關地頭上山去，秦明交衆軍取路上山，只見上面檣木砲石，打將下來。秦明是個性急之人，帶領軍馬，透山下來尋路，只見西山邊鑼响，樹林中閃出紅旗來。秦明引了軍馬趕將去時，鑼也不响，紅旗都不見了。秦明看那路時，只是砍柴小路，却把亂樹交叉，當了路口。正待差軍開路，只見東山邊鑼响，一隊紅旗軍出來，秦明引人馬奔過東山看時，鑼也不响，紅旗不見。秦明縱馬，回下里尋路，探事的又來報道：「西邊山上鑼又响，紅旗軍又出來。」秦明拍馬奔來，西

曰：丞相教擒關羽乎？使者曰：「非也。」丞相三次人來說，誠恐路上人阻當，關將軍故送公文，教行。惇曰：「既未知殺人，必用擒下。」指揮手下軍馬團團圍住，休教走脫。背後馬軍齊來，雲長並無半分懼怯，聲如巨雷，來衝陣勢。惇挺鎗來迎，陣後一人飛馬而來，叫元讓。雲長休得爭戰，衆皆視之。乃張遼也。俱各失驚。二人勒住馬，張遼近前，言曰：「奉丞相鈞令，因雲長殺了孔秀，恐有阻當，特差我來，教于路關隘，任便放行。夏侯惇曰：「秦琪是蔡陽外甥，蔡陽是我舉薦，他見丞相，他將秦琪分付在我處，你今將他無罪斬之，于理恐有不然。」遼曰：「我見蔡將軍自有分解，既丞相美度，教關雲長去，不可廢丞相寬洪之意。」惇教軍馬退去。後有詩曰：「爲愛英雄越古今，三番遣使意何深。應非孟德施奸狡，正是牢籠天下心。」張遼曰：「雲長今往何處？」關公曰：「兄長不在，袁紹處，吾今往

山看時，又不見了，又聽得東山邊  
 鑼聲振地，秦明急帶人馬，又趕過  
 東山邊看時，軍旗都不見了，秦明  
 氣滿胸脯，喝令軍士上山尋路，軍  
 人稟曰：「這里都不是正路，只除東  
 南上有條大路，可以上去。」秦明聽  
 了，便曰：「既有大路，隨夜趕將去。」隨  
 帶軍馬奔東南角上來看，天色  
 晚了，人困馬乏，正欲下寨造飯，只  
 見山上火把亂起，鑼鼓亂鳴，秦明  
 怒領軍馬跑上山來，樹林內亂箭  
 射至，秦明只得回馬下山，且交軍  
 士造飯，恰纔舉火，山上火光  
 呼風，吹哨下來，秦明引軍趕時，火  
 把都滅了，當夜月被雲罩，不明，秦  
 明便交軍士點起火把，只聽得山

音不可言在劉群處是一條天下尋之，遂曰：「未知下落，且再回見丞相，若何？」關公曰：「既已生辭，安有復去之理？」文遠回許都，借言請罪，一人分  
 別張遼與夏侯惇，自領軍回去，雲長趕上車仗，與孫乾說  
 知此事，二人並馬而行，遇晚隨處投宿，行了數日，正值大  
 雨滂沱，行裝盡濕，遙望岡邊一所庄院，關公先往借宿，庄  
 主出迎，關公言來意畢，庄主曰：「某姓郭名常，世居于此，久  
 聞大名，幸得瞻拜，遂宰羊置酒相待，請二夫人于後堂暫  
 歇，郭常與關公孫乾三人于草堂飲酒，一面烘焙行李，一  
 面喂養馬匹，到黃昏時候，見一後生引數人入庄，逕奔草  
 堂而來，郭常喚曰：「吾兒來拜將軍。」關公問之，常曰：「此愚男  
 也。」關公問何來，答曰：「射獵方回，常流沮言曰：『老夫世本儒  
 流，因天下荒亂，隱居務農，一生只有此子，不習儒業，惟務  
 遊獵為樂，是家門大不幸也。』」關公曰：「方今亂世，若是弃文  
 就武，善射馬，亦可以取功名，何不幸也？」常曰：「他輩若是

嘴上敲聲，秦明看時，見山頂點着  
 十餘個火把，照見花榮陪侍宋江  
 飲酒，秦明心中沒出氣處，勒馬在  
 山下大罵，花榮回言曰：「秦總制不  
 必嗔，且回去將息，我明日和你  
 併個輸贏。」秦明大叫曰：「反賊，你便  
 下來，我和你併個三百合。」花榮笑  
 曰：「你今日飢困了，我便贏你，不  
 為高強。」秦明在山下，正罵之間，聽  
 得部下軍馬，發起喊來，秦明看時，  
 山上火炮火箭，一發燒將下來，眾  
 軍走過那邊，溪坑去躲，此時三更，  
 眾軍馬正躲，待砲箭時，只叫得苦，  
 上溜頭滾下水來，一行人馬都在  
 溪裡，各自掙扎性命，扒得上岸的，  
 盡被小喽囉撿鈎搭住，活捉上山。

肯習武藝，亦是幸也。此子專務遊蕩，無所不為，關公亦歎  
 息良久，郭常相陪至更深，各人安歇，郭常辭出，關公與孫  
 乾曰：「此老如此之賢，此子如此之愚，乃天意之不齊也。孫  
 乾曰：「瞽瞍至頑而生，虞舜自古有之，二人敘論，片時間方  
 纔欲就寢，忽聞後院馬嘶，人語，關公提劍往視之，見郭常  
 之子，踢倒在地，從者與庄客相打，關公問之，從者曰：「此人  
 來盜赤兔馬，摔出欲備鞍，被馬一脚踢倒，叫喚方知其事，  
 我眾人趕起來奪馬，庄客盡來劫奪，因此相打。」孫乾勸關  
 公殺之，公責之曰：「吾獨行天下，全仗此馬，汝欲盜之，是絕  
 吾去路矣，恰待殺之。」郭常奔至，告曰：「不肖之子，為此逆事，  
 罪合萬死，奈老妻素愛此子，公若殺之，吾老妻必憂悶死  
 矣。」郭將軍仁慈寬恕，幸甚。關公平生是仗義之人，思此老  
 人曾實訴告，故釋之而不殺，坐以待旦，平明收拾行李，郭  
 常夫婦拜于堂前謝曰：「辱子冒犯虎威，深感將軍哀憐之

一刻英雄譜

五卷

七

去了，淹死者無數，秦明怒氣冲天，見左側一條小路，把馬一撥，搶上來，和人帶馬，跌下坑，兩邊埋伏，攔住秦明，帶馬搭將起來，解上清風山去。這圈套都是花榮、宋江、計策預先，把土布袋填住，兩溪水，寺夜溪，却把八馬逼趕溪裡去，上面却放下水來，以此活捉許多人，馬當下象嘍囉捉秦明到山寨，五位好漢，坐在聚義廳上，徑縛秦明，解在廳前，花榮見了，忙下廳來，親自解繩，扶上廳來，納頭便拜，秦明慌忙答禮曰：「我是被擒之人，由你碎屍，何故却來拜我？」花榮跪下曰：「嘍囉不識尊卑，冒瀆，望乞恕罪。」秦明扶起花榮，便問這位為頭的好

恩，關公喚出吾以善言慰之。郭常曰：「辱子四更時分，又引數個遊徒，不知何處去了。」乃前生冤業也。關公謝郭常，請二嫂上車，公與孫乾離庄，並馬取山路而行。行不到三十里，前無村房，後無店舍，只見山背後，兩馬引着百餘人來，為首者頭裹黃巾，身穿戰袍，後面者乃郭常之子也，攔住去路。為首者大呼曰：「吾乃天公將軍張角部下，大將裴元紹也。來者快留下赤兔馬，放你過去。」關公大笑曰：「狂狷匹夫，汝從張角為盜，還知劉關張兄弟三人名字麼？為首者曰：「我只聞赤面長鬚者，名關雲長，不識其面，汝何人也？」關公乃停刀，解開髻髮，令視之。其人滾鞍下馬，腦揪郭常之子，拜獻于馬前。關公問姓名，告曰：「某裴元紹也，自張角死後，一向無主，嘯聚山林，權于此處藏伏。今早這厮報迫，有一客人騎一疋千里馬，在我家庄上投宿，故教某來強奪此馬，不想却是關公命，可殺此人，以正其罪，不干小人

漢却是誰？」花榮曰：「這位是鄆城縣宋押司宋江，花榮結義的哥，這三位山寨之主，燕順、王英、鄭天壽。」秦明曰：「這三位我自認得，這宋押司莫不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宋江曰：「小人便是。」秦明連忙下拜，曰：「聞名久矣，不想今日得會。」宋江曰：「拜秦明見宋江，腿脚不便，遂問其故。」宋江把劉高陷害事說了一遍。秦明曰：「容秦某回州，說明此事，燕順設宴管待。」秦明飲數盃，起身曰：「榮列位好情，小人辭別回州。」燕順曰：「從管引五百兵馬都沒了，如何回得州去？」不如權在草寨，別作商議。」秦明聽罷，拜曰：「朝廷交我佐兵馬總管，不曾虧我，如何肯肯交

之事。關公曰：「吾觀郭常相被甚厚，不忍殺之。就馬前放回。其子抱頭鼠竄而去。」雲長曰：「汝不識吾，何以知名？」裴元紹曰：「離此二十餘里，新版有一卧牛山，山上有一關西人姓周名倉，兩臂有千斤之力，板肋虬髯，形容甚偉，原在黃巾張寶部下為將。張寶死，嘯聚山林，他多曾與某說將軍盛名，恨無門路相見。」雲長嘆曰：「山林之中，亦有仗義之士，為盜耳。今後可去邪歸正，勿陷此身。」元紹拜謝，恰公分別。遙望見一處人馬來到，元紹曰：「此必周倉也。」立馬待之。果是周倉。周倉見雲長滾鞍下馬，俯伏于道傍。雲長教請起，言曰：「壯士何處曾識關某來？」倉曰：「舊隨黃巾張寶，曾識尊顏，恨失身于賊黨，不得相隨。今日天賜機會，得拜于此。願將軍不棄，收留周倉，願為將軍一小卒。」早晚執鞭墜鏝，死亦甘心。雲長曰：「汝願隨吾，汝手下人伴若何？」周倉曰：「聽其自便。」願順者從之。隨問一聲，皆願歸順。雲長下馬，到車前稟

衆位要殺便殺。休想我隨順。花榮曰：秦兄長請起。聽小弟一言。我也  
 是朝廷命官之子。被逼迫如此。總  
 管既不肯落草。如何逼你。請席終  
 了。小弟討盔鞍馬軍器。還兄長去。  
 決不敢苦留。秦明只待依從。那五  
 位好漢輪番把盞。秦明一則款因  
 二則憂悶。因勸不過。開懷吃得大  
 醉。扶入房裡睡了。秦明不查直睡  
 到次日辰牌方醒。起來便要下山。  
 衆人知秦明性急。慌忙安排酒食  
 管待。取出盔甲。交還秦明。拜別  
 上馬。擎着狼牙棒。離清風山取路  
 飛奔青州來。十里路頭望見煙塵  
 亂起。並無入來往。秦明心疑。到得  
 城外看時。舊有數百人家。都被

問二嫂。甘夫人曰：叔叔自離許昌。于路獨行至此。歷過多  
 少艱難。未嘗更重馬相隨。前者廖化。叔尚卻之。今次又容  
 爲盜者相從。恐惹人議論。我女輩淺見。叔自斟量。雲長曰：  
 尊嫂之言是也。遂回周倉曰：非關其寡情。奈二夫人未順。  
 汝等且回山中寧耐。吾尋覓兄長。必來相招也。周倉頓首  
 而告曰：倉乃一麓鹵匹夫。失身爲盜。今遇將軍。如重見天  
 日。似此等英雄。錯過則無路也。如將軍不容衆隨。令盡  
 跟裴元紹去。其行跟將軍。雖萬死不辭也。雲長再以此  
 言告二嫂。甘夫人曰：二人相隨。又且何妨。雲長令周倉  
 撥人伴隨裴元紹。元紹曰：哥哥跟將軍去。弟亦願隨周倉  
 曰：你若去時。人伴皆散。你可權時領料。我且跟隨將軍去。  
 但有札住處。便來取你。裴元紹快快而別。周倉跟去。雲長  
 別元紹而行。前往汝南進發。行了數日。將至界口。正行之  
 間。遙望相近山城。問土居人。此何處也。土人答曰：此名古

火燒。只白地一片。瓦礫場上。殺死  
 男子婦人。不計其數。秦明見了大  
 驚。跑到城邊。大叫開門。只見門邊  
 吊橋高拽起了。都擺列軍器旌旗。  
 擂木砲石。秦明叫曰：我是秦總管。  
 如何不放我入城。只見慕容知府  
 立在城上。大喝曰：反賊。你昨夜引  
 人馬來打城。把許多百姓殺了。燒  
 了房屋。今日又來賺哄城門。差人  
 奏聞朝廷。拿你碎屍萬段。秦明叫  
 曰：小人折了兵馬。又被捉上山去。  
 方纔得脫。昨夜何曾來打城。知府  
 喝曰：我認得你的馬足。衣甲軍器  
 頭盔。如何賴得過。你今賺開城門。  
 取老小。你妻子今早殺了。你若不  
 信。与你頭看。挑下首級。秦明看了

城數月前有一將軍。姓張名飛。引數十騎到此。將縣官趕  
 逐往他處去了。此人在古城中。招軍買馬。積草屯糧。聚了  
 四五千。人遠近無人敢當。關公喜曰：自徐州失散。今已半  
 年。誰想兄弟在此。先令孫乾于城中報說。教接嫂嫂。却說  
 張飛自芒碭山中。飄蕩落草。待投河北去。路經古城。過入  
 縣借糧。縣官不肯。就殺入去。奪了縣印。縣官皆逃。張飛就  
 此安身。忽見孫乾。便問其故。乾說劉皇叔離了袁紹處。投  
 汝南劉辟處。會合人馬。今關將軍離了許都。送二嫂嫂。尋  
 覓到此。請將軍出郭迎接。張飛聽罷。也不回言。隨即披掛  
 持丈八神矛。飛身上馬。引一千餘人。逕出北門。雲長望見  
 翼德到來。喜不自勝。乃付周倉接了。拍馬來迎。張飛圓睜  
 環眼。倒豎虎鬚。敲着雷吼。揮矛望雲長。便截。雲長大驚。慌  
 閃過鎗。便叫兄弟。如何忘了桃園結義。飛喝曰：你既無義。  
 有何面目。來與我相見。雲長曰：我如何無義。飛曰：你既順

渾家首級，氣塞胸脯，分說不得。城上弩箭射來，秦明只得回馬，在瓦礫場上，尋思半晌，再回舊路，行不到十里，只見宋江花榮等，馬上欠身曰：總管何不回青州，獨自投何處去？秦明怒曰：不知那賊裝做我去打城，燒百姓房屋，殺害良民，我一家老小，已被知府殺了，我如今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宋江曰：總管息怒，且請到寨告稟。秦明只得隨順，再回清風山來，安排酒席，在廳上，五位請秦明上廳坐定，五位跪下。秦明連忙答禮。宋江曰：總管休怪，昨日苦留足下，空意不肯，却是宋江定出條計，交使喚囉如此，絕了總管歸路。今日衆人請罪，秦明

了曹操，封爲壽亭侯。自享富貴，今又來賺我，我併箇你死我活。雲長曰：其事你原來也不知，我也難說。見放着嫂嫂在此，你自請問。甘糜二夫人聽得，揭簾而呼曰：翼德叔叔，何故如此？飛曰：嫂嫂休怪，我殺負義的人了。然後請嫂嫂入城。甘夫人曰：雲長並不知你等下落，不得已而降漢，不降曹。今知你哥哥在袁紹軍中，故千里獨行，送我到此，你休錯見了。張飛曰：大丈夫在世，豈有事二主之理？嫂嫂休被他瞞過了。甘夫人曰：在下邳時，出于無奈，飛曰：寧死而不辱，你既降曹，有何面目相見雲長？曰：兄弟，你休屈了我。心。孫乾曰：特來尋將軍。飛唱曰：如何你也胡說他？那裡有好心，必是來捉我。雲長曰：我若捉你，須帶軍馬來。飛把手一指，兀的不是軍馬來也。雲長回顧，果見塵埃起處，一彪人馬來到，三面風吹動曹搆軍馬旗號。張飛大怒曰：尚敢交吾使丈八矛搆來。雲長急止曰：兄弟且住，你看我斬來

見說，怒忍于心，只得納氣曰：你們弟兄要留秦明，只是感毒，送了妻小一家人口。宋江曰：兄長如肯心死，雖然沒了夫人，花知寨有一妹甚貧，宋江情愿主婚，與總管爲室。秦明見衆人如此相敬，方纔放心，都讓宋江居中坐了，秦明上首，花榮肩下，三位依次而坐，飲酒商議，打清風寨一事。秦明曰：這事容易，黃信是治下，和我最好，明日去叫開柵門，說他入夥，就取花知寨寶眷，拿劉高那潑婦，與仁兄報仇。宋江大喜。次日，秦明披掛上馬，拿了狼牙棒，先奔清風鎮來。黃信聽得，報道柵外秦統制獨自一騎到來，黃信便交開柵門，放下吊橋，迎接

將，以表我真心。張飛曰：你既有真心，我這裡三通鼓罷，要你斬來將。只見曹軍擺開，蔡陽橫刀勒馬，立于門旗之下。猛見雲長披掛了，拍馬前來，隨前喝曰：來將何人？答曰：我蔡陽是也。你殺吾外甥秦琪，你原來在這裡。吾奉丞相鈞命，特來捉你。若捉住你，我便封壽亭侯。叫一聲搥鼓，鼓纔舉動。雲長早騰到面前，一通鼓未盡，雲長舉刀起處，蔡陽頭已落地。張飛見了大喜，有讚關公詩曰：將軍氣槩與天平，匹馬單刀獨自行。千里尋兄恩義重，五關斬將鬼神驚。鼓聲响處人頭落，旗影開時血刃橫。堪笑蔡陽無計策，山鷄要與鳳凰爭。

又詩曰：千古令人笑蔡陽，提刀幾欲戰雲長。古城偶遇交鋒處，畫鼓纔過一命亡。衆軍便走，雲長趕上，活捉蔡陽執認旗的過來，取問消息。

秦總管到廳前下馬叙禮罷黃信問曰總管因何事至此秦明先說損折軍馬後說宋江見在清風山我今也在寨中入夥你又無老小何不也去山寨入夥免受文官氣黃信曰既恩官在彼黃信安敢不從只是不曾聽得有宋公明在山上秦明笑曰便是你前日解去的鄆城虎張三便是黃信聽了失脚曰若是小弟知是宋江路上也放他只聽劉高計哄險害性命秦明黃信兩個正在廳內商量起身只見寨兵報說有兩路軍馬殺奔鎮上來秦明黃信急到柵門邊望時只見二路軍馬宋江花榮燕順王英鄭天壽各帶軍器黃信大開

其餘潰散拏認旗的軍告說蔡陽知道將軍殺了他外甥心中忿怒要來河北與將軍交戰報讐曹丞相不肯故差他汝南攻劉辟不想這裡遇着將軍言畢雲長教去張飛前告說實事飛問小卒曰雲長在許昌行止若何小卒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張飛方纔信實却來車前與二嫂施禮城中又來報說城南門外又見有十數騎來的甚緊不知是甚人張飛心中疑慮即便領軍轉城來迎畢竟是誰下回便見

劉玄德古城聚義 第五十六回

開公斬了蔡陽敗殘軍自奔回許昌張飛方纔實信忽報城南有十數騎到張飛便轉出城來看時果見十數騎輕弓短箭而來見了張飛滾鞍下馬飛視之乃糜竺糜芳也張飛亦下馬來竺曰自從徐州失散我兄弟二人逃難回鄉使人遠近打聽知雲長降了曹操王公在于河北並不

知將軍來此昨者道上遇見一夥客人言說有個姓張的將軍如此模樣今據古城吾兄弟酌量必是將軍故來尋訪幸得相見飛曰雲長送二嫂今日方到孫乾亦到已知哥哥下落糜竺糜芳大喜同來飛遂迎請二嫂進城衆各解甲請二夫人入衙坐定衆人悲哭拜于階下二夫人傷感不已張飛却纔備問仔細甘夫人說雲長前後歷過之事張飛方哭祭拜雲長飛等各言其事已畢乃殺猪羊賀喜雲長曰兄長未到甚酒食能克肺腑耶孫乾曰此去汝南不遠明日共往迎之當日權且將息次日雲長孫乾二人分付衆人皆在古城等候二人引十數騎從者徑奔汝南來劉辟龔都接着乾便問皇叔何在劉辟曰皇叔到此處住了數日爲見軍少再回河北袁紹處商議二日前去了雲長快快不樂孫乾曰將軍休憂只用這一番驅馳再往表紹處走一遭報知皇叔回到古城便了雲長辭了劉

柵門迎接兩路人馬到鎮宋江傳令休害百姓先打南寨把劉高老小殺了王矮虎奪了劉高妻要他何用囉囉將金銀財物都裝上車花榮自到家中搬取老小離了清風鎮回到山寨相會黃信與衆好漢施禮罷坐于肩下宋江將劉高財物分賞與衆嘍囉燕順問曰劉高的妻今在何處王矮虎曰今番小弟做壓寨夫人燕順曰且喚出來我有話說矮虎喚到廳前宋江喝曰這漢婦我好意救你下山如何恩將仇報燕順拔出腰刀揮為兩段王矮虎大怒奪刀便要與燕順交併宋江等來勸曰燕順殺這婦人是埋你看我一力救他反眼叫劉高害

往表紹處走一遭報知皇叔回到古城便了雲長辭了劉



我你留在身邊久後成禍容宋江日後別娶好的典賢弟滿意王矮虎被衆勸默無言燕順交唆囉擡去屍首排筵慶賀詩云

幸短虧心只是負休生奸計害他人天公自有安排處失却便宜損自身

次日宋江主婚燕順王矮虎郭天壽做媒將花榮妹子嫁與秦明為妻訖唆囉上山報曰慕容知府申文去說反了花榮秦明黃信要起大軍征勦好漢聽罷商議此間不是久戀之地倘或大軍到來如何退步宋江曰梁山泊晁天王聚集五千軍馬官軍不敢正視我等不若去那里入夥秦明曰此處十分

好只是沒人引進宋江却把劫生辰槓一事直說一遍秦明等曰事不宜遲收拾即行當日十數輛車子把老小金銀財物都裝載了共有五百人來宋江下山只做去收梁山泊官軍放火燒寨宋江與花榮引五十騎馬簇擁五七輛車子老小先行秦明黃信領人馬作第二隊燕順王英鄭天壽引着馬疋作第三隊離了清風山投梁山泊來旗號明寫收捕草寇官軍誰敢阻當宋江花榮兩騎在前行到對影山兩邊兩座高山一般形勢中間都是一條大駟路只聽得前山鐘鳴鼓响花榮曰前面必有強人引二十餘騎軍向前探路見簇人

辟龔都回還古城與張飛說知此事張飛欲自往雲長曰有此一城便是我等安身之處未可輕棄我與孫乾同往取兄汝可堅守古城飛曰汝斬他顏良文醜如何去得雲長曰汝但放心見機而變收拾二十餘騎隨行雲長喚周倉曰卧牛山裴元紹處共有多少人馬倉曰有五百餘人馬四五十匹雲長曰我等抄近路去取兄長你可去卧牛山招此一路人馬于大路上接來勿得有誤周倉欣然上馬而去雲長孫乾投冀州來將至界首孫乾曰將軍只在此間尋個去處歇宿某自入境見皇叔報知便求脫身之計雲長于道左見一座村庄獨往覓宿孤庄上一人出迎問將實告之庄主曰某亦姓關名定久聞將軍大名今得瞻拜如撥雲霧而知警天隨喚二子出拜雲長曰二子何名答曰長男關寧學讀書次男關平學武藝關定遂留雲長在庄人伴盡藏于家孫乾匹馬逕來冀州入見玄德把上件事說知玄德曰簡雍亦在此間投奔袁紹可暗請來密處商議簡雍到與孫乾相見共議脫身之術雍曰王公明曰見袁紹可請親往荆州結連劉表共破曹操王公乘此而去可也雍亦自有脫身之計商議已定次日玄德入見紹告曰劉景升鎮守荆襄九郡兵精糧足可以結為唇齒共破曹操紹曰吾嘗遣使結好此人此人未肯相從玄德曰此人是備同宗之兄備往說之必無阻矣紹曰若得劉表勝劉辟多矣遂教玄德行紹又曰近有人說你兄弟關雲長已離曹操必來尋你吾欲殺之以雪顏良文醜之恨玄德曰顏良文醜比之二鹿耳吾弟雲長乃一虎也君失二鹿得一虎足可以拒曹何故欲殺之紹笑曰吾實愛之故戲言耳汝可使人召之玄德曰即遣孫乾去召之紹大喜玄德出簡雍曰劉玄德此去必不回矣紹曰當如何之何雍曰某願同行一者同說劉表二者監在劉備紹曰

馬權看一個年少壯士，立馬在山坡前大叫曰：今日我和你比試，分個勝敗。只見山崗背後推出一隊人馬來，年少壯士使一枝方天畫戟，這一邊都是素白旗號，那壁都是絳紅旗號。那兩個壯士各挺畫戟，在濶路上交鋒。兩個壯士，鬥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花榮和宋江馬上看了，只見兩枝戟上，一枝是金錢豹子尾，一枝是金錢五色旗。上面絨條結住，花榮見了，取弓箭射去，把絨條射斷。兩枝畫戟分開，眾人喝采。兩個壯士不閉，縱馬跑來。花榮面曰：願求神箭將軍大名。花榮曰：這個義兄，乃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我便是清風。

甚妙。却說玄德先教孫乾行。次日來辭袁紹。紹曰：恐汝隻身難成，吾使簡雍相輔同往。玄德與簡雍同辭袁紹。上馬出城，郭圖入見曰：劉備前者去說劉辟，未見成事。今又與簡雍去說劉表，此行必不回矣。紹曰：汝勿多疑。簡雍自有見識也。郭圖嗟呀而出。玄德簡雍行至界首，孫乾接着，同至關定家。雲長迎門接拜，執手啼哭不止。關定領二子拜于草堂之間。玄德問其姓名。雲長曰：此人與弟同姓，欲令次于跟弟同去。玄德曰：年幾何。關定答曰：次于關平年一十八歲。玄德曰：既長者有心，令子跟雲長。吾弟尚未有子，某願求令嗣與雲長為嗣。若何。關定曰：若蒙玉盟，願聽嚴令。玄德致謝。關平自此以雲長為父。玄德恐袁紹追之急，收拾起行。關定送了一程。父子哭別。雲長教取路往卧牛山來。正行之間，忽見周倉引數千人帶傷而來。雲長引見玄德。玄德問其故。倉曰：自到卧牛山，誰想有一將單騎而

鎮寒花榮那兩個壯士聽罷，下馬拜曰：聞名久矣。宋江花榮慌忙下馬扶起，請問二位壯士大名。那一個穿紅的道：小人姓呂，名方，潭州人氏。愛使方天畫戟。人都喚做小溫侯。呂方因敗生藥到山東，浦折本錢，不能還鄉，占住影山安身。近日這個壯士要奪我山，和他各分一山。他又不肯，因此每日下山廝殺，不想得遇尊顏。宋江又問這穿白壯士高姓。那人曰：小人姓郭，名盛。西川嘉陵人氏，因敗水銀黃河，遭風回鄉，不得小人學得方天戟。武藝人都稱賽仁貴。郭盛江湖上聽得對影山有個使戟的，占住山頭，因此和他比試，戰了十數日，不

來與裴元紹交鋒，只一合，戳死裴元紹。盡數招降人伴，占住山寨。周倉到彼，招降人伴，只有這幾個過來。餘者俱怕，不敢擅離。倉親自與他交戰，被他連勝數次，身中三鎗，因此逕來專待主公。玄德問曰：此人怎生模樣。姓甚名誰。倉曰：極其雄壯，不知姓名。雲長縱馬挺刀在前，玄德在後，逕投卧牛山來。周倉在山下喊叫，那員將全付披掛，挺鎗縱馬引眾人下山。玄德揮鞭出馬，大叫曰：來者莫非子龍否。那員將見了玄德，滾鞍下馬，拜伏道傍。眾皆一齊下馬迎之。乃真定常山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玄德問其所來。雲曰：自離王公，公孫瓚不從直諫，以致喪敗，放火自焚。袁紹節次招雲，雲想紹非成立之人，棄而遂投北方。後知王公在袁紹處，欲來相投，又恐袁紹見怪，四海飄零，無容身之地。因從此處過，裴元紹下山來奪吾馬匹，雲就殺之，借此安身。今知張翼德在古城，又欲投之，恐非真實。今天幸得

分勝敗不期今日得遇二公。宋江曰：就與二位勸和，後隊人馬已到。相見，却是宋江。馬筵會，宋公明就說兩個同去入夥，兩個便收拾財物起身。宋江曰：我和燕順先行，你們隨後便來。次日，宋江燕順一行人下馬入酒店坐定，只有三付大座頭，先有一個在那裡點，宋江看那人身長八尺，淡黃骨查臉，一雙鮮眼，沒根鬚。宋江叫酒保曰：我伴當人多，你叫那客官裡面坐，那漢便怒曰：也有個先來後到，甚麼官人伴當，要換座頭？老爺不換，燕順聽了，對宋江說：你看他無理麼？宋江曰：由他，便了酒，保陪小心。曰：周全小人買

遇主公，正應昨夜之佳夢也。玄德大喜，盡訴從前之事。玄德曰：吾一見子龍，便有留戀不捨之意，誰想今日相遇。雲曰：雲奔四海，尋王事之未有真主，今隨皇叔，大稱平生，雖肝腦塗地，無少恨矣。當日就燒山寨，率領人眾，盡隨玄德前赴古城來。張飛、糜竺、糜芳聞知，出郭迎接，各相拜訴。二夫人出言，雲長之德，玄德感歎不盡。乃殺牛宰馬，大作聚義筵會，先拜謝天地，遍勞諸軍，眾皆歡悅。文武仍舊相聚，又添子龍、玄德歡喜無限，連飲數日，以慶賀兄弟再見之喜。後人有詩曰：  
當時手足似瓜分，信斷音稀杳不聞。今日君臣重聚義，正如龍虎會風雲。玄德、關、張離散後，古城天遣再相逢。從來良將隨明主，惟有常山趙子龍。  
古城聚義時，有玄德、關、張、趙雲、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周倉、關平、馬超、軍四五百人。玄德商議，欲奔古城去守汝南，又

賣換一換何妨？那漢大怒曰：你欺負老爺獨自，要換座頭，便是趙官家老爺也不換。燕順聽了，便曰：你不換也罷，那漢起身來，掉短棒，應曰：我罵他，要你多管老爺天下只該兩個人，其餘的都把來做地，下泥燕順大怒，便提起投攪打來。宋江見那人出語不俗，橫身勸解，請問足下只該兩個，願聞那漢曰：一個小旋風，柴進一個是鄆城縣押司宋公明，燕順暗笑，把投攪放下。宋江曰：你既說起這兩個，入我都認得你，在那里與他相會？那漢曰：三年前在柴大官人庄上，住了四個月，不曾見得宋公明，我如今要面不相識，動如參商，公明要他去尋他，宋江問曰：尋他何如？

值劉辟、龔都差人來請，玄德遂起軍，前赴汝南任札，招軍買馬。漸白、嶧、嶧，却說袁紹見玄德不回，大怒，欲起兵伐之。郭圖諫曰：不可，劉備乃疥癬之疾耳。曹操乃是勍敵，不可不先除也。劉表雖兵精糧足，不足為患。江東孫伯符威振三江，地連六郡，謀士有周瑜、張昭之輩，武將有程普、黃蓋之徒，積糧有五七年，甲兵有數十萬，可使人結好，共破曹操。南北相攻，唾手可得。紹從其論，即時脩書，遣陳震為使，來會孫策，合兵破曹操，還是何如？  
孫策怒斬于神仙 第五十七回  
先說孫策，自霸江東，兵精糧足。因建安四年冬，為襲取廬江後復數郡，破黃祖，敗劉勳，豫章太守華歆降後，聲勢大振。遂遣張懿前往許昌，上表表曰：  
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

那漢曰他親弟宋清交我寄家書去尋他宋江听了大喜曰我便是宋江那漢便拜曰幸得遇哥不爭爭以推過宋江便邀入裡面問曰家中近日沒甚事那漢曰小人姓石石勇原是大名府人氏異名叫做石將軍為因賭博打死人逃走在此大官庄上聽得哥大名因此特去投奔他却見四郎說哥在孔太公庄上寫家書與小人帶來如見哥可交作急回來宋江見說心中疑慮便把上梁山泊一事對石勇說了石勇曰哥既去那里入夥帶我同去宋江曰最好交酒保整酒食來石勇便去包裹內取出家書遞與宋江接看封皮又

建成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許都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遂躍馬臨陣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踴躍百軍心精意果各竟用命越渡重壘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烟下弓弩並發流天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漫鋒刃所截歟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出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郎韓晞以下二千餘級其赴水溺死者一萬餘口獲船大小七千餘艘財物如山積雖表未擒祖宿狡猾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狐注之虜成鬼行屍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効微勤謹表奏聞伏望天覽此表乃破黃祖始未不必重說曹操知孫策強盛乃嘆曰獅兒難與爭鋒也遂以曹仁女配孫策小弟孫匡由是結親留張紘在許昌孫策此時欲

沒平安二字宋江越疑折開看曰父親舊年五月因病身故停喪在家專等哥來家遷葬千萬莫悞宋清泣血奉書宋江讀罷大哭頓足捶胸道不孝逆子老父身亡不能盡子之道畜類何異宋江昏迷半晌方醒燕順石勇勸曰哥且勿煩惱宋江曰不是我薄情其實老父已死星夜趕歸奔喪兄弟們自上則個燕順勸曰哥太公既死到家不得見面寬心引我同去那時小弟却陪侍哥歸去奔喪未遲宋江曰我送你上山去時候了我多少日期我只寫一封書与你等去我今步行連夜趕回家燕順石勇留不住

為大司馬曹操不許策甚恨之常有襲許都之心吳郡太守許貢暗遣使上表與漢帝其表略云孫策驍勇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可以召還京邑彼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後患當速制之許貢使人渡江被把江守將所獲解與孫策策見表大怒遂請許貢說話貢之曰你送我于死地何也貢答曰貢無此意策出表示之貢無言可對策命武士絞殺之貢家小皆逃散有家客三人要與許貢報仇恨無其便孫策專好遊獵一日引軍會獵于丹徒之西山中趕起群鹿各爭趕射策騎五花馬急快飛走上山如登平地正趕之間道傍見三人持鎗帶弓立于竹篠之內策勒馬問之曰汝等何人答曰乃韓當軍士也在此射鹿策方舉轡而行一人拈鎗望策左腿便擗孫策大喝一聲急取所佩之劍就馬上砍去劍鋒忽墜止存劍靶在手中一人拈弓搭箭射中孫

宋江寫書交與燕順曰我封書去並無阻滯兄弟休怪孝情苦切詩別去了次日全縣都到燕順石勇接着脩說哥奔喪去了衆人都埋怨燕順不留石勇曰他聞父親沒了恨不得飛到家裡寫下一封書札在此我們去並無阻滯花榮秦明曰我們去去那里不容時別作道理九個好漢帶了人馬漸近梁山泊來只見水面上鑼鼓振響漫山遍野都掛彩旗水泊中掉出兩隻快船來船上坐個頭領林冲背後船上頭領乃吳劉唐各帶雙囉在船上喝曰汝等那里官軍敢來收捕我們花榮秦明答曰我們非是官軍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書札在此特

策面頰策就拔下面上箭取寶雕弓回射放箭之人應弦而倒二人舉鎗向孫策身上亂搗大叫曰我等是許貢家特來與王人報仇策別無器械馬上以弓打之二人死戰不退策身被十數鎗馬亦帶鎗正危急之中程普引數騎至將許貢家客三人砍爲肉泥看孫策時血流滿面被傷至重用刀割袍勒之救回其會養病靜軒有詩曰  
孫郎智勇冠江湄射獵雄心受困危許客三人能死戰殺身豫讓未爲奇  
尋華陀療理已往中原去了止有徒弟在吳命之治療敷貼藥餌醫者曰箭頭上帶藥毒已入骨可將息一百日勿得妄動若怒氣衝激其瘡難治孫策爲人平生性急恨不得三日無事將息到二十餘日忽聞許昌有人來策喚而問之來人曰操反懼怕王公長歎曰獅兒難與爭鋒策笑曰操帳下謀士還皆懼吾不來人曰惟有郭嘉不服王公

來相投入夥林冲曰既有宋公明書且到前面朱貴酒店先請書看再請廝會船上把紅旗一招盧善裡掉出一隻小船三個漁人上岸曰你們衆位跟我來衆人跟着漁人直到朱貴酒店裡都相見了分坐酒食請書札看了朱貴差人先齎書上山報知次日軍師吳用自來朱貴店裡迎接衆人相見了十數隻船來接吳用朱貴邀請九位上山望金沙灘來吳用領鼓衆來接與衆位相見直到聚義廳上講禮罷那時白勝越獄逃上山入夥當日兩行坐下共二十一位好漢中間焚起一爐香來各說了誓

策隨問曰嘉曾有何說話來人不敢言策怒欲殺之來人只得從實告曰郭嘉對曹丞相言說孫策不足懼也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安敢橫行中原說王公性急少謀乃匹夫之勇耳倘有一刺客起便爲強暴之鬼耳他日必死于小人之手策聞之大怒曰匹夫安敢料吾射吾者必操之謀也吾誓取許昌以迎漢帝不待瘡可便出議事張昭諫曰醫者令主公百日休動何故因一時之忿自輕千金之軀策曰匹夫料吾吾實難容取中原以彰英雄昭曰待主公瘡可而後議之未爲晚也正話間忽值袁紹使命陳震至言欲結爲外應南北攻曹共分天下策心甚喜于城樓上會集諸將管待陳震正飲酒之間忽見諸將互相偶語紛紛下樓策恠而問之左右答曰有于神仙吉令從樓下而過諸將皆往拜之策起身凭欄觀之見一道人身長八尺鬚髮倉白面似桃花身披飛雲鶴氅手執過頭藜杖

一刻英雄譜

五卷

茶席上稱讚宋公明清風山報究一事後說呂方郭盛比武說了一遍。筵會到晚方散。次日謀定坐席。衆讓坐席。因為花榮是秦明大舅。衆人推讓。花榮在林冲前不坐了。第五位秦明第六位劉唐坐了。第七位黃信第八位三阮之下便是燕順。王英。呂方。郭盛。鄭天壽。石勇。杜遷。宋萬。朱貴。白勝。共是二十一頭領。坐定宴罷。準敵官軍。宋江連夜歸到本鄉村口。張社長酒店暫歇。張社長見宋江容顏不樂。問曰：「宋押司。年不到家中。今日歸來。如何尊顏不樂？」宋江答曰：「老父沒了。如何不煩惱？」張社長笑曰：「你令尊和東村王太公。在我這裡吃酒。」

立干當道上。至孫策部下諸將。下至城中男女。皆伏道焚香而拜之。策大怒曰：「此妖人也。與吾擒來。」左右告曰：「此人寓居東方。往來吳會。有道院在城外。每夜靜坐。日則焚香講道。普施符水。救人疾病。無有不驗。當世呼爲神仙。乃江東之福神也。當致敬之。」策怒曰：「汝等敢違吾令。便欲掣劍左右不得已。走下樓去。」推吉上樓。策叱之曰：「狂夫。怎敢煽惑人心耶？」于吉答曰：「貧道瑯琊宮崇詣闕上師。順帝時曾入山中採藥。得神書于曲陽泉水上。皆白素朱書。號曰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皆治人疾病方術。名之曰禁咒科。貧道得之。惟務代天宣化。普救萬人。未曾取毫厘之物。安得煽惑明公之軍心？」策曰：「汝輩不取于我。飲食衣服。從何而得？」汝即黃巾賊張角之徒。今不誅。必爲國患。此左右斬之。」張昭諫曰：「干道人在江東數十年。並無過失。不可殺之。恐失民望。」策曰：「此等山野村夫。吾試寶劍。何異屠狗猪耳。」衆官皆諫。策恨未消命。枷鎖下獄囚之。衆官皆散。各令妻女人宮。告吳國太夫人。夫人喚孫策入後堂。言曰：「我聞你將干先生。下于縲紲。此人多曾助軍招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乃妖妄之人。能以妖術惑衆之心。遂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皆下樓拜之。掌府者呵禁不能止。此等人與張角無異。不可不除也。」吳夫人再三勸之。策曰：「願母親勿聽女流之言。兒自有區處。」策出急喚獄吏。取于吉出獄來。獄吏皆敬仰。在牢中盡去枷鎖事之。如父母策使人看之。旋帶枷鎖而出。策大怒。盡殺獄吏。仍將于吉扭手下牢。張昭等數十人。連名作狀。乞保于吉。策曰：「汝諸人皆讀書君子。何不達禮。昔日南陽張津。爲漢交州刺史。捨刑聖典。訓廢漢家律。常着絳帽。裹頭鼓瑟。焚香讀邪俗道之書。自稱以助出軍之威。後被南夷所殺。此等甚是無益。諸君何不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使費紙筆也。吾必

去。如何說這話？」宋江曰：「宋清連書來。寫說父親舊年五月死了。我歸奔喪。別了社長。奔歸庄。客見了宋江。都來恭拜。宋江曰：「我父親平安。如何庄客曰：「太公像和東村王社長吃酒。回睡。宋江聽了。入堂來。宋清迎着便拜。宋江見弟。便罵宋清。忤逆畜生。父親在堂。如何寫書弄我。宋清恰待分說。太公出來。說曰：「不干四郎之事。是我每日思你。因此交宋清。鳥說我沒了。你便歸來。得快。我又聽得入說白虎山有強人。又怕你被人攔掠。落草。做個不忠不孝之人。却是柴大官人教叫石勇寄書來。與你休埋怨他。宋江聽罷。拜曰：「父親官事如何？」太公曰：「

耳。衆官皆諫。策恨未消命。枷鎖下獄囚之。衆官皆散。各令妻女人宮。告吳國太夫人。夫人喚孫策入後堂。言曰：「我聞你將干先生。下于縲紲。此人多曾助軍招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乃妖妄之人。能以妖術惑衆之心。遂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皆下樓拜之。掌府者呵禁不能止。此等人與張角無異。不可不除也。」吳夫人再三勸之。策曰：「願母親勿聽女流之言。兒自有區處。」策出急喚獄吏。取于吉出獄來。獄吏皆敬仰。在牢中盡去枷鎖事之。如父母策使人看之。旋帶枷鎖而出。策大怒。盡殺獄吏。仍將于吉扭手下牢。張昭等數十人。連名作狀。乞保于吉。策曰：「汝諸人皆讀書君子。何不達禮。昔日南陽張津。爲漢交州刺史。捨刑聖典。訓廢漢家律。常着絳帽。裹頭鼓瑟。焚香讀邪俗道之書。自稱以助出軍之威。後被南夷所殺。此等甚是無益。諸君何不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使費紙筆也。吾必

一刻英雄譜

五卷

三二

多待朱全雷橫之力向後不來勾  
 擾近聞朝廷再立皇太子已降下  
 一道赦書凡有民間犯大罪盡減  
 一等宋江又問朱雷二都頭魯來  
 庄上麼宋清曰朱全差東京去雷  
 橫不知差往那里去如今縣裡却  
 是新添兩個姓趙的勾攝公事宋  
 太公曰我兒遠路風塵且去將息  
 一更時分只聽得前後門發喊起  
 來看時四下都是火把圍住庄所  
 叫曰休得走了宋江太公聽了連  
 聲叫苦須交水泊岸上聚集好漢  
 英雄開市叢中來顯忠肝義胆天  
 匡有分皆相會地殺同心盡協同  
 且聽下回分解

斬之呂範進曰某素知干先生能祈雨方天旱令祈雨賠  
 罪策曰我且看此妖人何如衆皆保之獄中取出令求其  
 雨于吉即更衣辭衆曰吾求三尺雨以救萬民吾終不免  
 一死諸將曰若有靈驗王公必敬于吉曰數至此恐不能  
 逃之于吉取繩自縛曝于日中策使人曰若午時無雨即  
 焚死于此處先令人搬運乾柴堆積于市忽然狂風就起  
 百姓看者何止數萬人填塞通衢孫策于城樓上望之風  
 起處西北雲生頃然天心陰霧四下漸合候吏報曰午時  
 三刻策曰空有陰雲而無甘雨正是妖人也叱左右將干  
 吉扛上柴棚四下舉火焰隨風起忽有黑烟一道冲上空  
 中一聲响唬雷電齊發空中大雨如注頃刻之間街市成  
 河溪澗皆滿從午下至未時雨有三尺于吉仰臥于柴棚  
 上大唱一聲雲收雨住復見太陽衆官親自將于吉扶下  
 柴棚解去縛索便請孫策禮之策乘轎至通衢見衆官皆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揭揚

嶺宋江逢李俊第三十三回  
 上臨之以天鑒下察之以地祇  
 明有王法相繼暗有鬼神相隨  
 忠直可存于心喜怒戒之在氣  
 為不節而亡家因不廉而失位  
 勸君自鑒平生可嘆可羨可異  
 却說宋太公上牆頭看時只見火  
 把叢中約有一百餘人當面兩人  
 就是鄆城縣新泰的都頭一個趙  
 能一個趙得叫曰宋太公你若曉  
 事的便把兒子敲出若是隱藏和  
 你與兒子一發捉去宋太公曰宋  
 江幾時回來能曰有人在村口見  
 他歸來如何賴得過宋江梯邊對  
 父親說曰孩兒挺身出去已經赦  
 宥必當減罪不如出官免得受氣

羅拜于水中不顧衣服策大怒曰雨乃天地之定數妖人  
 偶遇其便吾手下之人皆心腹之士此為禍之端也掣寶  
 劍令左右斬之衆官力諫策曰汝等皆欲隨從于吉造反  
 耶衆皆默然急叱手下武士一刀斬頭頭落地時只見一  
 道青氣投東北去了策怒將于吉屍首號令于市以正妖  
 妄之罪是夜風雨交作及曉不見于吉屍首遂報與孫策  
 策怒欲殺守屍軍士忽見堂前陰雲中于吉促步而來策  
 取劍斬之忽然昏倒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孫權領衆據江東 第五十八回

孫策見于吉于戶內來掣劍欲砍于吉策自倒于地衆人  
 救入卧房昏迷不省母吳夫人來視疾須臾甦醒說于吉  
 之事母曰吾兒屈殺神仙以致招禍策笑曰吾自十六七  
 跟父出征殺人如麻賢愚不知多少何曾有為禍之理今  
 殺妖人以絕大禍何足懼哉母曰因汝不信以致如此可

宋太公哭曰是我苦了孩兒宋江曰父親你煩惱官司見了便斷配他州也須有程限日後回來伏侍父親宋太公曰既是我兒肯去我自來上下使用宋江便上梯去叫曰你們不要鬧且請二位都頭進敝庄一同見官趙能曰你休使見識賺我入庄宋江曰我如何連累父親兄弟便下梯來開門叫兩個公差到堂上坐下致酒相待取銀兩送都頭次早趙能趙得押解宋江到縣時文斌見了大喜責令宋江供招知縣看罷且交收禁監候滿縣人誰不愛惜宋江且聞婆惜又沒苦主都來相公處說方便知縣心裡也有八分愛惜宋太公使

作好事以禳之策曰吾命在天妖人豈能為禍耶母親勸之不省自今左右暗脩善事以保之是夜二更策臥于房內忽然陰雲驟起將燈滅而復明燈影之下見于吉立于床前策倚床頭仗劍擲之鏗然有聲策大喝曰吾平生誓誅妖妄以靖天下汝為妖鬼何敢近吾言訖于吉忽然不見其母聞之轉生煩惱策乃扶病強行以寬母心母見孫策日漸黃瘦轉求脩設齋醮以禳之策聞知乃見母曰兒自幼從父縱橫四方未嘗見父敬信鬼神母親何故語佞以事之母曰非也凡人生天地之間誰不有死但分清濁耳稟其清者英魂不散升天為神稟其濁者幽魂不散入地為鬼聖人尚云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又云禱爾于上下神祇鬼神之事不可不信汝屈壞神仙豈無報應吾已令人設醮於郡之玉清觀內汝可親往謝罪自然安矣策不敢違母之命遂上轎至觀道士出迎策心不喜勉強入

錢疊成文案解上濟州申解情由赦前恩宥減罪擬將宋江杖二十刺配江州帶上行枷差兩個防送領了公文監押宋江到衙前太公宋清都在等候致酒管待公人管發與他宋江拴了包裹宋太公叮囑兒可小心前去盤費時常寄來此去梁山泊過倘奪你入夥不可依隨被人恥罵牢記在心宋江垂淚拜辭分付弟曰父母年老我不能盡子之道你早晚侍奉宋清公人因他是個好漢路上只是伏侍宋江一日到晚投店安歇宋江對公人曰我們此去云過梁山泊過山寨上若聞我名怕他下山奪

觀內道士請策焚香而下拜忽香爐中烟起不散結成華蓋華蓋上立于吉策思之急離殿宇下廊廡行不到數步又見于吉立于面前策掣從人所佩劍擲之一人中劍而倒眾人視之乃前日下手殺于吉者劍入于腦七竅內迸流鮮血而死策教扛出葬之比及出觀于吉又當于觀門之前眾皆不見惟策見之策曰此即妖人之所也坐于觀前隨喚武士五百人拆毀其觀武士上屋揭瓦皆墜于地策獨見屋上立着于吉用手推之策轉怒令武士一齊放火燒燬觀宇火光中見于吉飛瓦擲之策急歸府又見于吉在府前策乃不歸府點起三萬軍馬于城外屯扎野寨夜宿中軍帳今武士各執長戈大斧遶帳而立是夜獨見于吉披髮而來策于帳前叱喝至曉如狂似痴次日急歸城內又城門之上見于吉策不顧而歸府母親見從者盡曰其事哭泣不已策是夜見于吉數十番眼不能合比及



我明日只揀小路去。公人曰：押司不說我們如何得知。次日公人和宋江離店，只送小路去三十里。望見山坡下人來，宋江看見劉唐領兵來殺兩個公人。宋江叫曰：兄弟不要不要，劉唐住了刀。宋江曰：你殺公人何意？劉唐答曰：奉山寨哥將令打聽得哥，被官司捉去，要來劫牢，却知哥，斷配江州。只怕路上行錯大小頭領，分四路等候迎接哥。上山這公人不殺如何？宋江曰：弟兄到要陷我不忠不孝之地，我自不如死了，把刀自刎。劉唐忙奪刀相勸，宋江曰：容我去江州聽候，限滿回來。那時相會。劉唐曰：不敢主張，前面軍師吳學究

天明母至，見策極其瘦弱。母曰：兒形容全換矣。策教取鏡照之，見其形容，自覺失驚。回顧左右曰：面色如此，何能復建功立事乎？忽見于吉立于鏡中，策撲鏡大叫一聲：妖人！金瘡迸裂，昏絕於地。母令扶入卧房，須臾策醒，見金倉粉碎，乃自歎曰：吾不能復生矣。隨即請張昭等諸將皆入策，囑付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汝等善相吾弟，乃取印綬，喚弟孫權來卧榻邊曰：若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汝宜想父兄剝業之艱，難勿輕易也。權拜受印綬，策語母曰：不孝男，天命已盡，不能奉慈母。今將印綬付兄弟，望母朝夕訓之。父兄舊人，慎勿輕忘。母乃痛哭曰：恐汝弟年幼，不能立事，當復如何？策曰：吾弟勝我十倍，江東必然無事。但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周瑜。恨周瑜不在左右，不得囑付也。又喚

同花宗那里專容小弟請來商量。量嘆囉去，只見吳用、花榮二人飛馬來到，與宋江叙禮。花榮曰：如何不打開枷？宋江曰：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吳學究笑曰：我不留兄長在寨，晁頭自有話商議。山寨少氣，便送登程。宋江見允來到岸邊，衆頭領都來接到聚義廳。上相見晁蓋，謝曰：自從鄆城縣救了我性命，弟兄到此，無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薦，諸位豪傑上山，光輝草寨，恩報無門。宋江答曰：日前奉教上山，拜探兄長，偶遇石勇寄家書，着我回家事，發今配江州。蒙兄呼喚，不敢不至。既見尊顏，奈我限期相逼，不敢久住，只此告辭。晁

諸弟曰：吾死之後，汝等可聽孫權所使宗族中有生異心者，衆皆斬之，骨肉為逆，不得入祖墳遷葬。喚妻喬氏曰：吾與汝不幸中途相分，早晚汝妹入見，可囑付教周郎說知。在意輔佐吾弟，休負我平生升堂拜母通家之義也。策又回顧文武曰：汝等善事吾弟，各全忠義之名。再語孫權曰：汝若負功臣，吾陰魂他日于九泉之下，必不相見。言囑已訖而亡。年二十六歲。史官有詩贊曰：

獨占東南角，人稱小霸王。運籌如虎踞，決策似鷹揚。威鎮三江靜，名聞四海香。臨終遺大事，應是識周郎。

曾子固詩曰：

兵跨三江敢戰爭，民連六郡喜安寧。光輝寒日金盔重，血染秋波寶劍腥。眼濶尚嫌天地小，心高不信鬼神靈。誤誅于吉渾閑事，只恨東南落將星。

又題誅于吉詩曰：

蓋曰請少坐衆頭目都來參拜宋  
 江依次把盞酒至教巡宋江起身  
 謝曰足見弟兄相愛之情宋江乃  
 是有罪囚人不敢久停以此告別  
 晁蓋曰既是賢兄不肯害兩個公  
 人多與金銀回去只說梁山泊搶  
 去了不見得罪於他宋江曰念宋  
 江有老父在堂如何敢違教訓不  
 肯放宋江下山情願就死淚如雨  
 下失倒在地晁蓋寺扶起曰既是  
 兄長堅心要往江州今日且請寬  
 心明日早送下山次早宋江堅心  
 要行吳學究曰我有個相識見在  
 江州充做兩院押牢節級姓戴名  
 宗本處人稱為戴院長他有道術  
 一日能行八百里稱他做神行太

來往東吳數十年蓋知千古是神仙英雄不信虛無事  
 覽鏡猶然氣滿天  
 孫策既亡權哭倒于床前張昭曰此非將軍哭泣之時也  
 且周公立法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方今天下  
 未定姦寇競起奸雄角逐豺狼滿道只管哀戚而廢大事  
 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張昭言罷乃令孫靜理  
 會喪儀之事即改易孫權之服扶之升帳令之理論軍國  
 大事權生得方顯大口碧眼紫髯按昔有漢使劉琬入吳  
 孫氏兄弟雖各才氣秀達然皆祿祚不終惟孫仲謀形貌  
 可俾骨體非常有大貴之表又享高壽衆皆不能及也  
 時權已掌江東大事尚恍惚未安人報中護軍周瑜自己  
 提兵回吳權曰公瑾已回我無憂矣周瑜守禦巴丘聽知  
 孫策中箭因此回來將至吳郡聽得策亡星夜來奔喪哭  
 拜于靈柩之前吳夫人出以遺囑之言盡告周瑜瑜曰瑜  
 豈敢當付托之重任哉吳夫人曰江東之事全仗公瑾願

保小生修下一封書與兄長去  
 到即投此入衆頭領安排筵宴送行  
 取出一盤金銀來送下山辭別宋  
 江和公人投江州去了行了半月之  
 上望見一座高嶺兩個公人說曰  
 過了這條揭陽嶺便是潯陽江到  
 江州却是水路宋江曰天色暄熱  
 趁早上嶺去三人奔上嶺來看見  
 嶺腳邊一酒店宋江同公人入店  
 坐下房內走出一個大漢怎生模  
 樣但見  
 赤色亂鬚亂撒紅絲虎眼睜員  
 揭嶺殺入魔鬼鄧都催命判官  
 那人曰客官打幾多酒宋江曰有  
 熟肉切二斤打一桶酒來那人曰  
 客入休怪我說我這嶺上買酒先

無忘伯符之言則孫權舉族荷戴矣周瑜拜伏于地曰敢  
 不効犬馬之力繼之以死乎權入拜謝瑜曰權不敢忘先  
 兄之言願明公訓誨瑜頓首曰願以肝腦塗地以報相知  
 之恩權曰今承父兄之基業將何策守之瑜曰方今英雄  
 並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須得高明遠見之士以佐將軍  
 江東自定也權曰亡兄有言內事委托張子布外事皆賴  
 公瑾為之瑜曰子布賢達之士將軍可以師傅之禮待之  
 瑜駑鈍不才恐負倚托之重願薦一人以輔將軍權問是  
 誰瑜曰此人胸懷韜略腹隱機謀生而喪父奉母至孝其  
 家極富大散資財以濟貧乏瑜為居巢長之時將數百人  
 經過因無糧食往求稍助其家有兩困穀米各三千斛見  
 瑜言即指一困與之平生好擊劍騎射寓居曲阿祖母亡  
 還葬東城友人劉子揚數次請往巢湖就鄭寶處此人未  
 去將軍可速召之乃臨淮東城人姓魯名肅字子敬權便

交錢方纔吃酒宋江便取出碎銀先交與他那人便打了一桶酒一盤牛肉盪熱將來篩做三碗正是飢渴之中三人各吃一碗只見兩個公人口角流涎望後便倒宋江起身曰你兩人怎的便醉不覺自己也昏倒了那人把宋江倒拖入去放在剝人櫬上又把兩個公人也拖入去把包裹解開都是金銀那人曰少刻夥家回來開剝却說嶺下三個入奔上嶺來那人認得問曰大哥那里去那大漢應曰我們特上嶺來接一個入不知在那里

是此入那人又問他因甚這里過大漢曰近日有個相識從濟州來說道鄆城宋押司斷配江州牢城我料他必定這里來因此在嶺下連日等候並不見來我今日同兄弟上嶺來望你一望這幾日買賣如何那入曰不瞞大哥說今日捉住三個行貨兩個公人一個罪人那漢失驚曰正是宋江那漢連忙問曰不曾動手那人答曰時火家回來開剝那漢便叫那人即取公文看了大驚大漢曰天使我今日上嶺來連忙叫討解藥灌救起我哥那人調了解藥灌將下去將宋江扛出坐了醒來那大漢交兩個兄弟扶住宋江納頭便拜宋江

教周瑜請之瑜奉命親往肅接着共坐肅問其故瑜以孫權相待之意曰之肅曰劉子揚曾召吾往巢湖吾欲就之瑜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吾主人孫將軍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諭承天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曆數終成帝業以協天心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騫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遂同周瑜來見孫權上其敬之與之談論終日不倦一日衆人皆散權留魯肅共飲同榻抵足而卧至夜半權問肅曰方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立桓文之政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答曰昔漢高祖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項羽也將軍何思得爲桓文乎肅切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

是此入那人又問他因甚這里過大漢曰近日有個相識從濟州來說道鄆城宋押司斷配江州牢城我料他必定這里來因此在嶺下連日等候並不見來我今日同兄弟上嶺來望你一望這幾日買賣如何那入曰不瞞大哥說今日捉住三個行貨兩個公人一個罪人那漢失驚曰正是宋江那漢連忙問曰不曾動手那人答曰時火家回來開剝那漢便叫那人即取公文看了大驚大漢曰天使我今日上嶺來連忙叫討解藥灌救起我哥那人調了解藥灌將下去將宋江扛出坐了醒來那大漢交兩個兄弟扶住宋江納頭便拜宋江

誠多事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守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肅曰古云人皆可爲堯舜但恐將軍不肯爲耳孫權乃披衣起謝曰深蒙教誨願共享富貴自此權大喜賜魯肅老母衣服幃帳居處受用昔時周瑜薦魯肅乃薦一人見孫權其人因漢末避亂江東治毛詩通尚書明左氏春秋事母至孝瑯琊南陽人也覆姓諸葛名瑾字子瑜權甚敬之拜爲上賓瑾勸權勿通袁紹且順曹操然後圖之權聽諸葛瑾之言遣陳震以回書絕之曹操知孫策已死計議起兵下江南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而伐之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仇弃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從其言即封孫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就委張紘爲會稽郡尉賞印往江東孫權大喜又得張紘回吳令與張昭同理政事既領會稽缺人管

一 亥 亥 亥 亥

五 卷

四

問曰是誰只見賣酒的下拜宋江  
 答曰兩位大哥請起動問二位  
 高姓大漢曰小弟姓李名俊廬州  
 人氏在楊子江私商為生能識水  
 性入都呼小弟做混江龍李俊這  
 個賣酒的揭陽嶺人盡呼做催命  
 判官李立這兩兄弟乃是此間潯  
 陽江邊人專販私鹽投李俊安身  
 一個叫做洞蛟童威一個叫做  
 翻江龍童猛兩人拜在地下宋江  
 問曰如何却知我姓名李俊曰小  
 弟有個相識近日濟州回來說哥  
 哥大名發配江州必沒這里經過  
 小弟連日在嶺下等待今日天幸  
 使令李俊上嶺來歇遇見李立說  
 起小弟慌忙討公文看了知是哥

哥何不在此停要幾日休上江州  
 受苦宋江曰梁山泊苦留不肯此  
 間如何住得李俊曰哥、義士必  
 不肯胡行你快救起那兩個公人  
 李立把解藥救了公人起來當晚  
 致酒管待眾人次日宋江相別下  
 山和李俊童威童猛來到李俊家  
 大設筵席結拜為兄次日宋江要  
 行李李俊苦留不住宋江帶上行枷  
 辭別李俊引路望江州去三個行  
 了半日去到揭陽鎮只見一夥人  
 圍住看宋江也分開人叢扶人去  
 看時却是一個使鎗棒賣膏藥的  
 宋江見他使一回鎗棒又使一回  
 拳宋江喝采那人拿起盤子來曰  
 小人遠方來的投費地雖無過人

事張紘乃薦一人是合肥長此人居上盧冥郡人姓顧名  
 雍字元愷乃漢中郎將蔡伯皆徒弟其人少言語不飲酒  
 嚴厲正大權以雍為丞行太守事自孫權威震江東乃深  
 得民心却說陳震回見表紹說孫策已亡孫權領眾曹操  
 封為討虜將軍結為外應矣表紹大怒遂起冀青幽并等  
 處人馬五十餘萬復來取許昌戰曹操未知勝負如何

曹操官渡戰袁紹 第五十九回

袁紹起兵五十餘萬官渡進發夏侯惇發書告急曹操  
 引文武等官盡數起兵得七萬人投官渡來迎敵留荀彧  
 守許都先說表紹兵臨發田豐又上言曰各宜守候以待  
 天時若妄興兵必有大禍逢紀諳曰王公與仁義之師田  
 豐出不利之言紹欲斬之眾官告免遂枷杻送獄恨曰待  
 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催軍進發旌旗遍野刀劍如林行  
 至陽武陽武古地名今屬開封府下寨沮授諫曰北軍雖眾而勇猛不

及南軍南軍雖精而糧草不如北軍南軍無糧利在急戰  
 北軍有靠且宜緩守若能曠以日月則南軍不戰自敗矣  
 紹怒曰田豐慢我軍心吾已囚之回日必斬汝又敢如此  
 也叱左右鎖禁軍中待吾破曹之後與田豐一體問罪紹  
 前後大軍七十五萬東西南北週迴安營連絡九十餘里  
 細作探知虛實報來官渡操軍新到聞之皆懼曹操與謀  
 士商議荀攸曰北軍雖多不足懼也吾南軍皆精銳之士  
 無不以一當十但利在急戰若遷延日月糧食不敷軍必  
 散矣操曰此言正合吾機傳令點將校搥旗鼓噪而進北  
 軍分一半來迎兩陣相會排成陣勢殺氣冲天征塵蔽日  
 北軍中審配教撥弩手一萬人伏于兩翼旁箭手馬軍五  
 千伏于門旗內約定砲響齊發北軍中畫鼓三通表紹金  
 盔金甲錦袍玉帶立馬陣前兩腋下大將張郃高覽韓猛  
 淳于瓊等旌旗節鉞甚是嚴整大叫請曹操打話南軍內

本事全靠恩官作成，如要膏藥，當下取贖，如不用效，藥煩賜銀子，銅錢發，休交空過。盤子那教頭掠了二遭，沒一個出錢與他。宋江見他惶恐，便交公人取出銀五錢，叫曰：「教頭，我是個犯罪之人，与你銀五錢，叔表收下，後人有詩為証。」

壯士當場展藝能，虎馳熊撲實堪驚。人逢喜事精神爽，花過陽春發育榮。江上不來生李俊，牢城難免宋公明。誰知頭沛存七際，翻使洪濤從巨鯨。

却說那教頭接了謝曰：「揭陽鎮沒一個好漢，堪舉咱家。難得這位恩官，又是為事經過，何以克當廟求恩官高姓大名？」宋江答曰：「輕微薄

門旗開處，曹操出馬，左右擺列許褚、張遼、徐晃、李典、于禁、樂進、諸將，各持兵器，勒馬聽候。曹操以鞭指，曰：「吾于天子之前，請奏汝為大將軍，總督山後諸郡。何故數欲反亂耶？」紹怒曰：「汝託名漢相，實為漢賊，罪惡彌天，甚如王莽、董卓，尚敢誣人造反耶？」操曰：「吾今奉詔討汝，紹曰：「吾奉衣帶詔討奸賊，操怒使張遼出馬，張卻來迎。二將于陣前，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負。曹操暗暗稱奇，許褚奮怒，揮刀縱馬，直出高覽、挺鎗來迎。四員將未見輸贏，曹操陣內，夏侯惇、曹洪各引一千軍，兩肋齊攻，衝北軍陣。審配在將臺上看見曹軍來衝陣，叫放起號砲，兩下弩箭齊發。中軍內弓箭手，齊擁出前面亂射。曹軍如何抵擋，望南急走。袁紹驅兵掩殺，曹軍大敗，盡退官渡去訖。表紹移軍，逼近官渡下寨。審配言曰：「可撥兵十萬去守官渡，就曹操寨前築起土山，令軍人下視寨中放箭，操必弃此而去。若得此隘口，許昌

札何須致謝，小人姓宋名江，正說之間，只見人群中有一大漢，搶近前大唱曰：「甚麼囚徒，敢來滅了揭陽鎮上威風，這廝那里學鎗法來，這里逞強，俺已都分付了，衆人不要打發他，你如何敢來出卷，把銀賣發他，當下衆人看那大漢，生得怎般模樣，但見：

花蓋勝雙龍，捧頭錦包肚。二鬼爭環，海陽岸英雄豪傑，但到處便沒遮攔。

那大漢說罷，提起隻拳，劈臉望宋江打來。宋江躲過，那大漢又趕入一步來。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對，只見那使鎗棒的教頭，趕將來，一手揪住大漢頭中，一手提住腰膀，只

可得矣。紹從之于各寨內，選調有力軍人，用鉄鉞土擔，齊來曹操寨邊，壘土成山，原來官渡寨柵，如城一般，周圍築三十餘里，廣闊傍有河，後有山，為之險要，因此難行。曹操見袁軍壘土山，張遼、許褚等皆要出城衝突，被審配弓弩手當任，咽喉要路，不能前進。十日之內，築成土山五十座，上立高檣，分撥一半弓弩手，于其上亂箭射之。曹軍大懼，皆頂牌遮箭，守禦。一聲梆子響處，矢下如雨，皆蒙楯伏地。寨中亂竄，寨外北軍吶喊而笑。曹操見軍慌亂，請謀士求計。劉曄進曰：「可作發石車以破之。」操令曄進模樣，連夜造發石車數百乘，分布營牆內，正對土山上雲梯，候弓箭手皆上放箭。營內一齊拽動石車，車上勢大砲石飛空，亂打雲梯，打中雲梯，人皆無躲避處。弓箭手死者無數。北軍皆號其車為霹靂車，田是北軍不敢登高窺望。審配又獻一計，令軍人用鉄鉞暗打地道，直透曹營內，號為掘子軍營。

二刻英雄譜

五卷

四三

一文灑翻在地。那大漢却待掙扎起來。又被教頭一脚踢翻了。兩個公人見教頭贏了。大漢又恐怕打死他。只得勸住教頭。大漢扒將起來。也不做聲。一直去了。宋江且請問教頭高姓大名。教頭答曰。小人是河南洛陽人氏。姓薛名永。祖父是老种。徑畧相公帳前軍官子孫。慣使鎗棒。賣膏藥度日。江湖上呼

小人做病大虫。久聞大名。正要拜識尊顏。不期在此得會。今日與兄長同到酒店去吃酒。只見店家說曰。却得和你厮打的大漢分付了。若是賣酒你吃。把我這店打得粉碎。不留一此。這人是揭陽鎮上一霸。誰敢不德。二人聽罷。只得退出

店來。薛永曰。暫且分別。小弟一二日間也來江州與兄相會。宋江又取銀數兩與薛永二人相別。宋江和公人去到客店。正要去投宿。客店都曰。小郎分付了。不敢接受。宋江見不是話頭。拽開脚步。望大路上便走。看天色晚了。只見遠處小路上。隱隱射出燈光。宋江曰。那燈火明處。必有人家。且借宿一夜。明日又作道理。三個人當時落路來。行二里。是座大庄院。宋江到院前。敲門。庄客開門。宋江曰。小人是犯罪的人。配送江州。今日錯過宿頭。欲求貴庄借宿一夜。明早便行。庄客曰。尋我去報知太公。太公分付庄客來接。宋江和公人到草堂上。

中望見山後。又掘土坑。操○審判二人却是對子。又問于劉曄。曄曰。此是北軍。明不能攻取。其暗掘伏道。必透營而入。操曰。何以禦之。曄曰。遶營內可掘長塹。伏道無用也。操連夜差軍掘塹。伏道到。斬。邊果不能入。空費了多軍力。操守官渡。自八月起。至九月終。紹軍不退。我軍馬疲乏。糧草缺少。欲弃官渡。還許。目持疑未決。乃作書遣人來許都求計。時荀彧得書。復以書云。

奉承尊命。使決進退之疑。愚意論袁紹悉將其眾。聚于官渡。欲與明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但紹乃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伏。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實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

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區區拙見。盡竭忠誠。惟明公裁察焉。

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各効勇力守之。紹軍約退二十餘里。操遣將出營巡哨。有徐晃部將史渙。獲得北軍。問其動靜。答曰。早晚大將韓猛運糧至軍前。接濟。先令我等探路。徐晃捉其人見曹操。言運糧事。荀攸曰。韓猛倚仗匹夫之勇。卒見輕敵。若遣一人引輕騎數千。半路擊之。可斷其糧。紹軍自亂。操曰。誰可往之。攸曰。只徐晃足可敵也。操差徐晃。即帶史渙并火具先出。後使張遼許褚救應。六千兵分兩隊行。當夜韓猛押糧車數千輛。來奔紹寨。正走之間。山峪內徐晃史渙三千軍出截。韓猛飛馬來戰。徐晃兩騎總交史渙殺散。人夫放火燒糧車。韓猛抵敵不住。撥回馬走。徐晃催軍燒盡輜重。袁紹軍望見西北上火起。敗軍報來。有人劫了糧草。紹急遣張郃高覽去截大路。徐晃燒了糧

相見即安排酒飯相待食畢領去房裡安歇公人曰這里又無外人除了行枷自在睡一夜宋江去房外淨手看星光滿天進房裡去睡聽見在裡有人點火出去打麥場上照着宋江在門縫裡見是木公引着庄客把火到處照過宋江對公人曰這太公和我家父一般件件都要自來照管不肯放過正說間忽聽得外面有人叫開庄門放入五六個人來為頭的手拿朴刀沒人都拿棍棒火把冲入宋江看時提朴刀是楊陽鎮上要打我的大漢又聽得太公問曰小郎你和他甚人厮打今日晚了這等忙哩那大漢曰哥在家麼我要與他商

回正撞見張卻高寬人馬攔住却欲交鋒背後張遼許褚二將領一枝生力軍殺來徐晃見救兵到遂棄勢兩下夾攻殺散北軍四將合兵一處回到官渡營中曹操大喜賞勞了當分出一軍于寨外結營為犄角之勢却說袁紹敗兵救得些小糧食還營紹大怒欲斬韓猛衆官告免打為小軍審配曰糧食乃軍家之重事不可不用心烏巢乃屯糧草之處鳥巢今雍州有必慎得重兵守之袁紹曰吾籌策已定汝可回鄴都監督糧斛休教軍士缺乏汝便速往審配曰軍機至重不可忽也紹曰吾行兵二十年非不能也汝當蕭何之重任亦非小可休教吾費心審配辭去袁紹遣大將淳于瓊部領督將睦元進騎督韓子高呂威黃趙敵等引二萬軍守烏巢屯糧之所淳于瓊字仲簡平生好酒性剛軍士多畏之自至烏巢以為閑穩之地終日與諸將聚飲却說曹操軍糧將盡急發使往許昌教荀彧任

量一件緊關事太公曰你哥醉睡去了有事明日來說大漢曰今日鎮上一個使鎗棒賣藥漢子不先來見我弟兄便去鎮上使鎗棒賣藥被我分付鎮上不要與他賞錢不知那里一個囚徒來把五錢銀賞他滅俺揭陽鎮上威風我正要打那囚徒恨那賣藥的揪翻我反把我打我已交人分付各酒店不許安歇這囚徒我拿了那賣藥的吊在家裡了今趕這囚徒不着前面又沒客店只不知投那里去了我如今叫哥起來同去找他來打方雪此恨太公曰他有銀子賞那人于你甚事你快依我說休交你哥知道免太公曰去害人性命你

峻措辦星夜解赴軍前接濟使命出寨行不三十里被北軍抄掠捉見謀士許攸攸字子遠是南陽人也為人多傲酷嗜財帛少時曾與曹操為友此時攸在紹處為謀士逕敢操書來見袁紹紹問有何事攸曰曹操所起軍馬盡屯官渡與我軍相拒許昌前許昌可無疑必是空虛若分輕軍星夜掩襲許昌而許昌可拔也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可擒也如其未清首尾相攻必破之矣今操糧食已盡正可乘時兩路擊之紹曰曹操詭計極多此書乃誘敵之謀也紹不聽攸回首言曰今若不取必為虜矣正勸紹舉兵之際忽有人自鄴郡來呈上審配書先說運糧事後盡皆言許攸在冀州時取受民間財濫令子姪董多科稅糧人已盡皆收入獄中鞫問俱已招認明白紹大怒曰濫行匹夫尚有面目于吾前獻計策也汝與曹阿瞞有舊想是受他金帛與他行計唆賺吾軍耶本欲便斬汝首反道吾不能容物權且寄

也。積此陰德，不可胡亂行事。那大漢不顧太公說，逕入庄內去了。太公隨後也趕入去。宋江聽知，對公人說：「這事怎了？却又撞在他家投宿，倘或這廝得知，必來害了我。三人性命，不如快走。」公人曰：「說得是。」宋江曰：「我們撥開屋後壁子出去。」公人挑起包裹，宋江自提行枷，三人趁屋月之下，望林子深處，只顧走。行不到十里，只見前面滿目蘆花，一派大江，正是來到潯陽江邊。聽得背後一夥人趕來，大叫：「配軍休走！」宋江三人大驚，只待躲。在蘆葦叢中，望見後面火把漸近。宋江仰天嘆曰：「早知如此，受了苦楚，只在梁山泊上也罷。」口在急

危之際，只見蘆葦中搖隻船來，宋江見了，大叫曰：「稍公，稍公，背後有人打劫我，快把船來渡我。」多與你銀子，那稍公聽見，把船放到岸邊。三個連忙跳上船去，便開了船。那稍公聽得包裹落船，有响聲，心中大喜，把櫂一搖，在江心岸上，那夥趕來的人趕到灘頭，大漢叫曰：「稍公，快搖船來渡我去。」宋江伏在船艙裡，說曰：「却不要，我們多把銀子相謝你。」稍公不應，把船望上搖去。岸上這夥人喝曰：「你那稍公，不搖船來交你，都死。」稍公冷笑，應曰：「老爺叫做張稍公，你不要欺我。」岸上那個長漢曰：「原來是張大哥，我弟兄只要捉這囚徒，那稍公

頭在項，叱一聲令退。許攸仰天歎曰：「忠言逆耳，賢子不納。吾子姪已遭審配之害，吾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欲拔劍自刎，左右奪劍而勸曰：『王何自死耶？』袁紹非治世之人，不納直言，久後必為曹操所擒耳。王與曹公有舊，何不弃暗投明，以避袁紹殺身之患？」只這兩句言語，點醒許攸來投曹操。單主表紹合休，有胡曾詩曰：

本初屈指定中華，官渡相持勒虎牙。若使許攸財用足，山河曾得屬曹家。

曹操烏巢燒糧草 第六十回

許攸被左右點醒，引數個從人步行出營，迎接曹操伏路。軍人拏住攸，叱之曰：「我是曹丞相故友，快去報覆。」言南陽許攸來到，軍士慌報入大寨。操方解衣歇息，听得帳前報許攸私奔到寨，操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之。遙見許攸，撫手大笑曰：「子遠，遠來吾事濟矣。」就轅門大笑，扶攸入帳。

敘舊情，先拜于地，慌扶起曰：「公乃漢相也，吾乃布衣，公何謙遜如此？」操笑曰：「子遠是操故友，豈敢以名爵相上下乎？」攸曰：「某有眼如盲，屈身袁紹，言不聽計，不從今特弃之來見故人，丞相無疑焉。」操曰：「吾素知公信義之士，有何所疑？」願聞子遠教紹之計。攸曰：「吾教袁紹差撥輕騎乘虛襲許都首尾，相攻操大驚曰：『若袁紹從子遠之言，吾等皆死無葬身之地矣。』操遂下拜曰：『表紹勢大莫當，願教我破紹之策。』攸曰：『丞相軍糧尚有幾何？』操曰：『可支一年。』攸曰：『非也。操曰：『有半年耳。』攸正色起曰：『吾正心相待，汝何相欺也？』趨步出帳前，操請任曰：『子遠勿嗔，尚容實說。』運至軍中，糧斛可支三月。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兵不厭詐，尚容中露。』遂附耳低言曰：『寨中止有此月之糧，依應聲曰：『休得如此輕誑。』汝糧盡絕，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取出操與荀彧之書，以示之曰：『親書何人作也？』操失



一頭搖擗一面說曰我這幾日接得這個主顧却遠與你接去宋江在船艙裡悄悄和公人說也難得這個稍公放了我們性命不要忘了他恩德只見稍公搖擗口裡唱湖州歌

老爺生長在江邊不怕官司不怕天昨夜華光來趁我面前放下一金磚

宋江聽了只說是唱的是唱的只見那稍公放下擗曰你這三個平日最會詐害做私商的人今夜却撞在老爺手裡你三個要吃板刀麵要吃餛飩宋江曰家長休要取笑怎的與做板刀麵怎的是餛飩稍公睜眼曰老爺一句都是實和你要

不成若還要吃板刀麵俺有一把滾風利刀不消三刀刮你們下水去若要吃餛飩你三個脫了衣裳自己跳下江裡去死宋江聽罷扯定兩個公人曰正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從離虎口又入狼窩事已到此怎生奈何稍公唱曰老爺喚做有名的狗臉三個好商量快回我話不要延遲宋江曰我們也是沒奈何犯罪的人可憐見饒我三個性命把包裏金銀盡數與你那稍公便去捏板底不摸出板刀唱曰你三個要忘的宋江仰天嘆曰為我犯下罪責連累你兩個公人言罷和公人抱哭恰要跳水只見江面上一隻快船到面前唱曰

驚問曰何處得之攸以獲使說之操執手曰子遠想舊交之情願賜教誨攸曰丞相孤軍而抗強敵不求急勝之方此取死之道也攸有一策不過三日使袁紹百萬之眾不戰而自回也擒紹父子宜在今日丞相還肯聽之乎操大悅虛心所受求計于攸攸曰袁紹軍糧輜重盡積在故而烏巢離袁紹營北四十里今換淳于瓊為將軍殺使監之瓊嗜酒無備之人公選精兵詐作袁軍問之則曰吾將奇也差使來護糧到彼燒其輜重斷其糧食不三日紹軍自散也操大喜置酒重待留于寨中次日操自選馬軍步軍五千人皆也說得是詐作北軍旗號張遼等與操曰袁紹屯糧之所安得無準備丞相未可輕信恐中許攸之計耳操曰非也許攸此來吾便知天敗袁紹也方今吾軍糧食不給難以久守若不用許攸之計則是坐而待其困也若彼有詐安肯留我軍中乎吾亦欲劫寨久矣請君勿疑遼曰亦須防北軍乘虛

取此處操笑曰吾已籌策定了操教荀攸賈翊待許攸曹洪守大寨夏侯惇夏侯淵一軍伏于左曹仁李典一軍伏于右以備不虞教張遼許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後操自引諸將居中人銜枚馬勒口前後五千人黃昏離官渡進發是夜建安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星光滿天沮授在軍中與監者曰今夜眾星朗列我欲觀象可引吾出沮授仰面觀之忽見太白逆行侵犯斗牛之分授大驚求見袁紹是夜紹醉中听得沮授有密事啟報紹喚入問之授曰今夜仰觀天象見太白逆行干柳鬼之間流光射斗牛之分必有賊兵劫掠于後烏巢屯糧之所不可不堤備速遣精兵猛將干間道山路巡之免被曹操之策筭袁紹叱之曰汝乃得罪之人敢以妄言惑吾眾耶大叱監者曰吾令汝禁錮囚之輒敢放出亂言禍福一劍將監者斬之別喚人捧沮授去授出嘆曰我軍皆亡在旦夕吾屍骸不知汚何處土

稍公是誰，敢在當港行，事船裡貨物見者有分，那稍公看了，慌忙應曰：却是李大哥，那漢曰：張大哥，船內何貨，稍公曰：岸上穆家哥見，趕三頭行貨來我船裡，却是兩個公人解個黑矮囚徒，決配江州來，的趕來我連忙裝他上船，那漢曰：你說矮黑漢子，莫不是我哥，宋公明麼，宋江聽得聲音，便叫船上好漢是誰，速救宋江，那漢曰：真個是宋哥，慌忙跳過船來，乃是混江龍李俊，背后搖櫓的，是童威童猛，李俊曰：若是小弟來得遲了，險些害了仁兄性命，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搖船出來江上，不想又遇哥，在此，稍公問李六

地掩恨而去，靜軒有詩歎曰：逆耳忠言反見讐，獨夫袁紹少機謀，烏巢糧盡根基拔，猶欲區區守冀州。是時淳于瓊等，新接糧草，遂收屯住，只與諸將飲酒，醉後卧于帳中，却說曹操令軍皆束草負薪而行，二更左側前過袁紹別寨，寨兵問之，應曰：大將蔣奇奉命往烏巢護糧，比軍看之，果是自家旗號，從間道小路迤邐前進，凡過數處，皆云蔣奇護糧，你我相推，並不阻當，及到烏巢四更已盡，操教束草軍士週圍舉火，眾將校鼓譟直入淳于瓊宿酒未醒，跳起便問：如何喧鬧，早被撓鈎拖翻，哇元進趙敵運糧方回，見屯上火起，急來救應，從軍告曹操曰：賊兵在後，請分兵拒之，操大喝曰：賊到背後，方可拒之，諸將奮力向前，殺死者遍地，火焰四起，烟迷太空，操勒兵回，殺哇趙二將，皆被斬之，餘皆亂軍中殺死了，將淳于瓊等數人割

哥曰：這黑漢是誰，李俊曰：這便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稍公即時放下梢櫓，便拜曰：我爺，你何不早通大名，爭些兒傷了仁兄性命，宋江問李俊曰：這位好漢是誰，李俊曰：哥，這個好漢是小弟結義兄弟，原是小孤山下人氏，姓張名橫，掉號船火兒，專在海陽江做這道路，當時兩隻船，並着搖奔灘邊，采纜了，扶宋江上岸，那張橫拜問曰：哥何事配來江州，李俊便把宋江犯罪的事說了一遍，張橫听罷曰：好交哥，得知小弟嫡親弟兄兩個，長的生得渾身雪練，一身白肉，在水裡行得五十里，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更兼身好武藝，因此喚

去耳鼻，斷去手足，縛于馬上，放回紹營，以辱之，時袁紹聞軍報說正北上，火光滿天，紹知烏巢有失，急召文武救之，張郃進曰：某與高覽急去烏巢救火，就殺賊兵，郭圖曰：張郃之言未是，今欲劫糧，曹操必然親到，曹操一出，寨必空，虛可以縱兵先擊，曹操之壘必可得也，操聞之，必速還，此孫臏圍魏救韓之計也，張郃曰：郭圖之言非也，曹操用兵多算，外出須內備，以防不虞，今若攻操營不拔，瓊等見擒，吾屬皆為虜矣，烏巢一失，將軍事去矣，郭圖曰：曹操只顧劫糧，豈留兵在寨耶，圖再三請去劫曹營，袁紹使張郃高覽引五千軍去擊官渡營寨，遣蔣奇一萬軍，逕去救烏巢，先說蔣奇引兵奔烏巢來，曹操盡奪袁軍旗幟，偽作淳于瓊下敗軍回寨，至山僻狹處，正遇蔣奇軍馬，奔走交肩而過，蔣奇軍問：皆稱烏巢敗軍回歸，後來的是南軍，軍漸過半，張遼許褚忽至，大喝蔣奇休走，措手不及，張遼斬蔣奇

做浪裡白跳張順我弟兄兩個兒賭輸了，我便駕隻船渡在江邊，有等客人貪首錢的，便來下我船，待坐滿了，却交兄弟張順也扮做單身客人，背着包裹來趕船，搖到半路裡，砍了，插一把板刀，却討船錢，本合五百錢，便定要他三貫，却先問兄弟討起，交他假意不肯還我，我便把他來先擯下江裡，個個都籠，慌把出來，却送他到僻處上岸，我兄弟水底走起來，與我分錢，我兩個只靠這件道路過日，如今我只在潯陽江做私商，我兄弟張順在江州做賣魚牙哥，去時小弟寄封書去，只是不會寫，李俊曰：我去村裡托個先生來寫，留下童感

童猛看船，五個人投村里來，張橫曰：穆家弟兄還未歸去，李俊曰：叫他兩個來拜見哥，宋江曰：他兩個正要捉我，李俊曰：仁兄放心，他不是我一路人，哨了一声，那兄弟到曰：二位大哥，却如何與這廝熟，李俊笑曰：你道他是誰，他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哥，那弟兄放下朴刀，便拜曰：聞名久矣，今日幸得相會，先前却是冒賣哥，望乞恕罪，宋江扶起二位曰：願求壯士大名，李俊曰：他弟兄是此間富戶，姓穆名弘，號做沒遮，攔兄弟穆春，喚做小遮，攔是揭陽鎮上一霸，我這里有三霸，揭陽鎮上嶺下，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揭陽鎮上是他弟

于馬下，兩軍會合，盡殺蔣奇之兵，又使人當先偽報云：蔣奇已自殺散鳥巢軍了，袁紹不遣人去救鳥巢，盡撥兵向南，却說張郃高覽攻打操營，左邊夏侯惇，右邊曹仁，衝動北軍，曹洪從正中引軍而出，三下攻擊，北軍大敗，比及接應軍到，曹操却從背後殺來，四下圍住，掩殺張郃高覽，奪路而走，敗軍曰：營裏紹收敗殘軍馬，歸營寨，淳于瓊等耳鼻皆無，手足盡落也，還寨內，紹問敗軍如何失了鳥巢，軍言：將軍醉中，因此不能當抵紹怒，立斬之，郭圖恐張郃高覽回寨，証對是非，先于袁紹前譖曰：張郃高覽見將軍兵敗將亡，心中欣喜，紹驚曰：何為出此言也，圖曰：郃覽素有降曹之意，去擊寨，故不用命，以致損折士卒，紹大怒，遂遣使急召郃覽歸寨，問罪，圖先使人報云：紹遣人收汝殺之，使以至高，覽問曰：喚我等如何，使曰：未知其意，覽掣劍斬却

此為萬全之計，張郃曰：吾亦有此心也，二人領本部軍馬前來降曹，夏侯惇曰：張郃高覽來降，未保虛實，操曰：吾以德化之，本有反心，亦變為善矣，遂開門接入，郃覽卻覽投戈卸甲，拜伏于地，操曰：若使袁紹肯從二將軍之言，不致有敗也，昔子胥不早悟，致使身死，今二將軍來歸，正如微子去殷，韓信歸漢，封張郃為偏將軍，都亭侯，高覽為偏將軍，東萊侯，郃字雋義，河間鄭人，覽隴西人也，操得張郃待之甚厚，袁紹自去了，卻覽又絕了鳥巢之糧，軍心惶惶，多有逃竄，許攸又勸曹操宜速進兵，張郃高覽請為先鋒，操許之，當夜分軍三路，去劫紹寨，混戰到明，斬將降兵，不計其數，平明各自收兵，紹軍折其大半，荀攸獻計于操，可佯言調撥人馬，分路過黃河，一路取酸枣，去攻鄴都，一路取黎陽，斷袁紹歸路，以此言達知，則表紹驚惶，必分動兵勢。

二刻英雄譜

五卷

吳

兄兩個一霸得陽江內却是張橫張順兩個一霸宋江曰既然都是弟兄望乞放還薛永穆弘笑曰奇奇放心隨即交兄弟穆春去放且請仁兄到敝庄請罪李俊曰如此最好穆弘交庄客去看船請童威童猛到庄相會請出穆太公來草堂上分賓主坐下宋江看穆弘好表人物但見

白似銀盆身似玉頭圓眼細眉單威風凜凜逼人寒靈官離斗府佑聖下天關武藝高強心膽大陣前不肯空還攻城野戰奔旗幡穆弘真壯士人號沒遮攔穆弘排席相待宋江及眾人直飲至晚方散次日宋江要行穆弘衆

人若留不住當日穆太公送銀一盤餞別酒一席張橫付家書一封遞與宋江收訖穆弘等遠送各辭兩別宋江和公人投江州去公人取出文書直到江州府前正值府尹升所知府姓蔡雙名潁彰乃是當朝太師蔡京兒子為官貪濫江州是個根廣去處當廳下了公文知府看見宋江一表非俗便另差人寫帖送下牢城兩個公人交還宋江包裹行李到衙討了回文回濟州去了宋江把人情送與管營的人因此俱各歡喜引宋江到點視所前管營曰這漢原是縣吏出身着他做個抄事立了文案宋江謝了去到抄事房安歇衆囚見宋

二刻英雄譜

越兵分動時一擊可擒紹也操用其謀使大小軍四遠伴言故令紹軍聽知來寨中報說曹操分兵兩路一路取鄴郡一路取黎陽去也紹大驚急遣子袁尚分兵五萬救鄴郡分兵五萬遣將辛明救黎陽連夜起行曹操使細作探聽知袁紹兵動操分大隊軍馬八路齊出直衝紹營北軍變動俱無戰聞之心東西不能相顧紹軍大潰袁紹披甲不迭單衣幅巾上馬其子袁譚後隨早有張遼許褚徐晃于禁四員將引一千軍馬來到追趕袁紹紹急渡河四下共合至各各爭功紹盡棄圖書車仗金帛而逃紹止引隨行軍八百餘騎而去操軍追之不及所得遺下之物不可勝數偽降者盡皆斬之所殺八萬餘人流血盈溝其溺水死者如蘆葦相似紹軍七十五萬到此皆休操大獲勝捷所得金寶段疋給賞將士于圖書中忽檢出書信一束皆許都及軍中諸人暗通之書荀攸曰可逐一點對姓名收

而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人乎於私書以安反側便見伯王之度之遂不再問史官有詩曰

盡把私書火內焚寬洪大度播深恩曹公原有高光志贏得山河付子孫

亂軍中沮授不能脫被擒來見曹公公素與授相識教取過來相見授至帳前大呼曰授不降也為軍所執耳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國家未定當相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怜愛速賜死為福操曰孤若早得足下天下不足慮也操厚待之次日于營中盜馬欲歸袁氏操怒而殺之至死神色不變操歎曰吾殺忠義之士也傷悼終日史官有讚沮授詩曰河北多名士忠貞說沮君凝眸知陣法仰面識天文至死心如鐵臨危氣似雲曹公哀壯士猶與建孤憤

二刻英雄譜

江有面目都買酒慶賀次日宋江置酒回禮滿營俱各歡喜宋江一日與差撥吃酒差撥曰貧兒那節級常例如何多日不送去宋江曰

操進兵攻打冀州來促表紹未知紹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那節級若要錢時一文也無差撥曰那人好生利害倘或他來羞辱却道我不與你通知宋江曰小可自有措置只見牌頭報曰節級在廳上罵曰新到配軍如何不送常例錢來與我差撥曰那人連我們都恠了宋江笑曰自去回報容日再會宋江別了差撥自來廳上見節級不知如何回答致使江州城裡翻為虎窟狼窩十字街頭變作屍山血海直交撞破天羅歸水漲掀開地網上梁山且聽下回分解

英雄譜五卷終

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卷之六

丙集

錢塘 施耐菴 編輯

晉 平陽 陳 壽 史傳

元 東原 羅貫中 演義

曹操倉亭破袁紹 第六十一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開浪裡白跳第三十四回  
心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世事靜方見人性淡始長因人成事業避難遇豪強他日梁山泊高名四海揚

却說節級便罵曰你這矮黑殺木倚誰勢權不送常例錢與我宋江曰如何逼取人財那人大怒喝曰配軍安敢如此無禮且打這廝一百訊棍兩邊營裡人都和宋江好衆見說要打一幫都走了節級見衆人都散拿起訊棍便來宋江曰

却說沮授被執曹操待以上賓授但求死義不肯屈放于軍中盜馬欲歸操恐爲後患殺之而後甚悔親自設祭遂與建壇于黃河渡口立碑曰忠烈祖君之墓操乘袁紹之敗整頓軍馬迤迤追襲冀州城邑聞操大破袁紹盡皆膽裂詣軍前投降操皆撫慰之却說袁紹幅巾單衣引八百餘騎至黎陽北岸有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紹以心腹事盡訴與義渠義渠乃招諭離散之衆衆聞紹在又皆蟻聚軍威復振議還冀州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夜聞哭聲遂私往聽之軍皆訴說喪弟失兄亡伴去親者不可勝計都挺胸而哭曰若聽田豐之言我等怎遭此苦也紹大悔曰

却級我待何罪却級罵曰你是我手裡行貨咳嗽便是罪過要結果你不難宋江曰我因不送常劍錢便該死結識梁山泊吳學究却該怎的那人聽得慌忙去了訊視便問足下是誰宋江笑曰小可山東鄆城縣宋江便是那人聽了大驚曰原來兄長是及時雨兄長此間不是說話處未敢下拜同往城裡叙懷宋江曰却級少待容宋江鎖了房門宋江到房裡取了吳用的書帶了銀兩和那人入江州城來酒店樓上坐下那人問曰兄長何處見吳學究宋江取出書遞與那人折開看了拜曰小弟只聽得說有個姓宋的發下牢城不想却

吾不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吾今回去。何面見田豐耶。次日上馬正行之間。逢紀引軍來接。紹對逢紀曰。吾不聽田元皓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此人。逢紀曰。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所料也。紹大怒曰。豈儒怎敢笑吾。吾必殺之。逢紀又曰。豐常對獄卒曰。哀本初再求我時。吾却不用謀矣。却說田豐在獄中。獄吏曰。與別駕賀萬全之喜。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哀將軍全師大敗而回。想必見重于君也。豐笑曰。我今日死矣。獄吏曰。人皆為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哀將軍外寬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獄吏未信。忽使者賁劍至。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乃具酒食奠之。豐曰。吾知必死。願借利刃。獄吏皆不忍與之。眾人無不下泪。豐曰。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間。不識其主而事之者。是無智也不識嫌疑而進之者。是不明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

是仁兄言語冒瀆。萬望恕罪。宋江曰。說起大名。正要拜識尊顏。叙却平生之願。那人便是吳學究所薦的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有一等驚人的道術。但書飛報緊急。幸把兩個甲馬拴在兩腿上。你起神行法來。一日能行四百里。拴四個甲馬在腿上。一日能行八百里。因此人都稱做神行太保。當下戴宗與宋江說罷來情。俱各大喜。斗那賣酒的安排酒饌來。宋江說路上遇見許多好漢相會的事。戴宗也把吳學究往來事告訴一遍。只聽樓下喧鬧。戴宗便問曰。是誰過店。店主曰。便是那個鐵牛。戴宗笑曰。又是這廝無禮。兄長少坐我去。

乃自刎于獄中。後史官有詩曰。鉅鹿田元皓。天姿邁等倫。周朝齊八士。殷室配三仁。直諫干袁紹。忠心救兆民。堪嗟牢內死。黃土蓋麒麟。又有詩歎袁紹云。昨宵沮授軍中失。今日田豐獄內亡。河北棟樑皆折斷。本初焉不喪家邦。田豐死于獄中。知者皆哭。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政事。其妻劉氏勸紹立後嗣。共掌軍國大權。按紹所生三子。字顯思。思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奕。出守幽州。二人皆前妻所生。三子袁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生。甥高幹。出守并州。袁尚生得形貌俊偉。紹甚愛之。劉氏常于紹前稱讚。尚有存德。紹故留在身邊。自官渡兵敗之後。譚再往青州起兵。熙幹皆不在。劉氏勸紹立尚為後嗣。令掌軍馬。當初審配逢紀與袁尚為輔佐。辛評郭圖與袁譚為輔佐。四人各為其王常有不足之心。當時袁紹與審逢郭辛四人商

叫他上來戴宗下去引得那個人上樓來宋江吃了一驚看那人生得如何

黑熊般一身麤肉鐵牛樣遍躡頑皮交加一字赤黃眉雙眼赤絲亂繫怒髮渾如鐵索崢嶸好似俊俏天蓬惡煞下雲梯李逵真勇悍人號鐵牛兒

宋江便問戴宗曰院長這大哥是誰戴宗曰這個是小字子姓李名逵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個異名喚做黑旋风李逵鄉中都叫他做鐵牛因打死人逃出來遇赦流落在此酒性不好多人恨他使兩把板斧極會拳棒李逵見宋江問戴宗曰哥黑漢是誰戴

宗對宋江曰押司你看這厮村鄙不識躡面我且与你說知這位仁兄便是你要去投的山東及時雨宋江李逵曰即欲不要瞞我拜了你却笑我宋江曰我正是宋江李逵拍手叫曰我爺你何不早說鐵牛歡喜撲首便拜宋江連忙卷禮大哥請坐戴宗就令身邊坐吃酒宋江問却纔大哥為何在樓下發怒李逵曰我有一錠大銀使用去了却問這主人借十兩銀去贖那大銀出來便還他到耐主人不肯我要打他却被大歌叫了我上來宋江聽罷便取出銀十兩与李逵說曰大哥將銀贖來李逵接得銀子便曰二位哥少待我贖銀便來李逵去了戴宗曰兄長休借銀

議曰今吾命弱欲立其後以為河北之主長子譚為人性剛好殺雖然聰明事多躁暴三子熙柔懦難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禮賢敬士吾欲立之汝意若何郭圖進曰昔日沮授曾諫主公言猶在耳授有言曰世稱萬人爭逐一兔一人獲之貪者遂止分定故也譚為其長今居于外若欲立尚此為亂之萌也自古遷長止幼家邦不定廢嫡正庶天下不安今軍勢稍挫曹操壓境又使譚尚爭之乃自取亂之道也主公且理會拒敵之策勿使家亂袁紹不決人報袁熙自幽州引兵六萬則來助戰高幹引兵五萬自并州來袁譚引兵五萬自青州來紹喜再整冀州人馬來戰曹操此時操引得勝之兵陳列于河上有土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操見父老數人鬚髮盡白皆拜於地操請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丈多少年紀答曰皆近百歲操曰吾軍士驚擾你鄉何喜之有父老曰桓帝時有黃星見于宋楚

之分彼時遼東殷馮善曉天文夜宿于此對老漢言黃星現於乾象正照此間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天下無敵矣今以年紀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斂于民民皆生怨丞相興仁義之兵弔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眾正應當時殷馮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如老丈所言何以當之取酒食絹帛以賜老人號令二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如殺人之罪于是軍民震服操亦心中暗喜人報袁紹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前至倉亭下寨操提兵前進下寨已定次日紹下戰書操批回曰下決戰使回見紹兩軍搗鼓各披掛上馬布成陣勢操引諸將出陣喚紹答話紹引三子一甥文官武將擺于兩邊操曰計窮力盡不思投降直待刀臨項上恐悔不及矣紹大怒回顧眾將曰誰敢出馬表尚欲于父前耀武揚威便舞雙刀飛馬出陣來往奔馳操指曰此何人

與他便好這廝硬直貪酒好賭他  
把銀去賭若是輸那裏討銀還兄  
宋江笑曰此少銀兩何足掛意我  
看這漢子忠直且說李逵得這銀  
子果然走去小張一賭房曰再賭  
一會小張一說與他賭勝李逵銀  
五兩達心不伏我有銀十兩再決  
輸贏又賭一場李逵又輸一會思  
憶此銀係是宋江哥借與我的  
反成賭去有何面目回見心生惡  
意行兇奪銀便走小張一趕來却  
被李逵踢打賭場上數人一齊趕  
來後面二人大喝奪財行兇是何  
理也李逵回頭相顧乃是戴宗宋  
江李逵看見惶恐滿面宋江大笑  
曰想必賢弟輸與他了快把還他

也有識者答曰此袁紹三子袁尚也言猶未畢一將挺鎗  
早出操視之乃徐晃部將史渙也兩騎相交不三合尚撥  
回馬刺斜而走史渙趕來袁尚拈弓搭箭翻身背射正中  
史渙左目墜馬而死袁紹見子得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  
擁將過來混戰從午至酉各折軍校日暮分開鳴金收軍  
還寨操與眾將商議破袁紹必勝之策程昱獻十面埋伏  
之計可擒袁紹令操退軍于河上先令軍十隊伏之紹若  
追至河上軍必死戰矣操然其計左右各分五隊左一隊  
夏侯惇左二隊張遼左三隊李典左四隊樂進左五隊夏  
侯淵右一隊曹洪右二隊張郃右三隊徐晃右四隊于禁  
右五隊高覽中軍許褚為先鋒次日十隊先進埋伏左右  
已定操待半夜令許褚引兵前進偽作劫寨之勢袁紹五  
寨軍馬一齊俱起許褚回軍便走袁紹引軍趕來喊聲不  
絕比及天明趕至河上曹操軍無去路操大呼曰吾亦在

李逵只得取出來還宋江宋江便  
喚過小張一前來接去小張一接  
曰小人只拿自己原銀李大哥的  
不要省得記了冤仇宋江曰他不  
記憶小張一收了拜謝回去宋江  
曰我和李大哥去飲三盃戴宗曰  
前面有琵琶亭酒館飲酒叙情館  
是唐白樂天古跡同去亭上酌二  
盃觀江景有詩為記  
白傳高風世莫加畫船秋水聽  
琵琶欲舒老眼求陳跡孤鷺高  
飛逐落霞  
三人來到琵琶亭上看時一邊海  
陽樓一邊店主房舍戴宗三個坐  
定便叫酒保取過兩樽玉壺春上  
色好酒珍饈擺來宋江縱目看那

此諸軍何不死戰軍急回身奮力向前許褚飛馬當先力  
斬十數將眾皆大亂袁紹退軍急回背後曹軍趕來正行  
之間一聲鼓響左邊夏侯淵右邊高覽兩軍衝出惡殺一  
陣袁紹聚三子一甥死衝血路奔走又行不到十里左邊  
樂進右邊于禁助下殺出一陣殺得紹軍屍橫遍野血流  
成渠又行不到數里左邊李典右邊徐晃兩軍截殺一陣  
殺得袁紹父子膽喪心驚奔入舊寨令三軍造飯方欲待  
食左邊張遼右邊張郃透寨而入紹荒上馬前奔倉亭人  
困馬乏欲待歇息後面曹操大軍趕來袁紹捨命而走正  
行之間前面兩軍擺開左夏侯惇右曹洪當住去路紹大  
呼曰若不決死戰必為所擒也奮力衝突得脫重圍袁熙  
高幹皆被箭傷紹連夜走百餘里方脫所隨馬步人眾約  
有萬餘大半各自潰散少半皆被殺戮紹抱三子痛哭一  
場不覺昏倒眾人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紹曰吾自歷戰



江山景致非常，宋江分付酒保曰：「這位大哥面前，放下大碗酒，保應了，取個碗來，放在李逵面前。」李逵笑曰：「真個宋哥，便知我性格。」李逵見棹上肉，食通不遵，敬稟下頭自吃。宋江吃了幾盃，忽然想要魚辣湯吃，便問戴宗曰：「這里有好鮮魚麼？」戴宗笑曰：「兄長，你不見滿江都是魚船，如何沒有鮮魚？」宋江曰：「許些辣魚湯，醒酒最好。」戴宗便喚酒保，有好鮮魚，時另造些湯來。酒保答曰：「活魚還在船內，魚牙不來，未曾敢動。」李逵曰：「我去討兩尾活魚來。」戴宗曰：「只央酒保去。」李逵曰：「船上打魚的都來奉承我，一直去了。」戴宗曰：「兄長休怪，小弟引這

數十場。未若官渡倉亭之失，乃天喪吾也。操必來追，汝等各回本州，普與曹賊一決雌雄。」譚曰：「青州兵糧極多，兒請去再為整頓。」紹教引辛評、郭圖、火急隨袁譚前去理會。恐曹操犯境，令袁熙再回幽州，高幹再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馬，以備調用。表紹引袁尚等入冀州養病，令尚與審配、逢紀暫領軍士，城中廣積糧草，準備曹操兵來，却說曹操自倉亭大勝，重賞三軍，探察冀州虛實，然後進取。細作探知回報，紹卧病在床，袁尚審配緊守城池，袁譚袁熙高幹皆回本州，眾皆勸操可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廣，審配又有機謀，急未可拔。見今禾稼在田，功又不成，枉廢民業。姑待秋成取之，未晚。」眾曰：「若恤其民，必悞大事。」操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若廢其民，縱得空城，有何用哉？」正遲疑未決之間，忽報劉備在汝南得到辟冀都數萬之眾，聽知丞相盡提軍馬河北出征，見今令劉辟守汝南，劉備乘虛引軍

人來相見，全沒腓面。宋江曰：「他生性如此，我到教他兩個自在琵琶亭上取樂，有詩為証。」

亭前烟景出塵寰，江水峰巒擁翠鬟。  
明月琵琶入不在，黃蘆苦竹暮潮還。

李逵走到江邊，見漁船排着，此時五月天氣，將午不見牙人，開船賣魚。李逵走到船邊，喝聲曰：「你們船上活魚，把兩尾來與我。」那魚人都說曰：「牙主未來，紙也不曾燒，如何敢賣魚？」李逵跳上船去，把竹筴一拔，伸手去捏，板下摸時，那裏有魚。那大江漁船上，尾開去截大孔，放江水出入，養着活魚，却把竹筴篾攔住，船裡活水往來，李逵不曉先

來攻許昌也。少刻荀彧書到，亦言此事。操聞曹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操自提大兵，望汝南來迎劉備，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劉玄德敗走荊州 第六十二回

曹操兵至冀州境界，歎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鄉人民死喪略盡，况禾苗在田之時，豈可擾之？遂勒兵東向。」劉玄德探知曹操兵來，近穰山五十里下寨，軍分三隊。于東南角上雲長屯兵，西南角上張飛屯兵，正南寨中玄德。趙雲人報曹操兵至，玄德鼓譟而出，操布成陣勢，叫玄德打話。玄德出馬，于門旗下，操以鞭指而罵曰：「吾待汝為上賓，汝何肯義忘恩耶？」玄德大怒曰：「汝托名漢相，實為國賊。吾乃漢室宗親，故討反賊耳。」操曰：「吾奉天子明詔，四方招降討逆，汝敢亂言耶？」玄德曰：「汝詔乃虛誑之言，吾有天子密詔在此。」操曰：「汝休託言。」玄德遂誦衣帶詔，操大怒教許

把竹筴提將起活魚都走了李逵  
跳過別船去接竹筴那眾漁人都  
奔上船把竹筴打李逵李逵大怒  
脫下布衫兩手架開槍篙六條在  
手折斷漁人大驚把船撐開去了  
李逵拿兩截竹篙上岸眾人看見  
叫曰主人來了這廝大膽來攪亂  
老爺道路今番和你見輸贏李逵  
回頭只見張順脫得赤身撐着漁  
船趕來李逵大怒撒了布衫轉身  
便起來張順把船撐到岸邊把竹  
篙去李逵腿上一便擗李逵怒起跳  
在船上張順把竹篙望岸邊一點  
那船江心去了撇了竹篙叫聲把  
李逵拿住把船只一棧兩個好漢  
都翻下江去宋江戴宗趕至岸邊

褚出馬玄德背後一將挺鎗出馬乃常山趙子龍也操指  
而言曰此賊昔日偷過吾寨之人也許褚趙雲二將相交  
三十合不分勝負忽然東南角上喊聲大震雲長引軍衝  
突而來三處一齊掩殺操軍遠來疲困不能抵當大敗而  
走玄德領軍追二十里方回玄德大勝一陣心中甚喜便  
人探聽操軍退五六十里玄德與眾人言曰不意今番挫  
動曹操之銳氣也雲長曰未可輕視操奸計極多恐必有  
計玄德曰此退即怯戰也玄德使趙雲搦戰操兵旬日不  
出玄德又使張飛搦戰操兵亦不出玄德愈疑忽報冀都  
運糧至被曹軍圍住玄德急令張飛去救流星馬又報張  
遼引軍抄背後運取汝南玄德曰雲長所料是也此間滯  
住吾兵必使張遼取吾家基業可宜速救老小急遣雲長  
救之兩軍皆去不半日探馬速報玄德曰張遼打破汝南  
劉辟奔城而走雲長亦被圍住玄德大驚又報張飛去救

只見張順水催李却人張把李逵捉將起來又滄  
下去何止十數遭宋江見李逵吃  
虧與戴宗說快央人去救戴宗問  
眾人曰這白大漢是誰眾人曰是  
本處賣魚主人張順宋江聽得對  
戴宗曰有他哥張橫家書在營  
裡戴宗近岸高叫曰張二哥有你  
令兄張橫書在此這黑大漢是我  
兄弟你且放手上岸來說話張順  
見是戴宗便放了李逵到岸上曰  
院長休恠戴宗曰足下看我面且  
去救我這兄弟上來却好相會張  
順再跳下水李逵已在江裡探頭  
假掙扎赴水張順帶住李逵一手  
自把兩腿踏著水浪如行平地直  
托李逵上岸口裡只吐白水戴宗

冀都被圍住了玄德要起猶恐操兵後襲小卒來報許  
褚搦戰趙雲欲出玄德曰不可出敵存下氣力今夜奔寨  
望穰山而走子龍拒住不出候至天晚教軍士飽食步軍  
先出馬軍後隨寨中虛傳更點玄德等離寨約行數里轉  
過上山火把齊明山頭上大呼曰休教走了劉備丞相在  
此專等四面火鼓喧天山上曹操自呼劉備快降玄德慌  
尋走路趙雲曰主公勿憂但跟臣來趙雲挺鎗躍馬殺開  
走路玄德掣雙股劍後隨塵戰之間張遼忽至與趙雲相  
戰背後于禁趕到玄德助戰助落中李典又到玄德見勢  
危落荒便走聽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望深山僻路單馬  
逃生推到天明側首一彪軍撞出玄德大驚乃劉辟敗軍  
千餘騎護送玄德老小皆到劉辟引孫乾簡雍糜芳亦至  
玄德問之皆曰張遼軍至勢不可當因此弃城而走遼兵  
趕來幸得雲長背後當住然後得脫玄德曰二弟雲長皆

水催李却人張

曰張順李逵各穿布衫同到琵琶亭上來戴宗指李逵問張順曰足下認得他麼張順曰認得李大哥以不曾交手李逵曰你也浚得我勾了張順曰你也打得我好了四人都笑戴宗指着宋江對張順曰你認得這位兄長麼張順曰小人不認得李逵曰這便是宋江哥哥張順曰莫非山東及時雨戴宗曰正是張順納頭便拜曰久聞大名不想今日得會宋江奉禮曰前日來時得遇令兄張橫修家書一封寄來與足下放在營內今日和院長在此偶思鮮魚湯醒酒怎當他來討魚不想與壯士相關今日得遇三位莫非天幸且請同坐飲

不知何如劉辟曰將軍且行却又尋覓行到數里一棒鼓响前面擁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將乃張郃也大叫劉備下馬受降玄德方欲退後只見山頭上紅旗磨動背後一軍從山塢內擁出乃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天大呼曰天何使我受此窘極功名不成不如就死欲拔劍自刎劉辟急止曰容某死戰奪路救君辟便來陣後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于馬下玄德正慌方欲自戰高覽後軍忽然大亂一將衝陣而來鎗起處高覽翻身落馬刺高覽者乃子龍也玄德大喜子龍縱馬挺鎗殺散後隊又來前軍獨戰張郃卻與子龍戰十餘合氣力不加撥馬使走子龍乘勢衝殺張郃卻又欲戰子龍見郃兵守住山隘路窄不得出正奪路間只見雲長關平周倉引三百軍到兩下夾攻殺退張郃故出隘口占住山險下寨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比及去救龔都龔都被侯淵所殺飛為龔都

酒張順曰既然哥好鮮魚吃兄弟去取幾尾來李逵曰我和你取張順同李逵來到江邊張順舉哨一聲江面上漁船都撐到岸邊張順捉回尾大魚同李逵來琵琶亭上陪侍宋江宋江謝曰何煩許多張順曰久飲酒各叙胸中之事只見一個姑娘年方二八身穿紗衣來到跟前叫曰萬福頓開喉嚨便唱李逵正在要訴胸中的事却被他唱斷話頭李逵大怒跳起身來把一個指頭去姑娘額上只一點那姑娘大叫一聲嚇然倒地衆人近前看時四散不舉正是杯酒有情冷夜小落花無語怨東風且聽下回分解

報讐殺散夏侯淵迎趕去被樂進徐晃攔住雲長路逢則軍尋踪而去殺退樂進徐晃與飛同回見玄德人報曹軍大隊趕來玄德教孫乾等保護老小先行玄德與關張子龍在後且戰且走操見奔寨去遠收軍不趕玄德總無一千軍取路而走前至一江喚土人問之乃漢江也土人知是玄德奉獻羊酒乃聚飲于沙灘之上玄德酒酣乃發悲曰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備之命窘累及諸君今日上無片瓦蓋頂下無置錐之地誠恐有悞諸公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共取功名富貴乎衆皆掩面而哭靜軒先生讀史至此有感于心遂作詩歎曰  
強暴橫行仁義殃老天何事欠分張功名未遂英雄困  
到此何為不斷腸  
雲長曰兄言差矣某昔聞高祖共項羽同爭天下數敗于羽後九里山一戰成功而開四百年基業某等與兄自破

○陽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第三十五回  
 開來乘興上江樓，嫩綠煙波接素秋。  
 酒漫消千古恨，吟詩堪寫百重愁。  
 鴈書未遂英雄志，火脚翻成狴犴囚。  
 騷動梁山諸義士，一齊雲擁鬧江州。

李逵交酒保向前救他甦醒扶起，有時額角上抹脫一片，因此女子昏倒他爺娘聽是黑旋風先自籠呆了，那里敢言看那女子已說得話，父母取手拍哄他包頭宋江便喚老婦問曰：你姓甚名誰，如今要怎的？那婦人曰：老身夫姓宋，原是京師人，只有這個女兒名叫玉蓮，因為家窮他爹教他幾套曲兒，胡

亂在琵琶亭賣唱，今日大哥失手傷了女兒，誰敢連累官人，宋江見他說得本分，又且同姓，便曰：你着三入跟我到營中，與你二十兩銀子，將息女兒，日後嫁個良人，那夫妻聽說便拜謝曰：深感官人救濟，戴宗埋怨李逵張順還了酒錢，和戴宗李逵帶宋老來到營裡，宋江取銀二十兩與宋老，宋老拜謝了，去取出張橫書信與張順，張順別去了，却說宋江一日入城去，州衙前尋問戴院長家，入說曰：他無老小，只在城隍廟歇，宋江尋到那里，不過又來尋問李逵，李逵說曰：他只在牢裡安身，宋江入尋問，賈魚牙張順時人說曰：他自在城外

黃巾以來，今近二十年，或勝或負，其志愈堅，何故？今日忽生變異，兄勿墮志，惹天下之笑。玄德曰：吾聞王貴則臣榮，吾無容足之地，恐負公等。孫乾曰：使君之言未然，且人成敗有時，不可喪志。此離荆州不遠，劉景升乃當世之英雄，坐鎮九州，兵甲數十萬，糧草如山，積更且與公皆漢室宗親，何不往投之？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景升據漢江之地，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近海關，北接漢沔，君恐不容，乾願一往，景升必出境而迎主公也。玄德大喜，便差孫乾先往荆州，到郡入見禮畢，劉表問曰：汝從玄德何至于此？乾曰：劉使君與明公皆漢室之胄，天下共知，今使君欲極力扶持社稷，但恨兵微將寡，汝南劉辟龔都素無親故，亦以死報之，使君新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乾借言曰：安可背親而向疎耶？荆州劉將軍當世之英雄，士之歸向，如水之投東，何況同宗乎？因此未敢擅便，先命乾拜白以為進見

之階，表大喜曰：玄德吾弟也，久欲相會而不可得，吾坐鎮九州，豈不能容一宗弟耶？玄德見在何處，便差人遠接，蔡瑁請曰：不可不可，劉備心術不正，背義忘恩，先從白布後事，曹公近投袁紹，皆不克終，足可見其為人也。今若納之，必惹曹公加兵，使九州生靈不安，不如斬乾首以獻曹公。曹公必重待主公也。孫乾正色言曰：乾非懼死之人也，劉使君雖從事三人，皆非其交，布乃殺父之徒，操誠欺君之賊，袁紹不納忠言，損害忠良，似此等安，可共論仁義之道。劉使君赤心報國，言必有信，乃忠孝兩全之士，豈肯屈身于俗子之下哉？今聞劉將軍漢朝苗裔，宗族之兄，實漢大度，敬老尊賢，愛民惜物，乃當世之英雄，故千里而投之，爾何獻讒言而妬賢嫉能耶？劉表一聞孫乾之言，乃叱退蔡瑁曰：吾主持已定，汝勿多言。蔡瑁羞慚滿面而退。表問玄德何處，孫乾曰：見在江口。表曰：吾自出郭迎之，使乾與入

村里除非討錢入城宋江聽罷  
又尋出城來行到一座酒樓前過  
仰面看酒旗上寫道潯陽江正庫  
雕簷外面牌額上有蘇東坡大書  
潯陽樓三字宋江看了便曰久聞  
說江州好座潯陽樓原來在此便  
上樓去看見柱上兩面粉牌寫曰  
世間無此酒天下有名樓宋江看  
罷却見酒保上樓來問曰官人還  
是要待客只是自消遣宋江曰要  
待兩位客未見來你取好酒菜  
以食來酒保下樓去少時擺下宋  
江自飲不覺沉醉猛然想曰我生  
在山東出身雖留詩一個虛名日  
今三句之上功名不就父母兄弟  
幾時相見不覺淚下視物傷情作

先往表出郭三十里迎侯玄德見表拜伏于地表道請親  
情待之甚厚玄德引關張等拜見劉表表同入荆州尋院  
宅居住已定連日設宴敘談前事蔡瑁雖懷不足安敢形  
于顏色玄德到荆州時建安六年秋九月也却說曹操探  
知玄德已往荆州投奔劉表操欲就攻之程昱諫曰袁紹  
未除而一旦便下荆襄倘袁紹從中而起兩下夾攻劉表  
有劉備之助表紹有二子之力則大事去矣不如還兵許  
都少養軍士之力待東消春煖引兵北向先破袁紹回得  
勝之師來攻荆州南北之利易如反掌操曰善遂提兵回  
許都時建安七年春正月也曹操商議與師先差夏侯惇  
滿寵鎮守汝南以拒劉表之勢遂留曹仁荀彧守許都盡  
撥馬而過官渡却說袁紹自舊歲感吐血症候今經漸  
可商議攻許都之策審配諫曰自舊歲官渡谷亭之敗軍  
心未振尚當深溝高壘可以養軍民之力忽報曹操進兵

西江月詞喚酒保借筆現寫向粉  
壁以記歲月當下宋江寫曰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之有雄謀  
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  
受不韋利殺雙頰那堪落寶江  
州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  
江口

宋江寫罷又飲數盃拿起筆來再  
寫四句詩曰  
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以海漫  
嗟呀他時若遠凌雲志敢笑黃  
巢不丈夫

宋江寫罷詩後面大書鄆城宋江  
作擲筆在桌上喚酒保弄還酒錢  
拂袖下樓回營且說江州對岸名  
無為城中有個罷關通判姓黃

官渡來攻冀州紹曰若侯兵臨城下將至壕邊敵之未易  
吾自領大軍出迎袁尚曰父親病體未痊不可遠征兒願  
提兵前去迎敵紹許之遂使人往青州取袁譚幽州取袁  
熙并州取高幹四路同破曹操未知勝負何如

袁譚袁尚爭冀州 第六十三回

袁尚自斬史丹之後意氣自負欲于父前顯耀才能不待  
袁譚等兵至自引兵數萬便出黎陽與南軍前隊相迎張  
遼當先出馬袁尚血氣方剛挺鎗躍馬來與張遼交戰不  
三合隔架遮攔不住大敗而走被遼掩殺尚不能主張急  
引敗軍連夜奔回冀州袁紹聞袁尚敗回吃了一驚舊病  
又發吐血一堆昏倒在地劉夫人慌收入後堂漸漸不行  
人事劉夫人急請審配逢紀商議後事紹但以手指之審  
配就床前寫遺囑劉夫人曰袁尚可繼後嗣否紹點頭便  
教寫遺書紹翻身大叫一聲吐血斗餘而死後有詩曰

名文炳這人却是阿諛諂佞之徒。聞知這蔡知府是當朝蔡太師兒子，每過江來，浸潤指捏引薦他。當日黃文炳去知府處，信步入到酒樓上，見壁上題詠甚多。黃文炳看到宋江題西江月并詩大篇，見是反詩，後面却書鄆城宋江作黃文炳着喚酒派來，問曰：你這篇詩詞，是何人題下？酒保曰：面頰上有兩行金印，黃文炳批了，不撥自去。次日飲後，又到府前，使人報知蔡知府，請入後堂相見。文炳送了禮物，分賓坐下。茶罷，文炳問曰：近日尊府曾使人來否？知府曰：前日換有家尊寫書來，說道：近日太史院同天監奏道：天星臨臨吳楚分野，敢有作耗之人，隨即躡察勦除。馮付下官監守地方，更無街市小兒謠言四句首。

畢尚問：凡何不至？圖曰：抱小疾在軍中，不能相見。尚曰：吾受父親遺書，立我為主，加兄為車騎將軍，即日南軍壓境，請兄為前部，吾隨後便調兵接應也。圖曰：軍中無人商議良策，願乞審正。南逢元圖一人為輔。尚曰：吾欲此二人，早晚調遣，如何離得？圖曰：如此，主公必不放心。尚教二人內一人去，二人都推却。尚教拈圖，指着逢紀，就賞印綬，一同郭圖赴軍中相輔。紀隨圖出城，見譚無病，心中不安，納上印綬。譚大怒，欲斬逢紀。郭圖諫曰：此父命不可違也。遂免之。郭圖密與譚曰：目今曹軍在境，且未可出言。只留逢紀在此，待破曹之後，却來爭冀州，不遲。古人有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今留逢紀，其計也。譚喜，即時拔寨起行。前至黎陽，與曹軍相抵。譚遣大將汪昭與曹軍對壘，操遣徐晃出馬，與昭戰不數合，一刀斬汪昭于馬下。掩殺一陣，譚軍大敗。譚收敗軍入黎陽，遣人求救于尚。尚與審配計議，配云：

累世公卿立大名，少年天下自縱橫。空留俊傑三千客，謾有英雄百萬兵。羊質虎皮功莫說，鳳毛鷄膽事難成。可憐一種傷心病，繼跡相傳兩弟兄。氣欲吞天志不高，有謀無斷豈英豪。圖王霸業渾如夢，枉害傷心吐血漉。

耗因國家木乃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

黃文炳笑曰：恩相事冰偶然袖中取出所袖之詩，呈與知府曰：不想在此處知府看是反詩，曰：通判那里得來？文炳曰：小生去濟陽樓上開歌，見壁上新題詩道：是鄆城宋江作。知府曰：這宋江是誰？文炳曰：他寫說：不幸刺殺雙賴，以今配在江州。眼見得只是個配軍。知府曰：量這配軍，做得甚麼？文炳曰：小兒謠言，心應在本入身上。知府曰：何以見得？文炳曰：耗因國家木，耗散

野敢有作耗之人，隨即躡察勦除。馮付下官監守地方，更無街市小兒謠言四句首。耗因國家木乃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黃文炳笑曰：恩相事冰偶然袖中取出所袖之詩，呈與知府曰：不想在此處知府看是反詩，曰：通判那里得來？文炳曰：小生去濟陽樓上開歌，見壁上新題詩道：是鄆城宋江作。知府曰：這宋江是誰？文炳曰：他寫說：不幸刺殺雙賴，以今配在江州。眼見得只是個配軍。知府曰：量這配軍，做得甚麼？文炳曰：小兒謠言，心應在本入身上。知府曰：何以見得？文炳曰：耗因國家木，耗散

國家餓糧的人，必是家頭着個木字，明是個宋字，刀兵點水工，吳起刀兵，古人水邊着個工字，明是個江字，這個入姓宋名江，縱橫三十，或是六六之年，或是六六之數，播亂在山東，今鄆城縣正是山東地方，這四句謠言，已都應了，知府曰：不知此間有這人，應文炳曰：將牢城管文簿一查，便見知府喚取冊簿，親自檢，見後面果有五月間新配到囚徒一名，鄆城縣宋江，文炳看了曰：正應謠言，差人捕獲，却再商議，知府即交戴宗來廳，不知府曰：你與我帶了做公的人，快下牢城管裡捉拿，吟反詩犯入宋江，不可遺誤，戴宗聽罷，大驚，隨即點

畧應付些少軍馬，多則有快手事，遂發兵五千餘人，操使人探知，救軍已到，遣樂進李典引兵于半路接着，兩頭圍住，盡殺之，表譚和尚止撥軍五千，又被半路坑殺，喚逢紀青馬曰：教汝隨我何相輕也，紀曰：容某作書去請王公，必親自來也，譚令紀作書，遣人到冀州，尚與審配共議，配曰：郭圖多謀，前次不爭而去，若為曹軍在境也，若曹破則來爭冀州矣，今不可發兵，借操之力，先除譚，則無後患，尚從其言，不肯起兵，使回報譚，大怒，立斬逢紀，欲議降曹，有人密報袁尚曰：今譚困乏，則降曹也，兩攻其勢，冀州危矣，尚慌留審配，并大將蘇由，固守冀州，自領軍來黎陽救譚，尚問軍中誰敢為先鋒，大將呂曠呂翔兩兄弟，願出去，尚點兵三萬，與呂曠為先鋒，先至黎陽，報說尚自引兵來救譚，大喜，遂罷降曹之意，譚屯兵城中，尚屯兵城外，為犄角之勢，此時袁熙高幹皆領軍到城外，屯兵三處，每日出奇

象中子分付各自歸家取器械，自作起神行法，先來到牢城抄事房見宋江，宋江便曰：前日入城來尋賢弟，不在，獨自無聊，潯陽樓上飲酒，這兩日迷，不好，戴宗曰：哥，却寫下甚言語在樓上，宋江曰：酒醉後狂言，忘記了，戴宗曰：却俟知府差我帶人捉拿犯入宋江，小弟失驚，先去穩住眾人，我來報知哥，小弟如今回去便和入來捉你，可披亂頭髮，詐風魔，胡言亂語，我自替你回覆宋江聽罷，處說曰：感謝賢弟指教，萬望放我，戴宗別了宋江，回到城裡，喚集眾人，直奔牢城，喟問那個是新配宋江，牌頭引眾人捉宋江，披散頭髮，倒在

兵與操相持，尚累敗，操兵累勝，不能盡陳，至建安八年春二月，操分路攻打，譚尚熙幹皆大敗，奔黎陽而走，操引兵追至冀州，譚與尚入城堅守，熙幹離城三十里下寨，虛張為勢，操兵連夜攻打不下，郭嘉進言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併，各有餘黨，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爭心，生不如收兵南向荆州，若攻劉表者，以候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操曰：其言極善，命賈詡為太守守黎陽，曹洪引兵守官渡，操引大軍還許都，譚尚聽知，操軍自退，遂相慶賀，袁熙高幹各自辞去，袁譚與郭圖辛評計議我為長子，反不能承祖父之基業，袁尚晚母所生，今承大爵，如何奪之，圖曰：王公可勒兵于城外，只做請袁尚審配筵席，就中埋伏刀斧手，先殺二人，大事定矣，譚從其言，別駕王脩自青州來，譚將此計告之，修曰：兄弟者左右之手也，今與他人爭鬪，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安可得勝乎，夫

尿尿坑裡滾跳戴宗假意喝聲捉拿這厮宋江却打將來口裡喝曰我是玉皇大帝女婿交我領十萬天兵殺你江州人關羅大王做先鋒與我一顆金印重一百餘斤衆人曰這個失心瘋人拿他去何用戴宗曰我們且去回話要拿時再來衆人跟了戴宗回衙見知府把宋江失心情由稟明知府正待要問緣由時文炳近前說曰本入所作詩詞寫的筆跡不是有風症的人其中有詐只願拿來知府曰通判說得是便發落戴宗你們只與我拿來戴宗沒奈何只得再領衆人下牢城對宋江曰事不諧矣只得去一遭把大竹籠扛了宋江

弃兄弟而不親若言。棄也。當所。當所。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橫行于天下願主公詳之譚大怒叱退王修使人去請表尚尚與審配商議配曰此必郭圖之計也至公若往必遭姦計尚曰奈何配曰不如乘勢攻之袁尚全裝擗帶起兵五萬擺布軍馬出城表譚見袁尚領軍來情知事泄便披甲上馬與尚交鋒尚大罵譚亦罵尚曰汝藥死嚴父奪其名爵今又來殺兄邪二人親自交鋒表譚大敗尚親冒矢石衝突掩殺譚引敗殘軍馬奔走平原平原即今洛南府平原縣尚收兵還表譚與郭圖再議進兵今岑璧為將領兵前來尚自引兵出冀州兩陣對圓旗鼓相望璧出陣大罵尚欲自戰大將呂曠拍馬舞刀來戰岑璧一將戰無數合斬岑璧于馬下掩殺譚兵大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尚一發勦除根本遂乃進兵追至平原譚又勒兵回戰抵當不住退入

直到府廳歇下衆人把宋江押於塔下宋江那里肯跪睜眼口裡依前胡言亂語知府着了沒做理會文炳曰且喚本營差撥來問這人初來時風便是真恁若是近日必是詐風知府差人喚營差撥問他真假差撥說曰這人來時未見有風病只是近日舉發此症知府聽了大怒喚過獄卒把宋江捆倒打上五十皮開肉綻鮮血逆流戴宗着了叫苦宋江吃打不過只得招曰不合一時酒後妄寫反詩別無主意知府取了供狀將面死枷枷了收禁牢裡戴宗分付小牢子曰可照顧他送飯知府退廳邊文炳到後堂謝曰若非通判高見下

平原堅守不出尚三面圍困攻打譚見城中糧少與郭圖計議圖曰今將軍憂兵乏糧少顯甫盡率其衆而來久自不敵愚意可遣人投曹公使提兵來擊顯甫曹公軍至必先攻冀州顯甫必還救之將軍引兵而西自鄴迤北尚可擄矣若曹公擊破顯甫其兵奔走又可歛而取之以拒操操遠來糧食不繼必自退去趙國迤北皆我之兵亦足與操為敵矣譚曰可用何人為使圖曰此間有一人能言快語乃潁州陽翟人姓辛名毗字佐治見為平原令可往譚曰此人乃辛評之弟可議論于事圖曰他兄弟二人甚是和睦便可命之譚即時去請辛毗毗聞此言欣然便至譚脩書付毗使三千軍送毗出境而回却說辛毗到許都聞知操去伐劉表見屯軍于西平西平今屬汝南河西平縣表遣玄德引兵于前部以迎之未及交鋒辛毗到操寨見操禮畢問其來故毗言袁譚使毗來納降操看書畢留辛毗于寨中操



官險此被這厮踹過了。文炳曰：此事不可遲宜，修一封書，差人星夜上京師，投與恩相知，顯是相公幹了國家大事，奏天子，發下旨，以除大害。知府曰：有理，即日送書上京。薦文炳、文炳拜謝，就攬撥蔡知府寫家書。文炳問曰：公相差那個入去？知府曰：戴宗有神行法，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來早便差此人去。只消旬日，文炳曰：最好。知府會待文炳，次日相辭去了。知府打點金銀寶貝，次日晚戴宗囑付曰：我有禮物家書，要送上京太師府，只有你能幹去得，可與我星夜去走一遭，回來重賞戴宗領家書，却來牢裡對宋江說曰：知府差我上京去。

聚文武商議程昱曰：袁譚被袁尚攻擊，緊急不得已，使辛毗來降，不可准信。且伐劉表，待袁氏兄弟自相吞併，然後可圖也。呂虔曰：劉表方強，宜先平之。蒲龐曰：丞相既引兵至此，安可便回也？荀攸曰：三公之言，未盡其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雖然數敗，猶得民心。若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天下未可定矣。今兄弟結冤勢不兩全，因此來降。若提兵先滅袁尚，後觀其變而除之，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操大喜，便邀辛毗飲酒。操曰：袁譚之降，其真耶？詐耶？袁尚之兵，果可必勝耶？毗對曰：明公勿問真與詐也。只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于已也。今日求救于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危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于外，謀臣誅于內，兄弟讒隙，國分爲二，連年戰伐。

只旬日之間便回，就太師府裡使此見識，解救哥，且寬心。宋江曰：煩賢弟救宋江一命，戴宗叫過李逵分付曰：哥，只因誤聽反詩，吃官司苦刑，我如今差往東京，旬日便回牢裡哥，飯食全靠你看顧。李逵曰：吟反詩打甚麼緊，萬千謀反，倒做大官，你自放心。東京去牢裡誰敢奈何我好便好，不好大斧頭砍他娘。戴宗臨行又曰：不要貪酒，誤了哥，飯食當日辭別去了。李逵不吃酒，早晚只在牢裡伏侍。宋江戴宗藏了書信，挑上信籠，出到城外，取出四個甲馬，兩腿上各拴兩個口裡，念起神行法，呪聽的是耳邊風雨之聲，腳不擲地看。

甲冑生蟻加之旱蝗，飢饉並臻，國無倉困，行無裹糧，天災應于上，人事困于下，民無問其智愚，皆知其必死解。此乃天滅袁氏之時也。兵法云：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糧食者不能守也。今明公提兵攻鄴，尚不還救，則失城郭，尚還救則譚躡襲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憊之寇，如迅風之掃秋葉矣。天以袁尚付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荆州豐饒之地，國內民和心順，急未可搖動。今二袁自相殘害，可謂樂矣。居者無倉行者無糧，可謂亡矣。今若不取，待下年豐熟，袁氏改過，自相和睦，急難動搖。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于河北，河北既平，則六軍成而天下震，天下震則霸業成矣。願明公許之。操大喜，踴躍而言曰：恨與辛佐治相見之晚也。即日督軍還取冀州，袁尚知曹公軍馬渡河，急急引軍還鄴。袁譚見尚拔寨退軍，大起平原兵馬，隨後趕來，行不到數十里，一聲

日暮戴宗投店歇了。次日已牌時分，望見一店，戴宗到裡面坐下。酒保問曰：「要多少酒肉？」戴宗曰：「只吃素食，酒保托出豆腐菜蔬，連篩三碗酒。」戴宗吃了，却待討飯，只見頭暈眼花，攪邊便倒。店裡走出一個人來，怎生模樣？

臂間腿長，腰細，待客一團和氣。梁山作眼英雄，早地惹律朱貴。朱貴曰：「且把信籠入去，先搜有甚東西。」只見便袋裡搜出一封書，遞與朱貴看。封皮上寫曰：「平安家書。」朱貴拆開看，通上面寫說：「見今拿得應謠言題反詩，山東宋江監收在牢聽候。朱貴行羅六鷲六家正，把戴宗扛入教人房開剝，只見攪

砲響兩軍齊出。左邊呂曠，右邊呂翔。兄弟二人截住袁譚，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決水滄冀州 第六十四回

建安八年冬十月，曹操引兵奔西平，逕取冀州。玄德恐操有謀，不敢追襲，自回荊州。操進兵渡河，袁尚慌引軍還。呂曠、呂翔二將斷後，袁譚起來，二將截住去路。袁譚于馬上泣告二將曰：「吾父在日，譚不曾慢待于二將軍，何從吾弟而相逼耶？」二將聞言，皆下馬降譚。譚曰：「勿降我也，可降曹丞相。」一將隨譚見操，操大喜，自將女許譚為妻。令曠、翔二人為媒，遂封二將為列侯。譚請操攻取冀州，操曰：「未可。方今糧草不接，搬運生受。我由濟河，追淇水入白溝，其水出後度府濟源縣，自清河名在保定府新，以通糧道。然後進兵，城縣非馬河下流，即宋與元分界處。令譚且居平原，帶呂翔、呂曠去。退宣于黎陽，屯住郭圖語。袁譚曰：「今操以女許婚，恐其虛意，又帶呂曠、呂翔去，皆封

天意頭溜下，臉膊上，掛着珠紅綠漆宣牌。朱貴看時，上面雕着銀字曰：「是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朱貴曰：「快不要動手，我常聽軍師所說，江州有個神行太保戴宗，是他至愛的莫非此人？如何送書害宋江，必有緣故。」即叫火家把解藥灌下，只見戴宗舒眉展眼，扒起見朱貴拆開其書，便叫：「你是甚人，好大膽，却把蒙汗麻番了我。」又把太師府書信，擅自拆開，却該甚罪。朱貴笑曰：「休說拆開太師書信，便大宋皇帝，我敢作對頭。」戴宗聽了，大膽便問：「足下是誰，願求大名。」朱貴曰：「俺是梁山泊好漢，早地惹朱貴。」戴宗曰：「既梁山泊頭領，却認得吳學究否？」

列侯。此是牢籠河北人心，終久不容王公也。可刻將軍印，暗使人送與呂翔等二人，令作內應。待操破了袁尚，可乘其便而謀之。譚曰：「此言有理，遂刻將軍印一顆，贈送與二呂。」二呂受訖，將印來稟于操。操大笑曰：「譚暗送印者，欲汝等為內助也。待我破了袁尚，就裏取事。此小計也。吾破尚之後，軍糧皆足，豈能害我哉？汝等且權受之。自此曹操便有殺譚之心。建安九年春二月，袁尚與審配商議，令曹兵運糧入白溝，必來攻冀州也。如之奈何？」配曰：「可發檄使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上黨今略運糧道。令沮授之子大將沮鵠守邯鄲，邯鄲今屬廣以遠攻曹。曹公主可進兵平原，急攻之。先絕袁譚之禍，然後破曹。袁尚大喜，留審配守冀州，使馬延、張顛二將為先鋒，連夜起兵攻打平原。譚知尚兵來近，告急于操。操曰：「吾正待如此，必得冀州是時，許攸自許昌來，聞尚又攻譚，入見操曰：「丞相何坐守而欲

一刻英相譜

六卷

十三

朱貴曰吳學究是俺大寨軍師足下如何識他戴宗曰他和小可至愛朱貴曰兄長莫亦是江州神行太保戴院長麼戴宗曰小可使是朱貴問曰前者宋公明斷配江州經過山寨吳軍師曾有一封書與足下如何却到去害宋哥性命戴宗曰宋公明兄公為官府我正要往京尋問救他如何害他朱貴曰請看蔡知府來書戴宗看了大驕却把吳學究寄的書并宋江在滄陽樓誤題反詩之事都說一遍朱貴曰請院長到寨與衆頭領商議救宋公明計策同戴宗來到寨頭頭領相見朱貴說戴宗緣故吟反詩事說了一遍死蓋聽罷

待天雷誅殺譚尚二袁乎操曰吾已料定矣遂令曹洪先進兵攻鄴操自引一軍來攻尹楷兵臨本境指引一軍來迎楷出馬操曰許仲康安在只見陣中一騎馬從側首使出尹楷措手不及一刀斬于馬下餘衆奔潰操招過大半投降操勒兵取邯鄲沮鵠進兵來迎張遼出馬與鵠交鋒戰不三合鵠大敗走入軍中遼趕入去兩馬相離不遠遼急取弓射之應弦落馬操指揮軍馬掩殺衆皆奔散遂引兵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選城築起土山及地道以攻之審配守衛甚嚴把東門將馬禮貪酒有悞巡警配怒打四十春杖馮禮恨之開門降操操問破城之策禮曰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放火城可拔也操教禮引三百壯士當夜掘地道而入審配夜夜城上點視軍馬當夜見突門角上城外無燈火配曰馮禮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兵運石擊突門門開馮禮及三百壯士皆

大驕便要點人馬去打江州救取宋江吳用諫曰不可江州離此却遠軍馬去時誠恐因而惹禍畧施小計定要放三郎性命晁蓋曰願聞妙計吳學究曰如今蔡知府却差院長送書去討回報只這書上將計就計寫一封假回書只說交把宋江差人解赴東京處決等他解來此間過時差人下山奪了最妙晁蓋曰只是後人會寫蔡京筆跡吳用曰目今天下盛行四家字跡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蔡太師四家字跡小生曾和濟州城裡一秀才相識姓蕭名讓因他會寫諸家字跡人喚聖手書生善使鎗棒吳用知他寫得蔡京筆跡央及戴

死于土內操折了這一場遂罷地道之計退一軍于洹水之上以候袁尚回兵袁尚攻平原聽知曹操已破尹楷沮鵠即日圍城甚急擊兵一半回救冀州其將馬延曰不可從大路去曹操必有伏兵可取小路從西山出滏水口去劫操營必解圍也尚曰吾先往恐不利你與張覲隨後便至馬延張顛屯兵斷後尚比及行先有細作去報曹操曹洪諫曰歸師勿掩可以避之今袁尚軍士老小皆在城中掣兵回來必死戰矣操曰尚從大道上來吾即避之若從西山小路而來一戰可擒也吾料袁尚必從小路而來忽一人報曰尚不從大路從西山小路出滏水界口操拍手笑曰天使吾得冀州也操下令曰彼若來必舉火為號令城中接應分兵兩路擊之大事就矣却說袁尚出滏水界口東至陽平屯軍陽平亭離冀州十七里一邊靠着滏水尚令軍士堆積乾柴至夜焚燒為號遣王篋李李扮作曹

院長到他家只說太安州要刻碑文銀五十兩與他安家邀他來晁蓋曰圖書印記吳用曰再有個相識這人見在濟州城裡居住姓金名大堅開得好多碑文刻圖書印記么會鑄棒都稱他做玉臂匠也

把五十兩銀去賺他來晁蓋曰妙我當日請院長打扮做太保模樣將銀兩拴上甲馬到濟州來尋問聖手書生蕭讓住處有人指曰只在州衙文廟前居住戴宗送到門首問曰蕭先生在家麼只見一秀才出來怎生模樣有詩為証

青衫烏帽氣稜嶸頃刻龍蛇筆裡生來蘇黃能彷彿善書聖手有聲名

軍都督于路責喝諸營軍士直至城下大叫開門審配認是李李聲音開門放入孚說袁尚已陳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兵出亦舉火為號配交堆草放火以通音信孚曰城中無糧可撥老幼殘疾并婦人出降免城中飢色若百姓一出便以兵繼之配從其論次日城上豎白旗幡上寫冀州百姓投降寨中人報曹操操曰此是城中無糧教老弱百姓出降以免飢色若百姓一出便以兵繼之配從其論次日城上伏於兩邊操自張麾蓋眾軍一齊擁至城下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携幼手持白旗而出操曰我知百姓在城中受苦若不出來就食早晚皆餓死矣眾皆拜伏于地操教于後軍討糧食老弱百姓約有數萬百姓雖然出盡城中兵突出操教將紅旗一招張遼徐晃兩路兵出亂殺城中兵回操自飛馬趕來到吊橋邊城中弩前如雨射倒曹操坐下馬操盔上正中兩箭險透其頂眾

蕭讓見戴宗便問太保有甚見教戴宗曰小可是泰安州來的今為本處重修五岳樓要刻碑文特地賞白銀五十兩作安家禮物請秀才去作文蕭讓曰小生只會作文及書立碑還用刊匠戴宗曰再有五十兩白銀就請玉臂匠金大堅萬望二位同行蕭讓收了銀兩便和戴宗同來請金大堅正行間蕭讓把手指曰那來的心是金大堅戴宗看金大堅怎生模樣有詩為証

鳳象龍章信手生雕銀印記更分明人稱玉臂真奇妙文苑馳聲第一名

蕭讓喚金大堅與戴宗相見具說

將急救回陣操更衣換馬使引眾將來攻尚寨尚自迎敵時三路兵馬一齊殺至兩軍混戰袁尚大敗尚引敗兵退往西山下寨令人催取馬延張顛軍來操使呂翔呂曠去招安二將迎于半路出馬打話呂曠曰袁尚死在旦夕曹丞相寬洪大度禮賢敬士如其降之不失封侯之位馬延張顛隨二呂來降操亦封為列侯次日進兵攻打西山先使二呂馬延張顛斷尚糧道尚情知西山守不住夜走隘口安營未定四下火光逕入伏兵盡起人不及甲馬不及尚軍大潰退走五十里故遣豫州刺史陰夔陳琳請降操許之連夜使張遼徐晃劫尚寨尚盡弃印綬節鉞衣甲輜重連夜望中山而逃

中山今屬真定府定州操回軍攻城許攸獻計曰何不決漳河之水以滄之操然其計先差軍于城外掘壕塹周圍四十里審配在城上看操軍在外掘斬河極淺配暗笑曰此是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池之計矣壕深可

來意將五十兩銀子與金大堅收了。戴宗曰：揀定日期，請二位今日就行。蕭讓曰：天氣暄熱，來日五更換門出城，兩個約定各自歸家收拾包裹。蕭讓留戴宗同歇，次日三人離了濟州城，行不過十里，戴宗曰：二位慢來，小可先去報知來接。二位棧開步，爭先去了。兩個走到未牌時候，行八十里路，只見前面一聲胡哨响，山坡下擁出四五十人，當頭好漢，玉矮虎喝曰：你兩個是誰？蕭讓曰：小人兩個是上泰安州刻石碑的矮虎，喝曰：正要兩個聰明人心肝下酒。蕭讓和金大堅大怒，各仗胸中本事，與玉矮虎捋朴刀來開，三人約戰七合，矮虎轉

灌如此之淺，安能用哉！可一越而過也。眾將來白審配曰：今城外掘壕，可以擊之。配曰：空費其力，一任為之。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併力發掘。比及天明，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小深尺，中水深數尺，更兼糧餓，死辛毗在城外用鎗挑袁紹印綬衣服，招安城內之人。審配大怒，將辛毗家屬老少八十餘口，就于城頭上斬之，將頭擲下。辛毗號哭不已。城中困極，宰馬為食，軍士餓倒，不能守把。審配兄之子名榮，素與辛毗至厚，見毗在城下號哭，密寫獻門之書，拴于箭上，射下城來。軍士拾獻辛毗，毗將書呈操。操喚諸將聽令，如入冀州，休得殺害袁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榮大開西門，放操兵入。辛毗躍馬先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城樓上，見操軍已入城中，引數騎下城死戰，正迎徐晃交馬。晃生擒審配，以索綁之，解出城來。路逢辛毗，毗咬牙以鞭鞭配首曰：賊奴今日真死

身便走，兩個却待去趕，聽得山上鑼聲又响，左邊走出雲裡金剛宋萬，右邊走出摸着天杜遷，皆浚却是白面郎君鄭天壽，各帶浚人，把蕭讓金大堅捉投坡子裡來。四個好漢曰：你二位放心，我們奉晁天王將令，特來請你二位上山入夥。蕭讓曰：山寨裡要我何用？杜迂曰：吳軍師一來與你相識，二來得知你兩個武藝，特使戴宗來宅上相請。當時晁蓋吳用眾頭領都接見了，筵席設待，修蔡京回書一事，因請二位共聚大義。兩個曰：我們在此不妨，只恨各家都有老小，明日官司知道怎了。吳用曰：不必憂心，天明時便有分曉。當夜各散。次日

矣。配大罵曰：狗董正由你引曹操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你今日能殺我耶？解見曹操，操曰：你知獻門接我者乎？配曰：不知。操指曰：此是汝姪審榮所獻也。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于此。操曰：昔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耶？配曰：恨少恨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不容不如此。你肯降否？配曰：不降不降。辛毗哭拜于地曰：家屬八十餘口，盡遭此賊殺害，願丞相戮之以祭魂耳。配曰：吾生為袁氏臣，死為袁氏鬼，不似汝輩諂諂面諛之人，身可速斬我。操教擗出臨受刑。此行刑者曰：吾主在北，不可使吾南面而死。配向北面，引頸受刑。時建安八年秋七月也。史官詩曰：河北多名士，誰如審正南。命因昏主喪，心與老天參。忠直言無隱，廉能志不貪。臨亡猶北面，降者盡羞慚。審配向北而死，見者皆傷感不已。操憐其忠義，命葬于城北。大軍入城，長子曹丕字子桓，時年十八歲。此子是中平

嘜囉報曰二位內眷都到了吳用曰請二位親自去接定眷蕭讓金大堅只見兩家老小擡上山來兩個問其係細老小俱說出門之後只見一行入將轎來到說家長在客店裡中了暑氣快交取老小來看出城擡到這裡蕭讓與金大堅只得安頓老小吳用請蕭讓寫蔡京字跡回書就令金大堅雕圖書當下兩個動手完成回書便送戴宗起程遮羅辭了眾頭領下山至朱貴酒店戴宗取甲馬拴在腰上你別去了只見吳用叫吉苦眾頭領問曰軍師何故叫苦吳用曰我這封書送了戴宗和宋江性命眾頭領大驚問其緣故吳用曰今日

四年冬十月生于譙郡生時有雲氣一片青色圓如車蓋覆于其室終日不散望氣者對操曰此子貴不可言非人臣之氣八歲能屬文有逸才博覽古今經傳通諸子百家之言善騎射好擊劍瑯琊下氏所生下氏本娼家也操納為妾故生此子打破冀州時曹丕隨父在軍中先領隨身軍運投袁紹家下馬拔劍而入有求將當之曰丞相有命諸人不許入紹府丕叱退求將提劍而入後堂見劉夫人抱一女而哭丕向前欲殺之未知劉氏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引兵取壺關 第六十五回

曹丕向前欲斬之見紅光滿目遂按劍而問曰汝何人也劉氏曰妾乃袁將軍之妻也丕曰懷中所抱者何人劉氏曰此乃次男袁熙之妻甄氏也因熙出鎮幽州甄氏不肯遠行故留在此相伴丕拖近前見披髮垢面丕以衫袖拭

戴院長回書使個圖書不是玉筋篆文翰林蔡京四字只是這個圖書交戴宗吃刑候事金大堅曰小弟每蔡太師書紙都是這樣圖書今次雕的無纖毫差錯如何有破綻吳學究曰江州蔡知府是蔡太師兒子如何父寫書與兒子却用個諸字圖書因此差了些人到江州必被盤詰問出實情却是利害鬼蓋曰快使人去趕他回身寫如何吳用曰他休起神行法早晚已走過五百里了只是事不宜遲我們只得恁地方可救他兩個鬼蓋曰怎生去救吳用便向鬼蓋耳邊說曰妙計可暗傳下號令與眾入城休要候了日期眾好漢得了將

其而觀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色遂對劉氏曰吾乃曹丞相之子也願保汝家汝勿憂慮遂按劍坐于堂上眾將誰敢輒入後史官有錄甄皇后之傳

文昭甄皇后傳曰甄氏乃中山無極人上蔡令甄逸之女生于光緒五年十二月丁酉日其母張氏常夢見一仙人手執玉如意立于其側臨產之時見仙人入房以玉衣蓋體遂生甄氏三歲喪父後相士劉良相之曰此女之貴乃不可言自少至長並不好戲弄年八歲門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中人及諸姊皆上閣觀之甄氏獨不行姊恠問之曰門外走馬為戲老幼競觀汝獨不觀何也甄氏曰豈女子之所觀耶年九歲喜讀書寫字借諸兄筆硯使用兄曰汝當習女工何用讀書寫字欲作女博士耶甄氏曰古之賢者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己誠不知書何由見之後天下兵亂加以飢饉百姓皆賣

令各去拴束下山奔江州來戴宗依着日期回到江州當廳遞了回書蔡九知府見了戴宗好生歡喜親自接了回書便問你曾見我太師麼戴宗稟曰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不曾見得恩相知府拆開封皮看見上面說許多物件都收了後說妖人宋江可令檻車盛載差人連夜解上京師書尾說黃文炳早晚除授蔡知府喜不自勝交取一錠花銀賞了戴宗戴宗謝了自回牢裡看觀家江密將其事說知宋江欣喜知府權併合成檻車只得起程門子來報黃通判相探知府請至後堂相見知府曰蔡喜早晚必有榮除之慶黃文炳曰公相

金銀珠玉寶物時甄氏家巨富盡收買藏之甄氏時年數歲乃白母曰今世亂何多寶物此取禍亂之道也匹夫無罪懷寶為罪又兼左右皆飢之不如以穀賑給親族隣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皆稱其賢年十四歲時中兄喪悲哀過制甄氏事嫂極盡其勞撫養兄子因愛甚篤母性戾待諸娘有常甄氏數諫曰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寡願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娘愛之宜如女母感其言遂流涕今甄氏與嫂同處後建安中袁紹娶與中子袁熙為娘熙出守幽州留在冀州侍姑母因此被曹丕所見而納之眾將請曹操入城操上馬擺布嚴整時有許攸在馬後將入城門攸縱馬近前以鞭指其城門曰阿瞞你不得我不得冀州也操大笑曰汝言是也操至紹府門下問曰誰曾入此門去來未將對曰世子在內操急喚出欲殺之荀攸

何以知之知府曰昨日下午書回丁妖人宋江交解京師通判榮任即去早晚家尊回書僭說此事黃文炳曰小生求借一觀知府取過家書與文炳泛頭至尾讀了一道看了封皮又見圖書新鮮搨頭曰這封書不是真的知府曰通判踏矣此是家尊親手筆跡如何不是真的文炳曰往常家書來曾有這個書沒有知府曰却不會有這個圖書今番圖書匣在手邊就便印在封皮上文炳曰今天下盛行蘇黃米蔡四家字跡誰不習得况兼這個圖書是令尊恩相做翰林大學士時使出來法帖文字上多有入曾見如今陸太師丞相如何肯把

郭嘉曰非世子無以鎮壓此府也操方免之劉氏出拜曰非世子無以保全我也願以女酌之操教喚出甄氏拜于前操視之曰真吾兒娘也遂令曹丕納之操既定冀州親往袁紹墓下祭之再拜而哭甚哀回頭與眾官曰吾想昔日與本初共起兵時紹問吾曰若事不轉左面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此言未嘗忘之今本初已喪吾想此言而流涕也眾皆服其高見操賜金帛糧斛安紹妻劉氏之心仍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賦大事已定寫表甲朝操自領冀州牧次曰許褚躍馬入東門正迎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大怒曰吾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敢誇口也攸大罵曰此等皆匹夫起身耳何足為道褚大怒拔劍

翰林圖書使出來更甚父寄書與子。須不當用諱字圖書。相公不信。可盤問下書人。曾見府裡誰來。若說不對。便是假書。蔡知府聽了曰。這事不難。此人自來不曾到東京。一問便顯虛實。知府留住文炳在屏風後坐。隨即陞廳喚戴宗問曰。前日你回事忙。未曾問得你仔細。你去京師我家府裡誰接看你。留你在那裡歇。戴宗曰。小人到府前尋見一個門子。接書人去。少刻門子出來。交收這詭書。看小人自去。客店歇了。次早去伺候門子。回書出來。小人怕候日期。連夜回來。知府曰。那門子多。少年紀有鬚無鬚。戴宗曰。小人到府前天色黑了。不

殺之。提頭來見曹操。說許攸如此無禮。某殺之。操曰。子遠素與吾舊。故相戲耳。何故殺之。深責許褚。令厚葬之。後人有詩歎許攸曰。堪笑南陽一許攸。欲憑胸次傲王侯。不思曹操如熊虎。猶道吾才得冀州。操問其間。誰知戶籍。冀民曰。騎都尉崔琰數曾諫袁紹守境。絕不從。因此托疾在家。操遣人聘之。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琰至。操命為本州別駕從事。操問曰。昨按本州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表兄弟親尋于冀。冀方蒸民。蒸民蒸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操聞其言。改容謝之。待為上賓。操已定冀州。使人探冀消息。譚趣時掠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知尚走中山。連夜攻之。尚兵虛弱。無

十分看仔細。敢是二字便。有破。戴宗告曰。小人無罪。知府喝曰。你這厮該死。我府裡老門子王公已死了數年。如今只是個小王看門。如何却說他年紀有些鬚鬚。况門子不能勾。府堂裡去。但有各處采的書信。必須經由府裡張幹辦。方纔見李都督。然後達知裡面。纔收禮物。便回也。須伺候三兩日。我這多禮物。如何沒個心腹的人出來問你。你仔細。你只好招說這封書。那里得來。戴宗曰。小人一時要起程途。不曾看得分曉。知府喝曰。不打招。喝令獄卒把戴宗捆翻。打得皮開肉綻。鮮血進流。戴宗推不

心戰。聞風而走。尚往幽州投奔袁彪。袁譚盡收其眾。欲復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書罵絕其婚。操自統大軍征袁譚。直抵平原。譚聞操自統軍來。遣人求救于劉表。表請玄德商議。玄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勢正盛。依愚所料。表氏兄弟不久必為操所擒耳。况操常有窺荆襄之意。只宜養兵自守。彼雖求接。切莫妄動。表曰。當何以退之。玄德曰。可作書與兄弟二人。以和解為名。緩緩絕之。表然其言。先遣人以書遺譚曰。君子避難。不適仇國。交絕不。出惡聲。日前聞君屈膝降曹。計之左也。若冀州不弟。當降志辱身。以濟其事。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高誼耶。又以書勸袁尚。袁譚得書。知表無意發兵。料非操敵。乃弃平原。走保南皮。南皮縣。建安十年春正月。曹操追兵南皮。時天氣蕭寒。河道盡凍。糧船不動。操傳令。差本處百姓。敲水拽船。以代軍士之勞。百姓所知。皆逃匿深山。操大怒。令捕得



過拷打只得招曰小人路經梁山泊過被一夥強人來把小人劫去搜出書信看了把信籠都奪了小人回鄉不得他那里却寫這封信與小人回來脫身知府曰你知梁山泊賊人同謀令取大枷在牢裡却退廳來稱謝黃文炳曰若非通判高見下官險些誤了大事黃文炳曰這人結連梁山泊為黨若不斬除必為後患知府曰通判高見當日管待文炳出府去了次日蔡九知府陞廳便喚當案孔目來分付曰快交把這宋江戴宗供狀招擬粘連寫下犯由牌交來日押赴市曹斬首施行當案却是黃孔目本人與戴宗最好無緣救他

百姓來斬百姓聞得乃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是吾無人心也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吾軍士擒之百姓皆垂泪而去遂進兵南皮譚引驍將出城敵操操以鞭指譚罵曰吾厚待汝汝何生異心也譚曰汝犯吾境界奪吾城池反說吾有異心何也操大怒遣徐晃出馬譚使彭安相迎兩馬相交見斬彭安于馬下譚軍敗走退入南皮操即遣軍四面圍住譚使于評見操說投降操曰袁譚年幼友覆不當看汝弟之面就休回去評曰丞相差矣其間王賢臣榮王憂臣辱安可不回也操即遣之評回見譚言操不准投降譚叱之曰汝弟兄事曹操汝懷一心耶評氣昏于地須臾而死譚甚悔之後有替曰

不顧其身一言氣昏全忠盡節河北功臣

郭圖曰若與南軍鬪時不能勝來日盡驅百姓當先軍繼

當日稟曰明日是個國家忌日後日又是七月十五中元節不可行刑大後日是國家景命五日後方可施行知府准孔目之言直待第六日早晨差人去十字路打掃法場點起五百士兵刀杖劊子伺候已牌時分知府親自來做監斬官就把宋江戴宗兩個各與一碗長休飯承別酒吃罷獄卒把宋江戴宗推出牢門來宋江戴宗面面相覷劊子把宋江戴宗押到十字路口圍鎗刀圍住只等午時開刀那知府勒住馬等候報來只見法場東邊一夥弄蛇教化強要撲入法場裡看衆士兵趕打不退西邊又一夥使鎗棒賣藥的也強挨

其後與操決一死戰雖雄可分矣譚然其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使皆執刀鎗聽令次日平明大開四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出直抵曹寨兩軍混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人遍地操見不勝自奔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力向前譚軍大敗曹洪奮威衝突正遇袁譚舉刀砍死于陣郭圖見陣大亂急馳入城樂進指弓搭箭射下城壕一擁而入人馬俱陷操引兵入南皮安民了當忽有一處軍來到乃是表裏部下戰將焦觸張南操自引軍迎之二將皆卸戈卸甲帶來投降操皆封為列侯又黑山賊張燕引軍十萬來降操封為平北將軍操令樂進李典會合張燕打并州操自引軍攻幽州來破表裏袁尚先說曹操將表譚首級各縣號令曰敢有哭者滅三族頭掛北門外一人布冠衰衣哭于頭下左右拏來見操操問之乃北海營陵人也姓王名修字叔治乃青州別駕因諫

將入來，士兵喝曰：「你這殺人，好不曉事！這是那里，強挨人來着？」那夥說曰：「我們冲州撞府，那里不曾去着出入，便是京師天子殺人，也放人看南邊，又一夥挑担的脚夫，挨入來，士兵喝曰：「這里出人，你挑那里去？」那夥人曰：「我們是挑東西入衙去的。」士兵曰：「便是衙裡人，也別路過那夥人就歇担子。」立住人叢裡看，只見比邊一夥客人，推兩輪車子過來，士兵喝曰：「這里出人，你們送別路過去。」那夥客人笑曰：「俺們便是京師來的，不認得路，只送這大路走，就停下。」立定在車子上看，士兵把住去場中間，一個報曰：「午時三刻監斬官，令劊子便去開。」

表譚被逐，知譚死，故來哭屍。操曰：「汝知吾令否？」修曰：「已知。」操曰：「汝不怕累及三族耶？」修曰：「我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吾受袁氏厚恩，若得收譚屍，葬于淺土，然後全家受戮，瞑目無恨。」操曰：「河北義士，何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能用則吾安敢正眼而覷此地乎？」操遂禮備為上賓，以為司金中郎將。操又得王修甚喜，問修曰：「今袁尚已投袁熙，取之用何策？」備不答。操曰：「忠臣也。」問郭嘉，嘉曰：「可使袁氏降將，焦觸、張南等自攻之，可以取也。」操用其言，隨差焦觸、張南、呂曠、呂翔、馬延、張顛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州。操兵緩行接應，表尚知操兵到前隊，皆是河北降兵。三人商議棄城，星夜引兵奔遼西去投烏丸。遼西漢郡名，故城在永平府治。幽州刺史烏丸。觸殺白馬為誓，聚幽州眾官，歃血共盟，背表向曹。烏丸觸先歃血曰：「吾知曹丞相英雄，今往從之，如不遵令者，腰斬。」

柳聲開刀，只見車子上客人聽得，便取小罐，敲了兩聲，四下里一齊動手，又見茶房樓上，一個黑大汉，脫淨赤條條，執兩把斧，樓上跳下來，手起斧落，砍番兩個劊子，望監斬官馬前砍殺。眾士兵簇擁，知府逃命，只見那夥人掣出器械，殺倒士兵，獄卒七橫八倒，兩個客人，鑽將入去，一個背了宋江，一個背了戴宗，扮客人的便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那夥扮使鎗捧的便是燕順、劉唐、杜遷、宋萬，扮挑担的便是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扮乞者的便是阮小二、小五、小七、白勝、晁蓋、猛省戴宗，曾說一個黑旋風和宋三，即最好，是個莽撞之徒。

依次歃血，循至別駕韓琦前，琦乃擲刀于地，而言曰：「吾受表公父子厚恩，今主敗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義缺矣。若北面而降曹氏，吾不為也。」一席之人，盡皆失色。烏丸觸曰：「與兵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韓琦既有志如此，聽其自便，推瑣而出。烏丸觸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逕來降操，操大喜，加為鎮北將軍，幽州太守。操使探樂進李典攻打并州，高幹見守壺關口，不能下。壺關在山西，操自勒兵前往，樂李二將接着，說幹死拒壺關，擊之不能下。操集眾將，共議破幹之計。荀攸曰：「若破幹，須用詐降計方可。」操然之。喚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呂曠等引軍數十，直抵關下，叫曰：「吾等為表尚輕視，故降曹操，曹操為人詭多疑心，吾今改過，還扶舊主，可疾開門相納。」高幹未信，只教二將自上關說話。二將卸甲，弃馬而入，言曹操之過。幹曰：「曹軍新到，何計破之？」曠曰：「乘軍心未定，今夜劫寨，其等。」

人便叫好漢，是也。旋風慶李達不  
 慮輸斧殺入。晁蓋交背宋江戴宗  
 的，只顧跟黑大漢走。當下十字街  
 口，不問官軍百姓，殺得屍橫遍地，  
 流血成渠。衆頭領跟了黑大漢，直  
 殺出城。那江州軍民誰敢近前，這  
 黑漢殺到江邊，血濺滿身。前面大  
 江却無旱路，晁蓋恰慌，那黑漢曰：  
 不要慌，把哥，肯來廟裡，衆人都  
 到看時，靠江一所大廟，林子遮遮，  
 牌額上四個金字，白龍神廟。嗚囉  
 把宋江戴宗背到歇下，宋江方纔  
 開眼，見了晁蓋，苦衆哭曰：莫是夢  
 中相會。晁蓋勸曰：恩兄不肯在山，  
 致有今日之苦。這個出力殺人黑  
 大漢是誰。宋江曰：是李達，他要大

願當先，幹喜是夜，教二呂當先，引萬餘軍前去。將至曹寨  
 背後，喊聲大震，伏兵四起。高幹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郭嘉遺計定遼東 第六十六回  
 高幹知是中計，急回壺關城，樂進李典，已奪了關。高幹奪  
 路走脫，去投單于。操領兵拒在關口，使人追襲高幹。幹到  
 單于界，正迎北，查左賢王幹下馬拜伏于地，言曹操吞併  
 故舊疆土，今欲犯王于地，面萬乞救援，同力克復，以保北  
 方。左賢王曰：吾與曹操，自來無仇，何以侵吾土地。汝欲使  
 吾結冤耶。此退高幹。幹尋思無路，去投劉表。行至上澗，被  
 都尉王琰殺之。將頭解送曹操。操封琰為列侯，并州既定。  
 操商議西擊烏丸，就拿袁熙，以絕禍根。曹洪等曰：袁熙表  
 尚兵敗將亡，而投夷狄，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若  
 引兵入番境，倘劉備劉表引兵襲許都，救應不及，為禍不  
 淺矣。請回師而勿進為上。郭嘉進曰：諸公言者，錯矣。公雖

牢裡放我，怕走不脫，不肯依他。  
 晁蓋曰：難得這人，出力最多。花榮  
 曰：將衣服與二位穿了，只見李達  
 提著雙斧，從廊下匹尋人，亂殺。宋  
 江叫曰：兄弟那里去，且來和哥  
 相見。李達聽得，丟下雙斧，說曰：大  
 哥休怪，鐵牛籠肉，與衆人都相見  
 了，却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大笑。花  
 榮曰：如今來到大江，又沒船接應，  
 倘或官軍殺來，却怎生迎敵。李達  
 曰：我與你們再殺入城去，將官巨  
 盡砍了，便走。戴宗曰：使不得，莽性  
 城裡有五七千軍馬，若殺去，必然  
 有失。遠望見江面三隻掉船，吹風  
 胡哨飛來，衆人看時，見那船上各  
 有十數個人，都拿軍器，衆人都慌

威振于天下，胡人恃其邊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  
 之，可立破也。且袁氏于番邦有恩，而尚兄弟猶存，今捨烏  
 丸之資而還南征，尚兄弟因烏桓之助，招死王之臣，以生  
 冒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劉表坐談之  
 容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矣。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  
 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操曰：奉孝之言，真  
 大議論。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輛，出盧龍寨。  
盧龍寨 今永平府  
 但見黃沙漠漠，狂風暗起，山谷崎嶇，操有回軍之心。  
 問于郭嘉，嘉此時不伏水土，卧病于車上，操泣曰：以吾欲  
 平夷狄，使公遠涉艱辛，而染病耶。嘉曰：某感丞相大恩，雖  
 死不能報萬分之一。操曰：吾見北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  
 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  
 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備，虜可擒也。須得曾識徑路者以引  
 之，操遂留郭嘉于易州養病，求鄉導官以引路。人薦袁紹

宋江聽說廟前看時張順在頭船  
 上宋江叫聲兄弟救我張順寺見  
 是宋江大叫白好了掉船飛搖到  
 岸看時張順張橫穆弘穆春隣永  
 李俊李立童威童猛等各執鎗棒  
 宋江喜從天降衆人拜曰自沒哥  
 哥到官吃苦兄弟無路可救近聽  
 得拿了戴院長只得去到穆弘庄  
 上商量今日已要劫牢救哥哥不  
 想已有好漢救出這里拜結英雄  
 豪傑莫非是梁山泊義士晁天王  
 麼宋江指著上首立的便是晁蓋  
 哥你衆人都來廟裡叙禮張順  
 等九人晁蓋等一十八人宋江戴宗  
 李逵共是二十九人都入白龍廟  
 聚會當下二十九人好漢講禮以

舊將田疇深知其地操命尋之疇見操言曰此道秋夏間  
 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  
 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三百  
 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無終今改  
 順天順天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默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  
 之險白檀在順天出空虛之地前近柳城柳城漢縣名故  
 西掩其不備府密雲縣頃可一戰而擒也操從其言封田疇爲靖  
 北將軍作鄉導官爲前驅張遼爲次操自押後倍道輕騎  
 而進時建安十一年秋七月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白  
 山在幽州東北上却說袁熙袁尚會合官頻等數萬騎前來張遼  
 慌報知曹操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官頻兵無隊伍參差  
 不整操與張遼曰虜兵不整便可擊之操以麾撥遼引  
 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奮力急攻官頻大亂遼拍馬  
 斬官頻于馬下餘衆投降自名王以下胡漢相雜二十餘

罷只見嘍囉報曰江州城裡鳴鑼  
 擣鼓軍馬出城追趕李逵聽了人  
 吼一聲提了雙斧先出廟門晁蓋  
 曰一不做二不休直殺盡江州軍  
 馬方纔回梁山泊去衆英雄齊聲  
 應曰願依尊令一齊納喊殺奔江  
 州岸上來正是潯陽岸上果然血  
 染江紅湘浦江邊真乃屍如山積  
 且聽下回分解

萬口表態衣尚引數千騎投遼東去操收軍入柳城使人  
 探郭嘉病回報嘉病九分操封田疇爲柳亭侯以守柳城  
 疇曰其負義逃竄之人耳蒙厚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  
 盧龍之寨以討賞祿哉必不得已請效死不敢受侯職言  
 未畢涕泣橫流操又使夏侯惇說之不從操乃拜疇爲議  
 郎操撫慰單于番人等單于送納駿馬一萬匹操領兵回  
 時天氣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糧殺馬數十疋爲  
 食斃地二十四丈方得水操回至易州重賞前日曾諫者  
 操曰孤前者乘危遠征微倖成功雖得之天佑終不可以  
 爲法諸君諫勿伐者乃萬全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操到易州時郭嘉已死數日停柩在公廨操往祭之哭倒  
 于地曰奉孝死乃天喪吾也回顧與文武曰諸君年齒皆  
 孤等輩惟奉孝最小吾欲托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  
 心腸崩裂矣嘉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之書呈上曰郭公

宋江智取無為軍 張順活捉黃文炳第三十六回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而邊人道是三國周瑜赤壁亂石巉崖瀟灑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昔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後

雜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烟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念奴嬌詞

却說梁山泊好漢在白龍廟聽得江州兵馬趕來即令劉唐先把宋江戴宗護送上船李俊同張順三阮齊整船隻就江邊看時約有五七十馬軍殺奔前來李逵當先輪雙板斧砍將入去花榮只怕李逵失手取弓搭箭望着為頭的一箭射落馬那馬軍大驚奔走到把步軍中倒這衆好漢一齊沖殺官軍屍橫遍野血染江紅殺到江州城下城上大砲石打將下來衆好漢拖轉黑旋風回到白龍廟前下船

臨亡親筆書此願永相從之則遼東自定矣操曰奉孝如此用心孤如何不從拆書視之點頭嗟歎諸人皆不知其意次日夏侯惇引衆人稟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賓服即日表與表尚二人接之後必為患不如乘其未動速往征之遼東可得矣操笑曰不煩諸公虎威數日之後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諸人皆疑次日又稟操亦如前言回之諸將不信却說袁熙表尚引數千騎奔遼東來公孫康本遼東襄平人也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康知袁熙表尚來投遂聚本部屬官商議此事公孫恭曰袁紹在日常有吞遼東之心恨未有暇也人表與表尚兵敗勢窮無所依棲來投于我此是鳩奪鴉巢之意也若容納之必來相圖不如賺入城中殺之送頭與曹公曹公必重待于汝也康曰只愁曹公乘時引兵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袁以相助使為股肱也操曰操若下遼東必星夜前來如其無意必

屍蓋懸懸衆人拽起風帆却投穆太公庄上來太公出迎宋江等都相見了穆弘排下筵席帶待衆頭領穆太公曰你等如何却打這那條路上來李逵曰我自只揀兵多處殺將去你們自要跟我來衆人聽了都大笑宋江曰小人與戴院長若無衆好漢相救皆死於非命今日之恩深於滄海只恨黃文炳這仇未曾報得屍蓋曰要殺黃文炳容易奈不識路徑薛永曰小弟在無為軍最熟我去探聽一遭宋江曰若得賢弟去最好薛永去了宋江與衆頭領商議整頓軍器船隻等候只見薛永帶一人回到庄上來拜見宋江那人怎生模樣有

不動矣可往探聽如曹動兵則留一表如不動則殺二袁送與曹公康從之先使人去探聽消息却說袁熙與表尚曰今遼東軍兵有數萬足可與曹公爭衡暫投之當殺公孫氏以奪其城養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河北也尚曰吾揣此心久矣二人入見公孫康留于館舍每日使人相待推病不相見探聽人回報曹操兵屯易州無下遼東之意公孫康先伏刀斧手于壁衣中使人請二表入相見禮畢命坐康見左右侍立盡令出外迴避欲議密事尚見座榻上無裯褥時天氣嚴寒對康曰願舖坐席康瞋目言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尚不知時何席之有尚大驚手足無措康曰何不動手刀斧手擁出就坐席間砍下二人之頭用木匣盛貯使人送投易州來見曹操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夏侯惇張遼入稟曰如不下遼東可回許都恐劉表生心操曰吾待二表之首衆皆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

詩為記

智高膽大性如偏黑瘦身材兩  
眼鮮江湖第一裁從手侯徒人  
稱通臂猿

宋江便問這位壯士是誰薛永曰  
這姓侯名徒他祖居洪都人氏江  
湖上人稱他第一手裁從更兼慣  
習鎗棒魯拜薛永為師人見他瘦  
都喚做通臂猿在黃文炳家做生  
活小弟請在此投見宋江大喜便  
問江州消息薛永曰如今蔡知府  
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城中曉夜隄  
備小弟又去無為軍打聽遇見侯  
徒盡知備細宋江曰侯兄何以知  
之侯徒曰小人在黃通判家做衣  
服遇見師父提起尊兄大名小人

特禾報知文炳有個親兄喚做黃  
文炳平生行善救濟貧苦都叫他  
做黃佛子文炳見有勝已者始之  
不如已者害之兄弟兩處住只在  
一條巷內出入小人在他家時聽  
得黃通判回來說這件事知府已  
被瞞過了却是我點撥他黃文炳  
聽得罵曰這事與你無干何故定  
要害他倘或有天理之時却不及  
招其禍這兩日聽得劫了法場好  
生吃驚昨夜去江州探報蔡知府  
與他計較尚未回來宋江曰黃文  
炳與兄家隔多少路侯徒曰只隔  
中間一個菜園宋江曰天交我報  
仇他兄既然仁德怎不可害他我  
有一計交穆太公討八九十個布

送表熙表尚首級至衆人不知其故皆大驚使者呈上書  
操看畢拍手大笑曰果然不出郭奉孝之所料也遂重賞  
其人即命刻印一顆拜封公孫康為義平侯拜左將軍使  
回衆官問操曰何為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遂郭嘉書以示  
衆書曰

今聞表熙表尚往投遼東切不可加兵公孫康久畏表  
氏吞併往投必疑若使兵急之彼必併力迎敵急不可  
下若緩之公孫康表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願垂聽焉  
衆皆踴躍稱善操引諸官設祭于郭嘉靈前嘉亡年三十  
八歲從征伐十有一年多立奇勳吏官有廟讚曰  
天生郭奉孝豪傑冠群英腹內藏經史胸中隱甲兵運  
謀如范蠡決策似陳平可惜身先喪中原棟棟傾  
雖然天數三分定妙算神機亦可圖若是當時存奉孝  
難容西蜀與東吳

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于許都遷葬程昱等  
請曰北方大定可還許都建下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  
志諸君先言正合吾意是夜宿冀州城東角樓上凭欄仰  
觀天文時有荀攸在側操指曰南方旺氣燦然恐不可圖  
也攸曰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耶正看間忽見一道金光  
從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寶于地下操下樓隨光令人掘之  
果得何物下回便見

劉玄德赴襄陽會 第六十七回

曹操于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攸曰此何物也攸曰昔舜  
母夜夢玉雀入懷而生舜帝今得銅雀此吉祥之兆也宜  
作高臺以慶之操大喜遂令造銅雀臺于漳河之上即日  
破土斷木燒瓦磨磚計一年而工畢次子曹植進曰若作  
層臺必立三座至高者名為銅雀左邊一座名為玉龍右  
邊一座名為金鳳作兩條飛橋橫空而上以龍鳳朝銅雀

袋又要百十來處。柴用着五隻大船。張順李俊駕兩隻小船。在江面上與他如此行。五隻大船上用着張橫三阮童威護送。却用侯健兒引着薛永白勝先去。無為軍城中藏了。來日三更為期。只聽放起帶鈴鶻鴞。便叫白勝上城策應。先插一條白絹號帶。近黃文炳家。便是上城去處。再交石勇杜遷扮做丐者。去城門邊埋伏。只看火起為號。便下手。李俊張順只在江上往來巡視。策應宋江分撥已定。只留朱貴。先使童猛掉一隻快船前去探路。其餘依次望無為軍來。那條大江。週接三江。潯陽楊子江。漫四川。直到大海一冰。共記九千三百里。

之意。二年成就。操喜曰。吾兒言者是也。他日臺成。足可娛吾老矣。按曹植字子建。極聰明。年十歲時。善屬文。諸經書誦論詞賦。數十萬言。無一字差錯。嘗作文。呈呈父。操曰。汝倩人耶。對曰。自言為論。下筆成文。頃當面試。奈何。人操甚愛之。操妾劉氏生子曹芳。征張繡時。陣亡。下氏生四子。不彰。植。操于是乃留曹不曹植在鄴。遣臺操令張燕守北寨。操所得表紹之兵。共有五六十萬。班師回許都。議封功臣。皆為列侯。操表乞贈軍諮祭酒郭嘉。其表曰。臣聞褒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諮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等無遺策。自從佐軍。十載行坐。出入不離。西取睢固。東擒呂布。斬袁譚。平朔土。越險濫定。烏丸。威遠計。梟袁尚。兇逆克殄。功實由嘉。方將表顯。詎料壽終。朝廷失一良臣。國家喪斯奇位。宜追贈嘉封。并前千戶。褒亡勸存。皇家大典。謹表以聞。乃封郭嘉為貞侯。養其子奔于府中。操欲南征劉表。荀彧

併萬里長江中門。通多少去處。有名雲夢。彭蠡。洞庭湖。古詩為詔。

萬里長江水似傾。東連大海若雷鳴。滔々雪浪令人怕。滾滾洪波誰不驚。千古戰爭忠晉宋。三分割據想英靈。乾坤草昧生豪傑。撥動貔貅百萬兵。

是夜初更。大小船隻都到江岸。只見童猛回來報曰。城裡並無動靜。宋江令眾人把沙土布袋。蘆葦乾柴。都搬上岸。望城邊來。正是二更。宋江交眾人各將沙土布袋。并蘆葦乾柴。就城邊堆垛了。只留張橫三阮兩童子。船接應其餘頭領。都奔城邊來。便放起帶鈴鶻鴞。只見城上

曰。軍方北征。而回。水可遠行。更待半年。養成氣力。劉表孫權一鼓而下。操從之。遂分兵屯田。以候調用。却說玄德。自到荊州。劉表待之甚厚。一日正與相聚飲酒。忽報原降張虎陳生。在江夏擄掠人民。欲取荊州。造反。表驚曰。二賊又反。為禍不小。玄德曰。不須兄長憂慮。備往收之。表大喜。即點二萬軍。令玄德行。次日到江夏。張虎陳生引兵來迎。玄德引關張趙雲出馬。玄德在門旗下。望見張虎所騎之馬。極其雄駿。玄德曰。此必千里馬也。言未畢。子龍挺鎗出馬。徑衝過陣去。一鎗刺張虎於馬下。就扯住轡頭。牽馬回陣。陳生兒子龍牽馬而去。隨趕來奪。張飛大喝一聲。挺矛出馬。將陳生刺于馬下。餘眾潰散。玄德招安。平復江夏諸縣。民賴其安。遂班師回。表自出郊迎接入城。飲宴。酒至半酣。表曰。吾弟如此雄才。荊州有所倚仗也。但憂南越。不時寇境。張魯孫權。皆足為慮。玄德曰。弟有三將。可以保之。遣張

堅起白號帶來宋江引衆上城見  
白勝與衆軍曰那條巷便是黃文  
炳住處宋江引衆漢下城逕到黃  
文炳門前却見侯健在房簷下宋  
江分付曰你去將菜園門開了如  
此而行軍漢把蘆柴堆在裡面侯  
健舉火點着出來却去敲門叫曰  
隔壁失火快開門裡面聽得起來  
看時望見火起連忙開門見蓋宋  
江等殺將入去把黃文炳一門大  
小五十口盡皆殺了恐有不見文炳  
衆漢將金銀收拾盡扛箱籠奔城  
上來石勇杜遷殺倒把門軍士李  
逵砍斷鐵鎖大開城門張橫三阮  
兩童都來扛擡財物上船無為軍  
那個敢出來追趕都投穆弘在上

飛巡南越之境關其拒固子城以鎮張魯趙雲拒三江以  
敵孫權凡何憂哉表大喜時蔡瑁告姐蔡夫人曰劉備遣  
三將巡境自居荆州久必為患備為人忘恩失義不可同  
守荆州蔡夫人夜對劉表言曰我聞荆州人多與劉備往  
來容在城中無益不如遣之表曰吾弟仁德之人也蔡氏  
曰誠恐他人不似汝心表已狐疑次日出城見玄德所乘  
之馬極駿問之乃張虎之馬也表稱讚不已玄德會其意  
就將此馬獻與劉表表大喜騎回城中蒯越見而問之表  
曰玄德所送越曰昔吾兄蒯良最善相馬今雖弃世越亦  
頗曉此馬眼下有淚槽額邊生白點名爲的盧馬也騎則  
妨玉張虎爲此馬而亡王公不可乘之表听其言次日表  
請玄德飲宴而言曰夜來所惠之馬深感厚意但賢弟征  
進可相表處空閑敬當送還永遠騎坐玄德起謝表又曰  
賢弟久居城郭恐廢武事此去襄陽管下有一縣名新野

來江州城裡望見無為軍火起越  
報知李府文炳正在府裡議事聽  
得報說慌忙辭知府下船望無為  
軍來看見火勢猛烈映得江面都  
紅看插到江心只見一隻小船  
逆江面上搖過去了不多時又是  
一隻小船望着官船撞將來逆入  
喝曰其麼船敢直撞來李俊應曰  
去江州報失火的船文炳便鑽出  
來問曰那里失火李俊曰黃通判  
家被梁山泊好漢殺了一家却去  
家私文炳叫聲苦李俊聽了撓勾  
搭住便跳過來把麻索綁了那官  
船稍公只顧下拜李俊曰我不殺  
你門只回去報與蔡知府說梁山  
泊好漢們權寄下他那顆頭早

縣頗有錢糧弟可引本部軍馬于本縣屯紮就收錢糧爲  
用玄德深謝遂領本部軍往新野表自送行酌別之後劉  
表慕眉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在玄德馬前長揖曰不可乘此馬玄  
德慌下馬問曰此馬何爲不可坐乘籍曰昨聞蒯越對劉  
荆州說此馬名的盧乘則妨玉因而還公玄德曰深感先  
生見愛凡人知世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豈可因一馬而能  
妨玉哉籍服其高論白此與玄德往來玄德自到新野軍  
民皆喜政治一新時建安十二年春甘夫人降生劉禪是  
夜有白鶴一隻棲于縣衙屋上鳴四十餘聲望西飛去守  
衙之兵皆以爲異禽臨分曉之時天香滿室經月不散夫  
人夜夢仰吞北斗有孕故名阿斗此時操北征玄德往荆  
州說劉表曰今曹操盡起中國之兵北伐許昌空虛若以  
荆襄之衆一舉襲之大事可就也表曰吾據九州足矣安  
可別圖玄德默然表邀入後堂飲酒酒至半酣表忽然長



晚便要未取道羅拿了文炳過自  
已船上兩個掉船運奔穆太公庄  
上坐下把黃文炳綁在柳樹上宋  
江罵曰我與你往日無仇如何教  
唆知府殺我兩個你兄黃文炳他  
是個修善的我昨夜分毫不曾侵  
犯你這廝在鄉中害我今日且  
除了你文炳告曰小人已知過失  
只求快刀宋江問曰那個兄弟下  
手李逵拿起鐵刀指着黃文炳笑  
曰你這廝今日要快死老爺却要  
你慢死便把尖刀先沒腿上割起  
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刀割一塊  
多一塊無片時多盡李逵沒割開  
胸膛提出心肝文炳慘死與衆好  
漢賀喜有詩為誌

歎玄德曰兄長何故有不足之意表曰吾心間事難言矣  
玄德再欲問蔡夫人出表無語席散玄德自歸新野日與  
士夫謀論天下之事建安十二年冬間操自柳城回玄德  
甚悔表之不用已也忽劉表遣使至請玄德赴荆州玄德  
隨便而往劉表請入坐定表曰近聞操目柳城提兵五六  
十萬回許都日漸強大有吞併之心昔日不聽君言故  
失此大機會玄德曰今天下分裂干戈日起機會豈有盡  
乎若能應之于後未足為恨也表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  
對飲表又泪下不止玄德曰兄長有何事不決如此垂泪  
表曰吾有小事前者欲訴於汝因汝嫂蔡夫人出未得其  
便故隱之吾想汝是宗親骨肉非比外人故特相告玄德  
曰兄長有何難處之事備願聞教倘可用備處雖死不辭  
表曰前妻陳氏所生長子劉琦為人雖賢但懦弱不足立  
事後妻蔡氏生得劉琮頗聰明吾欲廢長立幼又恐礙于

文炳趨炎巧計垂却將忠義苦  
擠排好謀未遂身先死雖免剜  
心炙肉灾

只見宋江跪在地下衆頭領慌忙  
都跪下齊曰哥有甚事但說不  
妨宋江曰我們自沒刺配江州往  
過之時多感晁頭領并衆豪傑苦  
苦相留宋江因父嚴訓不肯肯住  
今因酒後狂言險累戴院長性命  
感謝衆豪傑力救殘生又蒙報了  
冤仇恩同天地今日開了兩座州  
城必然申奏去了不由宋江不上  
梁山未知衆位意下何如若是相  
送者即今收拾便行如不願去的  
一聽尊命只恐事發及連累累煩  
可尋思言未絕李逵跳將起來曰

禮法吾欲立長子今蔡夫人族中皆掌軍務後必生亂因  
决未下玄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亂之道也若憂蔡氏權  
重可徐弋而削之不可溺愛而立次也表默然原來蔡夫  
人素疑玄德但與表敘論必竊聽之是時正在屏風後邊  
聽得深恨之玄德自覺語失遂起身入厠歎髀肉復生潛  
然流涕不任表使人再請入席見玄德泪下表問曰弟何  
故發悲玄德曰備往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散今不復騎髀  
裏肉生日月蹉跎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表曰  
吾聞知在許昌曹公請嘗青梅煮酒共論英雄賢弟盡舉  
當世名士操皆不許曾對弟言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  
操雖有四十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猶不敢在吾弟之  
先何足慮也玄德乘酒興而答曰備若有基本何慮天下  
碌碌之輩也表聞之忽然變色玄德自知語失托醉而起  
歸于館舍劉表雖不出言心中不足史官有詩讚曰

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斧。砍作兩截。便罷。宋江笑曰。要人心悅意。肯方可同去。衆人曰。如今殺死許多官軍。甲奏朝廷。必然起軍。今若不隨哥。却投何處。宋江大喜。當日先交朱貴。宋萬。回寨報知。次後分作五起進程。頭一起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第二起劉唐。杜廷。石勇。薛永。侯捷。第三起李俊。李立。呂方。郭盛。童威。童猛。第四起黃信。張橫。張順。阮家三兄弟。第五起燕。順。王。矮虎。穆弘。穆春。鄭天壽。白勝。穆弘帶了穆太公。并家小等。將家財并文炳金寶。裝載車上。放起火。燒了庄院。投梁山泊來。且說第一起帶着車仗。在路行了三日。來到

曹公屈指從頭數。天下英雄獨使君。髀肉因生猶感舊。爭教寰海不三分。

劉表悶悶不語。蔡氏曰。適聞我于屏風後。聽得劉備之言。足見有吞併荆州之意。視人如草芥。今若不除。必為子孫之患。表不答。搖頭而已。蔡氏知其意。遂召弟蔡瑁入商議。此事瑁曰。我觀劉備有過人之志。久後必吞荆州。不如先就館舍殺之。告表未晚。蔡氏曰。事宜謹細。不可造次。瑁出。點軍伊籍知蔡瑁有害玄德之心。當夜來報。教便離荆州。玄德曰。吾未辭景升。豈可去也。籍曰。公若辭。必遭蔡瑁之害。某代公言之。玄德未明而行。蔡瑁比及到館舍。玄德已去矣。瑁悔恨至甚。遂寫詩一首于壁上。逕入見表。言曰。劉備有反亂之意。書及詩于壁上。不辭而去。表未信。親往館舍觀之。果有詩四句。詩曰。

困守荆襄已數年。眼前空對舊山川。蛟龍豈是池中物。

卧聽風雷飛上天。

地名黃山門。宋江與晁蓋曰。這座山莫不有大夥在內。可着人催攆。後面人馬上來。一同過去。說猶未了。只見山嘴上鑼鳴鼓响。閃出三五百嘍囉。擁着四個好漢。勒馬向前。問曰。來者真不是宋公明麼。宋江向前答曰。小可便是。四個好漢聽罷。下馬拜曰。俺們兄弟。等候多時。不期今日得見仁兄之面。小寨畧備樽酒。權當接鋒。請衆好漢同到敝寨。片時。宋江大喜。扶起四位。逐一請問大名。為頭的性歐名鵬。祖黃州人氏。守把大江軍戶。因惡了本官。逃在江湖上。綠林中。熬出這個名字。喚做糜雲金翅。有詩為証。

劉表大怒。拔劍而言曰。誓殺無義之徒。行數步。猛省暗忖曰。吾與玄德相處許多時。來。未嘗見作詩。此必外人之間諜也。回步入房。用劍尖刮去此詩。棄紉上馬。蔡瑁請曰。兵士已點。就可往新野擒劉備。表曰。未可往擒。容別圖之。蔡瑁見表持疑不決。乃暗與姐蔡氏商議。即日倉廩豐足。欲大會衆官于襄陽。就彼處謀之。蔡氏曰。汝見掌櫃權何必問我。瑁次日稟表曰。近年成熟。合聚衆官于襄陽。就馳騁人馬田獵。今已辨畢。請主公便行。表曰。吾近日氣疾作。寔不能行。可令二子為主待客。瑁曰。二公子年幼。恐失于禮節。猶失撫恤之道。表曰。新野縣有吾弟玄德。可請待客。瑁暗喜中計。便使人請玄德赴襄陽。却說玄德至新野。自知失語。不敢告衆。知忽使至。請赴會。玄德欲行。忽一人進曰。便君此去。必有大災。衆皆大驚。言者是誰。畢竟如何。下回

黃州生下英雄士，力壯身強武藝精。行步如飛偏出衆，摩雲金翅是歐鵬。

第二個姓蔣名敬祖，是湖南潭州人氏。原是落科舉子出身，棄文就武，精通書義，六韜鎗棒，因此人都喚他做神筆子。有詩為証：

高嶺尖峰智慧精，先明何處可屯兵。湖南秀氣生豪傑，神筆人稱蔣敬名。

第三個姓馬名麟，祖是南京建康人。原是小番子，閑漢出身，吹得雙鐵笛，使得好大滾刀。因此人都喚做鐵笛仙。有詩為証：

鐵笛一聲山石裂，銅刀兩口鬼神驚。馬麟奇貌真奇怪，人道神

四十頭領，是日慶喜筵席。宋江說起江州造謠言事，李逵曰：「我們許多軍馬，便造反，晁哥便做大皇帝，宋哥便做小皇帝，吳先生做丞相，我們都做將軍，殺去東京奪了帝位。」戴宗喝曰：「鐵牛，你今日纔到這裡，要聽哥，號令再如此多言，先割你頭為令。」此警後人李逵曰：「我只吃酒便了，象好漢都笑。」晁蓋先交安插，穆太公一家老小，取過文炳家財，賞勞出力，嘍囉便交恭拜了。新收頭領，後取出信籠，交還戴宗，戴宗收入庫內。公用連日山寨作賀筵席。上宋江對眾頭領曰：「宋江有件大事，要稟眾弟兄，歇下山走一遭。乞假數日，未知眾位

便見。

玄德躍馬跳檀溪 第六十八回

玄德收拾赴會，孫乾曰：「昨聞王公匆匆而回，心中不悅，愚意度之在荆州必有事故。今請赴會，恐有詐謀。今請勿往。」玄德將前項事，盡訴與諸官。關公曰：「兄自心疑，語失。」劉荆州又無嗔責之意外人之言，未可輕信也。襄陽離此不遠，若不去，則劉荆州反生疑矣。玄德曰：「雲長之言是也。」張飛曰：「筵無好筵，會無好會。哥哥不可去。」趙雲曰：「某將馬步軍三百人同往，可保主公無事。」玄德曰：「子龍同去，何足慮也。」玄德與子龍即日同赴襄陽，離新野七十餘里。比及到郡，蔡瑁出郭迎接，意甚謙敬。玄德不疑，隨後二公子劉琦、劉琮引王粲、傅巽、文聘、王威、鄧義、劉先、文武等及眾謀士出迎。玄德見二公子在，並不疑忌。是日請于館舍暫歇。趙雲引三百軍士圍遠保護主公，雲帶甲掛劍，行坐不離劉琦。

檀溪檀溪在襄陽城西河濶數丈，水通湘江，其波甚緊。玄德到溪邊，見不可渡，勒馬再回，遙望城西，五百餘甲軍士，隨蔡瑁趕來。玄德曰：「吾死矣！」遂回馬到溪邊，回頭看時，兵在背後。玄德縱馬下溪，行不數步，水勢緊，馬前蹄忽陷，浸濕衣袍。玄德加鞭大呼曰：「的盧的盧，今日妨吾努力！」言畢，那馬忽從水中躡身而起，一躍三丈，飛上西岸。玄德如雲霧中起，後人有詩讚曰：

玄德襄陽逃難日，龍駒天賜渥洼生。威雄鐵騎追來急，翻滾寒波阻去程。玉勒縱時雙耳聳，金鞭擊處四蹄輕。的盧一躍檀溪過，從此西川霸業成。

又題駿馬詩云：

襄陽城外接長途，來往行人歎的盧。兩岸蹄踪埋綠草，半灘水影撼青蒲。夜靜月明橫素練，波搖星散撒瓊珠。莫誇玉有西川分，蓋為當時得駿駒。

肯不晁蓋問曰。賢弟今欲往何處。去。幹宋江說出這一個去處。正是鎗刀林裡。再避一遍。殘生山嶺。邊傍。傳受千年勲業。且聽下回分解。

○宋江投廟夢見玄女 娘

傳授宋江天書第三十七回 為人當以孝為先。定省應須。故聖賢一念不差。方合義。寸心無愧。可通天路。通還道。非僥倖。神授天書。豈偶然。遇宿逢高。先降識。宋江原是大羅仙。

却說宋江在筵上對眾好漢曰。自蒙救護到此。不知老父在家如何。我今做了這般大罪。恐老父性命難保。歸去搬取老父上山。以絕掛念。不知眾兄弟肯容否。晁蓋曰。這

仙丹降生

第四個姓陶名宗旺。祖是光州人。氏在冢出身。慣使一把鉄鍬。能使鎗輪刀。因此人都喚做九尾龜。有詩為誌。

五矮身材黑面皮。鉄鍬敢掘太山基。光州庄戶陶宗旺。古怪人稱九尾龜。

這四個好漢。接住宋江晁蓋花榮戴宗李逵相見。後頭領陸續都到山寨聚義廳。上筵席相會。宋江在席上曰。今次宋江投奔梁山。未知四位好漢肯同往否。四個好漢答曰。若蒙不棄。情愿執鞭墜蹬。宋江晁蓋大喜。便請收拾起程。下山進炭依例而行。四個好漢收拾金銀

又題玄德之福詩云。

檀溪流水碧溶溶。過客登臨憶舊踪。玄德此時因避難。的盧當日果招凶。波開踴躍過三丈。勢欲飛騰到九重。千古且休誇駿馬。分明肯上有真龍。

偶到檀溪觀舊踪。曾逢故老論三分。主憑洪福應逃難。馬仗神威迥不群。坐下當時扶社稷。鞍心有日會風雲。須知天意推排定。千里龍駒萬乘君。

蘇學士閱至檀溪事跡有感而賦云。

老去花殘春日暮。官遊偶至檀溪路。停驂遙望獨徘徊。眼前零落飄紅絮。暗想咸陽火德衰。龍爭虎鬥相交持。襄陽會上王孫飲。坐中玄德身將危。逃生獨出西門道。腦後追兵又來到。一川烟水漲檀溪。急叱征驂望前跳。馬蹄踏碎青琉璃。天風响處金鞭揮。耳畔但聞千騎走。波心忽見雙龍飛。西川獨霸真英王。坐下龍駒兩相遇。

曰。父親氣疾作實不能行。特請尊叔待客。乞撫恤各處守牧之官。幸甚。玄德曰。吾本不敢當此。既有兄命。不敢不從。次日人報九郡四十二州官員盡皆到了。蔡瑁預請蒯越。議曰。劉備世之梟雄。久必為荊州之禍。可就今日除之。蒯越曰。恐失士民之望。不可行之。蔡瑁曰。吾已密領荊州言語在此。越曰。如此可預先準備。瑁曰。東門峴山大路已使宗弟蔡和引五千軍把住南門外。已使蔡中引三千軍把住北門外。使弟蔡勳引三千軍把住止有西門。不必守護。前有檀溪阻隔。雖有萬眾不能過也。越曰。吾見趙雲行坐不離。恐難下手。瑁曰。吾伏五百兵在城內。越曰。必是生擒。割備去聽。區處未可加誅。可使文聘王威另設一席于外廳。以待武將。先請任趙雲。然後可行事。瑁曰。吾已安排定了。當日殺牛宰馬大設宴飲。先請玄德。玄德所乘的盧馬出入便騎。心甚愛之。是日騎至州衙。命牽人後園拴繫。

寺項燒毀寨柵。隨作第六起登程。早到朱貴酒店裡。吳用公孫勝林冲等。都接到金沙灘上。迎接衆好漢。都到聚義廳上。焚起一爐好香。晁蓋便請宋江為山寨主。宋江曰。感蒙衆位救拔性命。哥。原是寨主。如何却讓不才。若要堅執相讓。宋江情愿就死。晁蓋曰。當初不是賢弟救得我。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聚。你正是山寨之恩人。宋江再三推辭。晁蓋坐第一位。宋江第二位。吳學究第三位。公孫勝第四位。宋江曰。梁山泊一行。舊頭領云。左邊次坐。新到頭領。右邊客位上坐。待日後出力多寡。別行定奪。衆人曰。哥。言之極當。共是

衆官皆至堂中。玄德主席。二公子兩邊。其餘各依次坐。趙雲帶劍立于側。酒至三巡。文聘王威入請趙雲赴席。雲雅辭不去。玄德令雲就席。蔡瑁在外。把圍得鉄桶相似。三百軍都趕歸館舍。只待半酣。號起下手。正值伊籍把盞至。玄德前以目視之。曰。請更衣。玄德會其意。待籍把盞。推起如厨伊籍已於後園等候。附耳報曰。城外東南北三處皆有軍馬。惟西門可走。使君急從後道去。勿遲。蔡瑁已定計要害君多日矣。靜軒有詩曰。

范增定計傷高祖。蔡瑁存奸害蜀君。不是忠臣先獻策。應交天意定三分。

玄德大驚。急解的盧馬開後園門牽出。飛身上馬。不顧從者望西門而走。把門者問之。玄德曰。吾不勝酒力矣。當之不任。門吏飛報蔡瑁。瑁使上馬喚五百軍隨後追趕。却說玄德撞出四門。行無二里餘。前有大溪攔住去路。此溪名

是大事。如何不依。再停兩日。點起山寨人馬去接。宋江曰。只恐江州追捉家屬事不宜遲。不須點人馬。去自己潛回見老父。連夜上山。若是帶伴去時。必嚇鄉里。反為不便。當日宋江取毡笠帶條短棒。便辭下山。要頭領送過金沙灘。自回宋江過渡上岸。投鄆城縣來。行了數日。奔到宋家村。到晚即投庄上來。敲浚門。只見宋清出來開門。見了哥。吃驚慌忙。曰。哥。你在江州做事。這裡都知了。本縣差兩個都頭。每日來勾管我們。不得轉動。只

等二州文書到來。便捉我父子。監禁聽候。你快去梁山泊。請衆頭領來救父親。宋江聽了。轉身便走。是

檀溪溪水自東流。龍駒英王今何在。臨流三歎心欲酸。夕陽寂寂寄空山。三分鼎足渾如夢。踪跡空留在世間。胡曾先生有詩曰。

三月襄陽綠草齊。王孫相引到檀溪。的盧何處埋龍骨。流水依然遶大堤。

玄德躍過溪西。回頭東岸。蔡瑁引五百騎。趕到溪邊。大叫使君何故逃席而去。玄德曰。吾與你無仇。何故相謀耶。瑁曰。吾無此心。使君休聽傍人之言。玄德見瑁手將拈弓取箭。撥馬回望西南漳而去。瑁與諸將曰。是何神助也。却欲回城西門內。趙子龍引三百軍趕來。不知蔡瑁性命如何。下回便見。

劉玄德遇司馬徽 第六十九回

蔡瑁不敢過溪。欲回城中。趙雲正飲酒。忽見人馬動。急入觀之。席上不見玄德。子龍大驚。出投館舍。聽得人說蔡瑁

夜月色朦朧宋江只揀小路走了  
 一個更次聽得背後發喊叫曰休  
 走宋江正走之間看那去處喚做  
 還道村原來圍都是高山峻嶺  
 中間只一條路入來宋江欲待回  
 身背後把住路口宋江只得奔入  
 村裡看見一所古廟宋江推開廟  
 門進去只聽外面有人曰走在這  
 廟裡宋江聽是趙能聲音急沒躲  
 處見這殿上一所神厨宋江揭起  
 帳幔鑽入神厨裡做一堆伏在厨  
 內外面拿着火把照將入來宋江  
 偷眼看時趙能趙得引着四五十  
 人各處照看照上殿來宋江暗曰  
 我今番走了死路望陰冥遮護這  
 衆人不知照看神厨裡宋江曰却

引軍望西趕去因此火急綽鎗上馬引三百軍出城迎見  
 蔡瑁喝曰吾主何在瑁曰使君逃席不知何往子龍是謹  
 細之人不肯造次遍觀軍中並不見動靜前望大溪別無  
 去路子龍曰汝請吾主何故引着軍馬圍捕瑁曰九郡四  
 十二州縣官在此吾為上將豈可不防護也雲曰汝逼  
 吾主何處去了瑁曰吾聽得匹馬出西門到此又不見子  
 龍疑惑不定直來溪邊看時只見隔岸一帶水跡原來對  
 岸頗高三百軍皆四散觀望不見玄德子龍再回時蔡瑁  
 已入城去子龍拏把門軍追問皆說飛馬出西門去了子  
 龍欲入城中恐有埋伏遂引軍投新野而歸却說玄德渡  
 溪之後似醉如痴想此潤潤不覺一眺而過豈非天意也  
 望南漣策馬而行日將沉西正行之間見一牧童跨于牛  
 背上口吹短笛而來玄德歎曰吾不如也遂立馬觀之小  
 童亦停牛罷笛熟視玄德曰將軍莫非破黃巾劉玄德否

是天幸只見趙得將火把來神厨  
 內照火烟冲起一片屋塵落在趙  
 得眼裡迷了眼便將火把丟下引  
 上兵去了宋江曰神時護祐了  
 性命必當重修廟宇說由未了只  
 聽上兵曰都頭在這裡你看廟門  
 上兩個塵手跡即在裡面去了趙  
 能曰我自照一照揭起帳幔來看  
 只見神厨裡面捲起一陣惡風將  
 火把吹滅趙能曰想是神怪我只  
 在村口待天明再來尋獲都望村  
 口等宋江在神厨裡曰雖不遭手  
 怎出村口厨內尋思不覺睡去  
 見後面有人出來只見兩個青衣  
 童子逕到厨邊曰小童奉娘法  
 肯請星主說話宋江聽的不是男

玄德大驚問曰汝乃村僻小童安得知吾姓氏耶小童曰  
 俺本不知因常侍師父有客到日多曾說有一劉玄德身  
 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乃當世之英雄今  
 觀將軍如此模樣想必是也玄德曰你師何人也小童曰  
 我師父覆姓司馬名徽字德操道號水鏡先生潁川人也  
 玄德曰與誰為友見居何處小童曰與襄陽龐德公龐統  
 為友那林中便是生也玄德曰龐德公是龐統何人小童  
 曰叔姪之親也龐德公字山民長俺師父十歲龐統字士  
 元少俺師父五歲一日俺師父在樹上採桑葉統來相探  
 坐于樹下同講論興亡從朝至暮不倦吾師甚愛呼龐統  
 為弟玄德曰吾乃劉玄德也汝可引見師父小童遂引玄  
 德行二里餘到庄前下馬聞琴聲正美教小童且休通報  
 忽聞琴聲住而不彈一人笑而言曰琴韻清幽音中忽起  
 殺伐之調必有英雄窺聽玄德大驚見其人松形鶴骨器

子之音出來看時，却是青衣女童，躬身稽首。宋江問曰：二位何來？青衣曰：奉娘之法旨，有請星主赴宮。敢煩便行。宋江曰：我自姓宋，名江，不是甚麼星主。青衣曰：星主到彼，便知。宋江隨後，跟下殿來，轉過後殿，側首一座墻角門，青衣曰：星主，從此進來。宋江跟入角門，看時，星月滿天，雷風拂拂，四下都是茂林脩竹。宋江行不過一里，前面一座青石橋，兩邊都是硃欄杆，中間一座大硃紅流星門。宋江入看時，見一所官殿，尋思曰：我生居鄆城縣，不曾聽說有這個去處。心中驚恐，不敢動脚。青衣引入門內，有個龍墀，兩廊下盡是硃紅亭柱，都掛着

宇不，凡年幾半百，顏色如童。玄德進前施禮，衣襟尚濕。水鏡曰：此公今日幸免大難，玄德驚訝不已。小童曰：此是劉玄德也。水鏡慌忙敘禮，請入草堂，分賓主坐定。玄德見架堆萬卷詩書，窗外盛栽梅竹，橫棊于石床之上，清氣飄然。玄德起曰：偶爾經由此地，因一小童相指，得拜尊顏，不勝萬幸。水鏡笑曰：公休隱諱。今公必然逃難至此，玄德遂以襄陽一事告之。水鏡曰：予觀公之氣色，已知之矣。公居何職？玄德曰：左將軍宜城亭侯，豫州牧。水鏡曰：愚聞將軍大名久矣，何故區區奔走于形勢之途？即玄德曰：時運不齊，命途多舛，故也。水鏡曰：不然，蓋將軍之左右，不得其人耳。玄德曰：備雖不才，文有孫乾、糜竺、簡雍之輩，武有關羽、張飛之流，竭忠輔相，何為不得其人？水鏡曰：關張趙雲之流，雖有萬人之敵，而非權變之才。孫乾、糜竺、簡雍之輩，乃白面書生，尋章摘句小儒，非經綸濟世之士，豈成霸業之

綉簾，正中一座大殿，燈燭荧煌，青衣從龍墀內引到大殿上，伏在地。下稱臣，乃下謁庶民，不識聖上，伏望天慈，俯賜憐憫。御簾內傳旨交請星主坐。宋江亦不敢擡頭，四個青衣扶上錦墩，坐下。殿上喝聲捲簾，數個青衣把珠簾捲起。娘，問曰：星主別來無恙？宋江起身再拜曰：臣乃庶民，不敢面覲聖容。娘曰：星主至此，不必多禮。宋江跪，敢擡頭看，見殿上金碧交輝，點着龍燈，鳳燭，兩邊青衣女童執笏擎扇侍從。正中七寶九龍床上，坐個娘娘，宋江看那娘，手執白玉圭璋，命童子獻酒，兩下青衣女童執着奇花金瓶，捧酒過來，斟在玉盃，一

人也。將軍欲興扶漢室，重整江山，必須天下第一等人物。可。玄德曰：備屈身恭已，求山谷之遺賢，奈何未得其人也。水鏡曰：儒生俗士，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玄德曰：請問誰為俊傑？水鏡曰：且如漢高祖得張耳、蕭何、韓信之輩，漢光武得鄧禹、吳漢、馮異之徒，能成王霸之根基，如此則為俊傑也。玄德曰：恐此時無這等人物。水鏡曰：公豈不聞孔子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謂今時無也？玄德曰：備不識時務，願賜指教。水鏡曰：公聞諸郡小兒謠言乎？謠言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到頭天命有所歸，泥中蟠龍向天飛。此謠建安初，至于今日八九年，始欲衰者，建安八年劉景升喪却前妻，便生家亂，此始欲衰也。十二年無子遺者，不又則景升遊矣，景升遊則文武零落，無子遺矣。天命有所

個女童盪酒來與宋江宋江起身  
 接過玉盃跪飲一盃宋江覺道吃  
 酒馨香馥郁如甘露酒心又一個  
 青衣梳過一盤仙菓奉與宋江宋  
 江怕失躰面尖着指頭拏三枚就  
 而食之懷核在袖青衣連功宋江  
 三盃仙酒三枚仙菓覺道春色微  
 醺又怕酒醉失礼再拜曰臣不勝  
 酒量乞娘免賜殿上法旨曰既  
 是星主不能飲酒可取三卷天書  
 賜與星主青衣將玉盤托出黃羅  
 帕包三卷天書付與宋江宋江拜  
 受者時長五寸闊三寸厚三寸不  
 敢開看再拜祇受藏於袖中娘  
 法旨曰傳汝三卷天書汝可替天  
 行道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保萬

歸者在將軍也。玄德驚而下拜曰。劉備安敢當此水鏡曰。  
 今天下之全才。盡會于此將軍可求之。玄德曰。何人也。水  
 鏡曰。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玄德便問曰。伏龍鳳  
 雛何人也。水鏡拍手大笑曰。好好。玄德再問水鏡。水鏡曰。  
 天色已晚。暫宿一宵。來日當言之。即喚小童。具飲饌相待。  
 單宿于客房。玄德因水鏡之言。睡卧不着。約已更深。忽聽  
 有一人而入。玄德起而密听之。水鏡問曰。元直何來。其人  
 答曰。久聞劉景升善善惡惡。特往謁之。及至相見。徒有虛  
 名。故回此處。水鏡曰。善善惡惡。乃人之善也。何故弃之。其  
 人答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故遺書以別之。水  
 鏡此之曰。方今漢室衰微。干戈競起。汝懷王佐之才。當待  
 時而責得他沒得說出。携美玉而作碑石。貨于人間。自取其辱。却惟他人  
 善善而不能。用不亦謬乎。英雄豪傑。只在眼前。何故謁劉  
 景升。即其人言曰。先生之言是也。玄德听之大喜。暗忖此

民他日功成。作為上卿。吾有四句  
 天言。汝當記取。終日佩受。勿泄於  
 人。宋江再拜。願受天言。臣不敢輕  
 泄人娘。法旨曰。  
 遇宿重。喜逢凶。不是凶。此凶  
 南至睦。兩處見奇功。  
 宋江聽畢。娘。法旨曰。玉帝因星  
 主魔心未斷。暫罰下方。不久同登  
 紫府。此三卷天書。只可與天祝星  
 面觀。其他皆不可見。功成之后。便  
 可焚之。勿留在此。汝當速回。便令  
 童女急送星主回去。宋江拜謝。娘  
 娘。娘。隨青衣女童下殿。送至石橋  
 邊。青衣道。恰纔星主受驚。不是娘  
 娘。護祐。已被擒拏。天明時。自然脫  
 離。此維星主看石橋下。二龍相戲。

人。必是伏龍鳳雛也。候大曉。玄德出房求見。問水鏡曰。昨  
 夜過者。是誰。水鏡曰。邇來投明玉。已往他處。玄德求問姓  
 名。水鏡曰。好好。玄德再問。伏龍鳳雛是誰。水鏡只言好好。  
 玄德拜請水鏡。同扶漢室。水鏡曰。山野閑散之人。不堪世  
 用。自有勝吾十倍者。來助公也。公宜訪之。玄德再問水鏡。  
 只言好好。正談論間。小童來報。庄外有一大將軍。引數百  
 人圍了庄也。玄德大驚。還是何如下。回便見  
 玄德新野遇徐庶 第七十回  
 玄德急出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趙雲曰。雲夜來回縣  
 尋不見。連夜到此。跟問有人指言。王公投水鏡。先生庄上。  
 故尋到此。請王公上馬回縣。玄德辭水鏡。與趙雲回新野。  
 行不到二十里。一彪軍到。乃張飛也。又不到二十里。又有  
 一彪到。乃雲長也。三人相見。訴說檀溪之事。至縣與孫乾  
 等商議。乾曰。必投書與荊州。分解此事。玄德從其言。修書



宋江看時果見二龍戲水二青衣推一下宋江大叫一聲却撞在神厨內覺來乃是南柯一夢宋江起所三更時分袖子裡摸時束核三個怕包三卷天書又覺口裡酒香宋江想曰這夢奇異此間神聖顯靈不知是何神揭起帳幔看時一個娘正和夢中一般宋江尋思曰這娘呼我做星主想我前生非閑人也這三卷天書必然有用分付我的四句天言謹記在心青衣女童有言天明時脫離此厄我恰出來便摸了短棒走下殿來仰面看舊牌額上刻着四個金字玄女之廟宋江以手加額稱謝曰原是九天玄女娘傳授與我三卷

差孫乾至荆州劉表喚入問曰吾着玄德襄陽待客緣何半席而走乾曰王公有書呈上表見書上言蔡瑁欲相謀害故越檀溪而逃表大怒急喚蔡瑁入大罵曰汝焉敢害吾弟也瑁抵賴不過表命推出斬之定閱節定要所從蔡夫人出哭告免死表恨不息孫乾曰不然殺其上將劉皇叔再不敢赴荆州矣表責而釋之使長子劉琦一同孫乾來新野請罪玄德大喜設宴待劉琦琦忽然墮淚玄德問其故琦曰繼母蔡氏常有謀害之心姪無計免禍玄德勸其小心盡孝自可無禍次日劉琦泣別玄德送出郭外指所騎的盧對琦曰若非此馬吾已為泉下之人也琦曰非馬之力乃叔父之洪福也叔侄泪別而去玄德自回忽見市上一人葛巾布袍皂絲烏履長歌而來歌曰天地反覆兮火欲殂大廈將崩兮一木難扶四海有賢兮欲投明王聖主投賢兮却不知吾

天書救了我的性命有詩為証

還道村中夜避灾荒涼古廟側  
身來只因一念通漠漠方得天  
書降上台

宋江情出來聽得故星到了喊聲連天宋江尋思曰此回難逃急走入樹背後躲去只見士兵走得喘做一誰叫曰神聖救命宋江在樹後看時趙能也搶入來口裡叫曰我們都是死也却見李逵追將入來拿着兩板斧喝曰奸賊休走趙能正走到廟前被松樹根掛倒李逵趕上一斧砍你兩半把士兵趕殺走了宋江看見背後又趕上三響好漢劉唐名勇李立說曰這廝殺散了只尋不見哥怎生是好名

歌罷大笑不止玄德聞其言暗思之莫非水鏡所言伏龍鳳雛否遂下馬相見邀入縣衙問其姓名其人曰某乃穎上人也姓單名福穎上即今河南穎州久聞使君納士招賢特來投托未敢輒造故行歌于市玄德待以賓禮單福曰適來使君所乘之馬再乞一觀遂命去鞍牽于廳下單福曰此馬雖有千里之能却是妨主玄德曰已應之矣遂言跳檀溪之事福曰此乃救主非妨主也必然要妨有一法可禳玄德曰願聞禳法福曰使親近乘之待妨死了那人乃自乘之必然無事玄德喚從者教點湯逐客福曰使君適求賢士不遠千里而來何故逐客也玄德曰汝初至此不教吾行仁義便教吾作利己妨人之事吾故逐之福大笑而謝曰吾聞使君素有仁心未知真實故以此言試之耳玄德起而謝曰若論仁心仁聞吾豈敢當但欲恤軍愛民恨未及也願先生教之福曰吾自穎上到此間新野之人歌曰

勇叫曰松樹後一個人宋江方敢出來曰感謝眾兄弟們又來救我三個好漢見宋江大喜快去報與晁頭領得知石勇李立分投去了宋江問曰你們如何知來這裏救我劉唐曰哥；下山來晁頭領放心不下便交戴院長來探聽哥；下落晁頭領只恐哥；疎失半路撞見戴宗曰兩個賊驢追趕哥；晁頭領聽說分付戴宗下寨只留吳軍師公孫勝阮家三弟兄守寨其餘兄弟都交來此間尋哥；趕入還道村口就把這廝殺了只有這幾個奔進村裡被李大哥和我們趕入來不想哥；在這里石勇引晁蓋花榮秦明衆好漢都相見

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可見使君愛民恤物之驗也玄德拜單福為軍師調練本部人馬却說曹操自冀州回許都常有取荊州之意故差曹仁將李典并降將呂曠呂翔等三萬兵屯樊城虎視荆襄就看動靜虛實以為屏障此時呂曠呂翔稟曹仁曰目今劉備屯兵新野招軍買馬積草屯糧有謀許昌之心不可不早圖也吾二人自降丞相之後未有寸功願請精兵五千可取劉備之頭以獻丞相曹仁大喜與二呂兵五千新野守界人探知飛報玄德玄德請單福商議福曰既有敵兵不可令人入境先差關公引一軍從左而出以截來軍中路差張飛引一軍從右而出以斷來軍之後使君引趙雲出兵中路相迎擒將必矣玄德大喜先差關張二將去訖然後與單福趙雲等兵引二千人馬出關相迎行不數里之地只見山後塵頭起處呂曠呂翔引五千軍來到兩邊相迎射住陣腳玄德

了宋江作謝晁蓋曰賢弟不聽愚兄之言險些又悞事矣今尊令弟家眷我先交戴宗杜遷宋萬送至山寨去了宋江聽得大喜遂與晁蓋眾頭領上馬回梁山到聚義廳上相見宋江問曰老父何在晁蓋便交請宋太公出來宋江見了再拜曰宋江不孝之子有累父親吃驚今日父子團圓皆賴眾兄之力也交宋清拜謝了眾頭領晁蓋眾人筵席作賀忽然感動公孫勝念頭思憶老母在蘆州遂起身對眾頭領曰感蒙眾位帶貧道許多時恩同骨肉小道到寨未知老母如何恐我真人本師懸望欲待回鄉看親一遭再來相見以滿小道之願

出馬于門旗下大呼曰來者何人敢犯吾境呂曠曰吾乃大將呂曠也奉曹丞相命特來擒汝玄德曰吾有何罪曠曰汝乃反漢之賊安可不擒之玄德大怒使趙雲出馬二將交戰不數合趙雲二鎗刺呂曠于馬下呂翔引軍便走行無數里踞傍一軍突出為首大將乃關公也衝殺一陣呂翔折軍大半奪路而走後面關公迤邐追襲又行不到十數里一軍攔住去路為首大將乃張飛也直取呂翔翔措手不及被飛一矛刺中翻身落馬而死餘皆奔走被飛軍士擒縛而回新野玄德大喜重待單福犒賞三軍却說敗軍回見曹仁報說呂曠被趙雲殺之呂翔被張飛殺之曹仁大驚與李典商議典曰今二將欺敵而亡只宜按兵不動申報丞相知會請起大軍勦捕此為上策曹仁曰不然目今一將已亡又折許多人馬量新野小可之地何必經由丞相割雞焉用牛刀吾與你自擒劉備典曰劉備人

鬼蓋曰向日已聞先生所言令堂在北方無人侍奉既如此說難以阻當來日相送公孫勝謝了次早就關下排筵與公孫勝餞行公孫勝依舊故雲遊道士打扮鬼蓋取出一盤金銀相送公孫勝收了一半打個稽首相別望薊州去了衆頭領却待上山只見黑旋風李逵放聲大哭宋江問曰兄弟如何煩惱李逵哭曰這個也取爹那個也去取娘偏鐵牛是土坑鑽出來的我老娘在家我哥又在別人家做長工如何養得我娘我去取來這裡快樂幾時也好宋江曰你在江州殺了許多人那個不認得官司如何不行移文書到原籍追捕你又形貌兇惡倘有疎失不便打聽平靜去取未遲李逵曰哥你是個不平等

傑也不可輕視仁曰汝怯也典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其非怯戰但恐不勝劉備也仁怒曰汝懷二心耶典曰自跟隨丞相積有年矣豈不知李典之心乎仁曰吾必欲生捉劉備也典曰將軍若去其守樊城仁曰汝若不同去時汝必有二心也典驚懼曹仁點起二萬五千餘軍俱各披掛上馬投新野而來畢竟如何

徐庶用計取樊城 第七十一回

曹仁先差人于河岸收拾船隻準備渡河單福與玄德曰曹仁近在樊城知二將被誅必起本部人馬來取新野玄德曰當何以迎之福曰吾料曹仁若提兵而來樊城必空雖隔白河唾手可得玄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玄德大喜預先調撥已定白河邊人報曹仁準備渡河單福對玄德曰若按兵不動未可便得今全師而來取敗必矣曹仁可立擒也軍勢擺開趙雲出馬喚來將答話李典出陣與趙雲交鋒約戰十數合李典料敵不住撥馬走回本陣雲縱馬追襲兩翼軍射住雲遂回各罷兵歸寨且說李典回見曹仁言趙雲英雄不可抵當不如回樊城曹仁大怒叱李典曰汝未出軍時已慢吾軍心今又賣陣可以斬之喝刀斧手斬訖諸將皆言方免曹仁教李典為後軍自引兵為前部次日離寨前進布成陣勢單福上山觀看畢與玄德曰公識此陣否玄德曰不識福曰此八門金鎖陣也雖布得是可惜不全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也如從生門開門景門而入則吉從傷門驚門休門而入則帶傷從杜門死門而入則亡今八門雖布得整齊嚴肅只是中間通欠主持如從東南角上生門而入往正西景門而出擊之必亂也玄德傳令教軍把住陣角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徑往西出趙雲得令挺鎗驟馬引軍徑投東南角上吶喊而入軍中鼓噪助威趙雲殺入中軍曹仁

人你爹弟便要取上山來快樂我的娘由他在村裡受苦氣殺跌牛宋江曰兄弟你既要去取娘依我三件事便放你去李逵曰你說來我聽宋江說出三件事高山頂上殺猛獸沂水縣中損生靈且聽下回分解

○假李逵剪徑劫單人 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第三十八回

宋江曰第一件運回不可吃酒第二件你自備地取了娘便來第三件你使那兩斧休要帶去路上小心李逵曰這三件事有甚麼依不諱我今日便行李逵拿條朴刀帶了銀兩辭別衆人去了晁蓋宋江等回到大寨坐下宋江放心不下對衆人曰李逵此去必然有失不知衆兄弟誰是他鄉中人可令他探聽消息杜遷曰只

東南角上吶喊而入軍中鼓噪助威趙雲殺入中軍曹仁

有朱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與他是鄉里宋江便請朱貴到來宋江曰今有李兄弟前往家鄉搬取老母誠恐路上有失今知賢弟是他鄉中人你可去他那里探聽一遭朱貴曰小弟親兄朱富在本縣西門外開店小弟多時不曾回家正欲看望即便領命下山逕奔沂州去了且說李逵來到沂水縣西門外見簇人看榜李逵鑽入入叢中聽得讀榜第一名正賊宋江係鄆城縣人第二名賊戴宗係江州兩院押獄第三名盜賊李逵係沂州沂水縣人李逵皆沒聽了只見朱貴拖住叫曰李大哥跟我說話到西門外酒店後房坐了朱貴曰你好大膽那榜上罵賞一萬貫錢捉你却如何立在那里看榜宋公明哥怕你

逕接北走雲不趕却突出西門又從西殺東南角來曹仁兵大亂玄德領軍亦擊曹兵大敗而退單福命休趕自收軍回却說曹仁輸了一陣始信李典之言請典商議曰劉備軍中必有能者吾布八門金鎖陣趙雲自東南而殺入投正西而出安得無能者耶李典曰吾雖在此甚憂樊城曹仁曰今晚出劫劉備寨如勝可住如不勝可退軍回李典又諫曰惟恐劉備有準備仁曰若如此疑却難用兵不聽李典言語傳令已畢却說單福與玄德在寨中議事忽信風驟起福曰今夜曹仁必來劫寨玄德曰何以敵之福曰吾已算定了却說曹仁盡起軍士為前隊李典為後應當夜二更來劫寨將至寨內四圍火起燒着寨柵曹仁知有準備急退軍趙雲掩殺將來仁急奔本寨望河北而走將到河邊纔一尋船河岸上張翼德殺到曹仁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船渡河曹軍大半水中淹死曹仁上岸奔至

到這里做出事來續後使我趕來探聽你消息李逵曰你如何認得這個酒店朱貴曰是我親兄朱富家裡我因做客消折本錢就於梁山泊落草今次方面便叫朱富來與李逵相見了朱富置酒管待李逵曰哥分付交我不要吃酒今日已到鄉里便吃兩碗不打緊當夜吃到四更李逵趁殘月便投村裡去朱貴分付曰快取母親來和你回寨李逵提朴刀出門投百丈村來約行數十里天色漸明時值新秋樹林邊轉過一條大漢唱曰來人留下買路錢李逵看那人時手裡拿兩板斧把黑墨搽在臉上李逵大喝一聲你這廝是誰在此剪徑那漢曰老爺叫做黑旋風李逵李逵笑曰你這廝也學老爺名目在這里

令人叫門城上一聲鼓響關雲長引五百軍殺出兩邊混戰曹仁又被雲長殺了一陣失却樊城望許昌而走于路打聽方知有單福為軍師設謀定計却說玄德大獲全勝引軍入樊城縣令劉泌出迎玄德安民已定泌長沙人亦是漢室宗親泌遂設宴于家款待玄德時泌有外甥寇封侍立于側玄德見封人品壯觀聲音清亮玄德問泌曰此何人泌答曰此吾之甥寇封也父母雙亡精熟武藝在此倚傍學業本羅候寇氏子也玄德欲求為嗣劉泌欣然從之遂使其甥拜玄德為父改名劉封玄德帶回令拜雲長翼德為叔雲長曰兄長既有子何必用螟蛉後必有亂也玄德曰我待為子彼必待我為父有何亂也雲長不悅玄德單福計議恐樊城不可守乃令趙雲引一千軍守樊城玄德領眾自回新野却說曹仁李典回許都見曹操泣拜請罪言損兵折將之事操曰勝敗乃兵家之常事豈能保常勝乎劉備

胡行便挺朴刀來奔那漢那漢却待  
要走又被李逵腿上一朴刀糊着在地  
一脚踏在胸脯喝曰我正是江湖上  
好漢黑旋風李逵便是你這厮辱我  
名字那漢曰小人盜學爺名目胡  
亂在此剪徑但有孤客人經過聽說  
黑旋風便撒行李走了得此利息不  
敢害人小人叫做李鬼李逵曰耐  
這厮壞我名目奪過一把斧來便要  
砍下去李鬼忙叫曰爺小人家中  
有九十歲老母因此提爺大名得  
利養贍老母若爺殺了小人家中  
老母必是饑殺李逵聽說了尋思曰  
我特來取娘却到殺了一個養娘的  
人且饒你命這今休要壞名目李  
鬼曰小人回家改業李逵曰看你有  
孝順之心我與你十兩銀子做本錢

誰與謀事有此計較曹仁言單福設策操曰不知單福何  
處人也程昱笑曰非單福也此人少好擊劍中平末年曾  
看曾與人報讐用白粉塗面披髮而走有吏問其姓名緘  
口不言吏乃縛于車上擊鼓令市人識之雖有識者不敢  
言而同伴竊解救之乃更易姓名逃于他處于是感激乃  
踈巾單衣折節向學後遍訪名師常與司馬徽談論此人  
乃潁州徐庶字元直單福乃更名也操曰徐庶之才比君  
何如昱曰十分得徐庶一二也操曰可惜賢士歸于劉  
備必助羽翼矣奈何昱曰徐庶雖在彼丞相要用召來不  
難操曰豈得來歸昱曰徐庶自幼喪其父止有母在堂見  
今兄弟徐康已亡遺母年老無人侍養可使人賺至許都  
令作書喚之其子必星夜至矣操大喜使人前去取徐庶  
母不一日而來丞相親自款待對徐母曰近聞令嗣徐元  
直乃奇才也今在新野助逆臣劉備負却朝廷正猶美玉

便取出一錠銀子把與李鬼拜謝去  
了李逵拿了朴刀投山僻小路走到  
已牌見山凹裡兩間草屋李逵走到  
那人家裡一個婦人出來鬢插插簪  
野花搽一臉胭脂李逵放下朴刀曰  
嫂我是過路客人肚中飢餓尋不  
着酒店我與你一貫錢央你買些酒  
飯吃那婦人見李逵這般模樣答曰  
酒便沒買處做便做與你吃李逵曰  
也罷那婦人向厨中做飯李逵轉屋  
后淨手見個漢子擲脚後山后歸來  
婦人問曰大哥那里閃了腿那漢應  
曰大嫂你道我們受氣麼出去却遇  
真黑旋風的驢馬到吃他一朴刀擗  
番在地定要殺我我假意告說家  
中有九十歲老娘無人養贍那驢馬  
真個信饒我性命又與我一個銀子

落於淤泥之中誠為可惜今煩老母付一筆劄喚回許都  
吾於天子之前保奏必加賞爵祿操命左右捧過文房令  
徐母作書母曰劉備何如人也操曰沛郡小輩妄稱皇叔  
全無信義外君子而內小人真匹夫也徐母兩目圓睜厲  
聲而言曰汝何誑妄之甚也吾久聞玄德乃中山靖王之  
後漢景帝閣下玄孫有堯舜之風懷禹湯之德况又屈身  
下士恭已待人世之黃童白叟牧子樵夫傭夫皆知其名  
世之英雄也吾兒輔之得其主矣汝雖托名漢相實乃漢  
賊却言玄德為逆臣豈不自耻如何使吾兒背明投暗惹  
萬代之罵名乎言訖投筆于地取石硯便打曹操操大怒  
叱武士執徐母將斬之未知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徐庶走薦諸葛亮 第七十二回  
曹操欲斬徐母程昱急入諫曰徐母毀丞相者欲求死也  
丞相若殺之則招不義之名全徐母之德徐母一死徐庶

做本錢交我改業養娘我恐怕他知趕來後后山走回家那婦人曰休要高聲說個黑大漢來家交我做飯莫不是他你去看是他時放些麻藥在菜內麻藥謀他些金銀李逵聽得耐這廝我到與你一個銀子饒你性命他到要害我走到后門邊正遇李鬼匹鬚揪住掣出腰刀割下頭來却奔前門尋那婦人不知走那里去了鍋裡有時飯熟了李逵便去李鬼腿上一割下兩塊肉來炭火上一邊燒一邊吃得飽了放起火來提了朴刀自投山路去了有詩為誌

劫掠資財害善良誰知天道降災殃家緣蕩盡身遭戮到此翻為沒下場

李逵趕到董店來時日已平西奔到

家中聽得娘在床上問曰是誰李逵看娘雙眼瞎了坐在床上念經李逵曰鉄牛來家了娘曰我兒去了多時我因思量你眼淚流乾瞎了雙目李逵尋思曰我若說在梁山泊落草娘定不肯去我只假說便了曰鉄牛如今做官特來取娘赴任娘曰你怎生和我去得李逵曰鉄牛背娘到前路討車兒載去娘曰你等大哥來商議李逵曰等做甚麼正待要行只見李逵提一確子飯入來李逵見了便拜哥多年不見李逵罵曰你歸來又負累人娘便曰鉄牛如今做官特來取我李逵曰他和梁山泊賊人劫法場做强盜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來着落原籍追捕正身却要捉我到官幸得財主替我去縣分說因此不

知之必死心盡力助劉備以報讐也不如留之使徐庶身心兩處縱助劉備持疑亦不用心也且自有小計賺得徐庶至此輔丞相也操然之遂送徐母于別室養贍程昱如親母待之昱乃詐言曾與徐庶為昆弟時常送物必具手啟徐母亦作手啟以答之昱賺了徐母筆跡字体詐修書一封差一心腹人持書逕奔新野縣尋見徐庶行幕使軍士達知庶知母有家書至急喚入問之來人曰其乃館下走卒奉老夫人言有書上達徐庶拆封視之書曰

近汝弟康喪舉目無親正悲悽之間不期曹丞相使人賺到許昌言汝背反下于縲紲幸程昱等力救若得汝降能免吾死如書到日可想劬勞之恩星夜前來以全孝道却圖歸耕故園免遭大禍吾今命若懸絲專候救濟更不多囑

徐庶覽畢泪如湧泉持書來見玄德曰其本潁州徐庶字

元直為因逃難更名單福昨因荆州劉景升招賢納士特往見之方知無用之人也故作書以別之更夜至司馬水鏡庄上訴說其事水鏡深責庶不識王說劉豫州在此何不事之庶故作狂歌于市以釣使君幸蒙不弃孤陋曲賜重用爭奈老母被曹操奸計囚于許昌將欲垂命特書來喚不容不去非不欲效犬馬之勞以事使君爭奈慈母被執不得盡其力也今且暫辭尚容再會玄德泣曰子母之道乃天愛也元直無以備為念而割其天愛待與老夫人相見之後再從聽教庶乃拜謝便欲登程玄德曰再聚一宵來日奉餞孫乾入見玄德曰徐元直天下奇才也久在新野今回許昌盡知我之虛實若歸曹操必重用之來攻我軍勢必危矣望主公苦留休使之去庶若不去操必怒斬其母庶知母死必與母報仇力攻曹操矣玄德曰使人殺其母而獨用其子是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絕其母子

吃官司見今出榜賞三千錢捉你，却走家裡來胡說李逵曰哥，不要聽謀一發和你同上山去快活李逵大怒把飯確撒在地下去了李逵想他此去必然報人來捉我便取一錠大銀放在床上背起娘提了朴刀出門望小路便走却說李逵奔去財主家報了領庄客趕到家裡看時不見老娘只見床上留下一錠大銀李逵心中忖道鉄牛留下銀子背娘去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來我若趕去到他害了性命却對庄客說曰鉄牛背娘去不知那路去了衆庄客回去却說李逵背娘走到沂嶺下天色晚了李逵推上嶺來娘曰討口水來我吃了也好李逵曰老娘且待過嶺去人家做些飯吃娘曰我口乾當不得李

之道是不義也吾寧死不爲不仁不義之事衆皆感歎而去玄德請徐庶飲至半夜庶曰今日老母被囚雖金波玉液不能下咽也玄德曰聞公之行使備如失左右手二人相泣坐而待旦諸將已于郭外安排餞行玄德與徐庶至長亭玄德舉杯勸徐庶曰備緣分淺薄不能與先生相從聽誨願先生善事新主以全孝道庶曰某才微智淺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廢實爲母之故也縱逼勤事之終身不設一計豈是不忠非所願也玄德又曰先生此去劉備亦將遠遁而避世矣庶曰本欲與使君共圖王霸之業者盡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縱使在此無益于事請使君別求大賢以佐之何必心灰如此玄德曰愚意度之恐天下無先生比也庶曰吾樛櫟庸材非棟樑也使君可求棟樑以佐之玄德泣謝徐庶謂諸將曰望諸公善事使君以圖名垂竹帛功列青史休效庶之無始終

逵把娘放在青石上坐到泉水邊尋思曰怎地得這水去起身看那山頂上有個泗州大聖祠堂面前有個石香爐拿到溪邊裝水走上嶺來不見了娘李逵痛哭四下里尋不見娘只見地上血跡心裡疑惑着血跡尋到大洞口兩個小虎兒舐一個人腿李逵曰我爲老娘千辛萬苦背到這里送來你吃心頭火起挺刀把兩個小虎糊死伏在窠裡張外面時只見母大虫望窩裡來李逵曰正是這業畜吃了我娘掣出腰刀在手那母大虫到洞口先把尾去窩裡一剪后半截身入去李逵在窩裡把刀向大虫尾底下盡力截中母大虫背門和那刀靶直入肚裡吼了一声負疼跳過澗邊死了李逵却拿朴刀提出只見

也諸將皆感傷而別玄德泪如雨下不忍相離又送一程玄德與徐庶並轡而行玄德曰先生此去備心如割無復有匡扶王室之心矣庶曰使君自重以圖再會玄德曰各天一方未知使君却在何日不覺又行十里庶辭曰不勞使君遠送庶當星夜而行見老母矣玄德又送十里諸將請回玄德就馬上執庶之手曰先生此去劉備奈何泪沾襟袖庶亦掩面哭別玄德立馬於林畔看庶乘馬匆匆而去放聲大哭孫乾等勸曰王公休如此痛傷玄德曰元直去矣吾將奈何凝泪而望被一大樹林隔斷玄德指曰吾欲盡伐此樹孫乾曰何故伐之玄德曰因阻望徐元直也正望之間忽見徐庶拍馬而回玄德曰元直莫非無去意乎遂下馬相迎庶亦下馬而來玄德曰先生此回必有王意庶曰庶心緒錯紛失却一語相告此去襄陽二十里地名隆中有一大賢使君何不見訪玄德曰君可與其請來

樹邊大吼一聲，又跳出一隻虎來，望李逵一撲，那李逵迎着那大虫，勢力手捉一刀，心中大虫額下，聽得响聲，登時死在岩下。李逵一時聞殺了四虎，困乏，走向泗州廟裡，睡到天明，次日收拾親娘骸骨布衫包了，坐在泗州廟后，李逵大哭了一場，有詩為記：

沂嶺面風九月秋，雌雄猛虎聚林垠。因將老母身軀啖，致使英雄血淚流。手執鋼刀尋虎穴，心如烈火報冤仇。玄誅四虎威神力，千古傳名李鐵牛。

李逵肚飢，掣了朴刀，走過嶺來，只見七個獵戶在那里收窩子弩箭，見了李逵，滿身血污，詢問這客人如何獨自過嶺。李逵曰：「我是昨夜和娘過嶺，我去取水，被大虫把娘吃了，被我先

相見甚好。庶曰：此人非庶比也。使君可以禮請，不可屈致。此人可比周呂望、漢張良，有經濟宇宙之才。補完天地之手。其人每自比管仲、樂毅，以庶觀之，管仲、樂毅不及此人也。玄德曰：比先生才德何如？庶曰：吾比此人如駑馬之並，麒麟、寒鴉之配。鳳凰何可比也。此人乃天下一人耳。玄德大喜曰：願求大賢姓名。庶曰：此人乃琅琊陽都人也。漢司徒校尉諸葛豐之後，其父名珪，字子真，為泰山郡縣丞。早卒。時從叔父玄，為表紹所署，豫章太守。後漢朝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荆州牧劉景升有舊，往依之。不幸玄卒，其人與弟均躬耕于南陽，好為梁父吟，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所居之地有一岡名卧龍岡，故自號為卧龍先生。此人乃當世之大賢也。使君急宜枉駕見之。若此人肯相輔佐，何慮天下不定乎？玄德曰：昔備在水鏡庄上有云：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備再問之，但言好好而已。莫非伏龍鳳

殺兩個小虎後，殺兩個大虎，眾獵戶不信你一個人如何殺得四虎。李逵曰：你既不信，上嶺去尋獵戶，打起胡哨，聚集三五十人都拿鈎鎗，跟李逵上嶺，望見窩邊果然殺死兩個小虎，一隻母大虫死在澗邊，一隻雄虎死在岩下。眾獵戶把索縛起，扛擡下嶺，邀李逵同去請賞。扛到曹太公庄上，那人原是閑吏，在鄉放刁。當時曹太公親自接請李逵到廳上，坐定，動問殺虎緣由。李逵逐一告明。太公動問壯士高姓，李逵答曰：我姓張，名大膽。太公曰：真是大膽壯士。殺的四個大虫，安排酒食相待。前後村民都來看，虎却有李鬼、老婆隨着眾人來看。認得李逵來，家對爹娘曰：「這個殺虎黑漢，便是殺我老公的李逵。」爹娘聽得

雛乎？庶曰：鳳雛襄陽龐統是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皆是德操公所言也。玄德踴躍大喜曰：今日方悟伏龍鳳雛之語，何期大賢只在目前。非得先生一言，備有眼如盲也。時人謂徐庶走薦諸葛亮，有詩曰：

痛恨高賢不再逢，臨岐哭別兩情濃。丘言却似春雷震，能使南陽起卧龍。

四海蒼生在倒懸，豫州天下謾求賢。不因徐庶臨岐薦，怎得西川四十年。

徐庶薦罷，再別而去。玄德聞徐庶之言，如醉方醒，始悟司馬德操之言，引眾將回新野，便欲具厚幣以禮同開張往南陽拜請孔明。先說徐庶上馬，想玄德留戀之情，恐孔明不去。遂引馬直至卧龍岡，入見孔明。孔明問曰：元直此來必有事故。庶曰：庶近日事玄德，為因老母被曹操所出，馳書來召，只得捨之而往。庶臨岐將公薦與玄德，望勿推阻。



連忙報與曹太公。太公曰：你們聽得真實，我自去主意。曹太公回家置酒相待，問曰：不知壯士要將這虎解官請功，只是在這裡討賞？李逵曰：我見過往客人，偶然殺了這猛虎，不須去縣請功，有此膏髮便罷。若無我也去了。太公曰：如何敢輕慢壯士？少刻村中飲取盤纏，相送李逵曰：布衫借一領與我換了。太公便取細青布納襖，與李逵換了。只見門前鼓响，笛鳴，都將酒來與李逵把盞。李逵不知是計，只顧痛飲。不兩時辰，把李逵灌得大醉，眾人扶到空屋下，放番在瓮上，綁了。便交里正去縣報知，就引李鬼老婆去做証。沂水知縣聽得大喜，即喚李雲都頭去取來。不知李逵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終

可往見之。當展平生之大才，不負夙昔之所學也。孔明聞之，作色言曰：爾以我為享祭之犧牲乎？享祭犧牲乃郊社衣以文錦，臨祭殺之。此言庶之輕視已也。拂袖而入，庶乃羞慚而出。上馬趨程，赴許昌見母，未知玄德往請孔明，還是如何。

終

英雄譜六卷終

